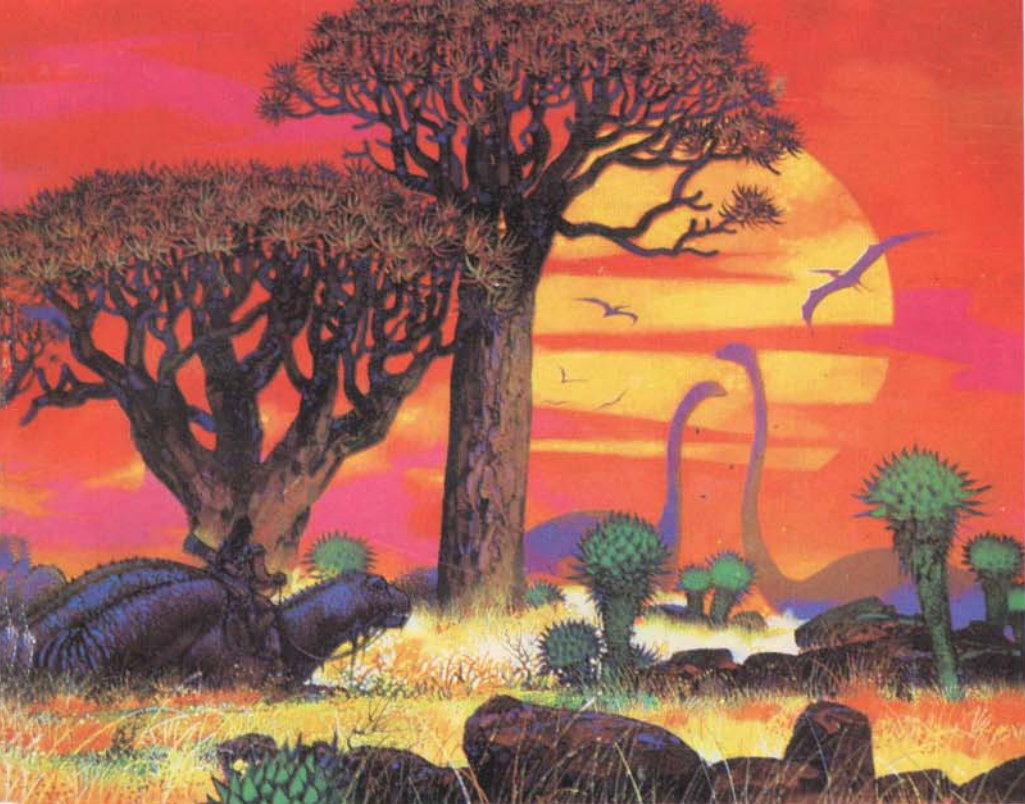




SFW
科幻世界

太空修道院 ● 证据
 最后一朵花 ● 冲出地球

91





读者是科幻迷，编者更是科幻迷。许多事只要入了迷，就会迷出奇迹。

如何才能把这个栏目，办得使读者入迷。除了编者入迷式的工作，更希望读者，作者入迷式的支持，寄来入迷的稿件。谢谢大家！

美人世界

世界的将来，
无论男女长相，身高怎样，
只要走进“W-2美容器”。
计算机就会根据你的希望，
以及你的身体构造的可能，
绘制出供你选择的美容方案，
并算出你能接受的价格。
当你投入有效信用卡后，
机器人美容师就为你进行
舒适而甜美的手术，

并让你进入梦乡。
大约三个星期后，
你就会成为名符其实的“美人”。

当大家都是“美人”的时候，
“相对论”将告诉你什么呢？

孙 健 构思（南京3708信箱 2分箱）
戴逸如 绘画（上海新闻出版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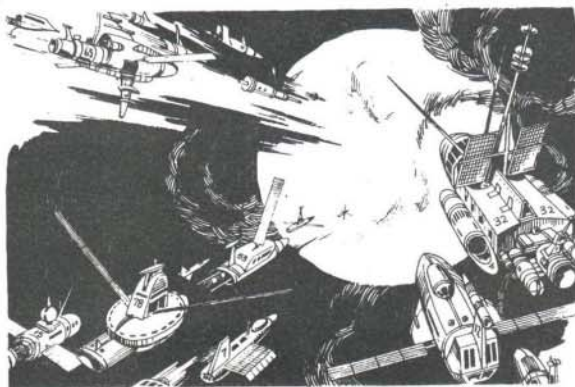


人类第五十届奥运会，
设立了一项风靡全球的宇宙比赛项目，
——航天器拉力赛。
除了运动员的机智、勇敢，
一定还有航天器设计的角逐。



科幻
AB

穆 萨 构思
（四川德阳二
重厂西学校）
李家衡 绘画
（四川自贡恐
龙博物馆）



当人类破译了生物体的遗传密码后，
复制古生物已不是梦想。
得天独厚的自贡，
建立活恐龙保护区，
是我们首先要考虑的地方。

最珍贵的元素 幻想

知识是人脑中蕴藏的金银矿
还有一种最珍贵的元素叫幻想
幻想是不断闪现不断消失的宝石
常射出一束穿越时空的幽光
19世纪的凡尔纳曾透过它
看到20世纪的宇航员登上月亮
20世纪的科学家们
用知识与幻想的合金架飞天桥梁
当东方一个古老民族
热衷于开发大脑中的幻想富矿
众多黄皮肤黑眼珠的爱因斯坦
将为人类推出一轮全新的太阳





目

科学文艺双月刊

1991年

第1期 (总68期)

1月15日出版

第三届中国科幻小说银河奖征文

- 太空修道院 谭力 覃白 6

一帮对爱滋病、吸毒、环境污染深恶痛绝，加之在爱情上绝望的女子创立了“纯理教”，在太空建立了修道院，过着平淡安静的生活。一天，在小行星带飘流的探险队遇险，伤亡惨重。修道院被迫接待伤病员，机器人医生没有护理男病员的程序，院长不得不解除禁令，让修女当了护士。于是，禁绝一切感情的修女心里出现了爱的涟漪。不久，修道院改为“太空医院”。

- 证据 刘继安 62

在戈壁腹地，神秘的古丝绸之路，中外考古队发现一具二千年前罗马人尸体和一根沉重的金属圆筒。从此，奇怪的事不断出现，使考古队陷入迷茫之中。从来不相信飞碟和外星人存在的王新教授亲眼目睹一件怪事后，终于改变观念。

- 永恒的蓉小姐 李一然 33

- 移民 乔永强 61

外国科幻纪小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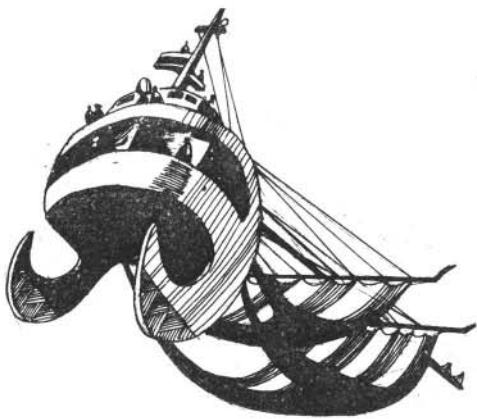
- 蒂罗克斯星的女儿 [美]阿瑟·托夫特著
杨汝钧 译 34

科学与幻想

- 九十年代的最后冲刺 吉 刚 4

科幻小说接龙

- 魔 盒 胡晓鸥 55



科纪电影故事

• 冲出地球 陈登编写 50

12岁的戴卫失足落入山崖下,失去知觉。醒来后地球已过了8年,但他仍是个孩子。医生在给他恢复记忆实验时,仪器的荧屏上显示出星际图形,奇怪的声音在呼喊他:“领航员……”。于是,他偷偷逃出,钻入一只飞碟。

• 机械战警 一辛编写 72

边读边想

• 《零侧曲面》教授

[美]马丁·加德纳著

孙维梓 译 56

在芝加哥紫帽子夜总会,歌舞正酣。突然,从天花板上掉下来一位赤身的数学教授。这看起来荒诞的故事引出有关拓扑学的有趣知识,如果你边读边想,就会领略“数学科幻”的妙趣。

校园科幻

• 奇遇 冯树华 41

新·奇·趣

• 豹人·飞来的音乐岩·飞机与鱼相撞(2则)
刘梦熊 萧兮 张声 49

科幻连环画

• 最后一枝花朵 [美]詹姆斯·瑟伯 作
杨汝钧 译文 44

奇思录

• 外星人存在吗 雷良锜 60

下期要目

- 雾中山传奇
- 故土难离
- 生死第六天
- 太空百慕大
- 友谊使者
- 外星恋
- 一台电脑打字机
- 流星
- 识心器
- 人面石

九十年代的最后冲刺

吉
刚

20 世纪 90 年代，是人类历史上最具有挑战性，也是将取得空前成就的 10 年。

回顾人类的历史，从公元纪年直至中世纪，人类经历了漫漫的长夜，这是人类的“蒙昧期”。这期间，专制的残暴戕害了民主的进程，宗教的淫威扼杀了科学的萌芽。这是人类历史上最黑暗、最痛苦的一页！“文艺复兴运动”高举“人文主义”的大旗，向神权和君权提出了挑战，不仅促进了文学艺术的繁荣，也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终于认识了自己的价值，恢复了自己的尊严，第一次肯定了自己！这是人类的“发展期”。从哥白尼的“日心说”到“大爆炸”理论，从伽利略的望远镜到“星球大战”计划，从瓦特的蒸气机到快中子反应堆，从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到爱因斯坦 $E=mc^2$ 的公式……科学技术的画卷如此雄浑、如此遭劲，真是精彩纷呈！

20 世纪，是科学技术飞跃发展的时代，它取得的成就超过了以前历史的总和，而它的最后 10 年正是最辉煌的时期！

90 年代，第 5 代电子计算机将取得突破性进展，从单纯的信息处理向具有逻辑推理功能知识处理方向发展。同时，将酝酿研究第 6 代计算机，着手进行具有形象思维的神经元计算机研究，形成智能计算机系统，计算机运行速度达每秒 100 亿次，本世纪可达 10 万亿次。由高级计算机控制的机器人，将广泛应用于工业生产和社会生活。它们富有“人情味”，可以使用自然语言与人对话，协助人们的工作。如利用掌握的资料和严密的逻辑推理功能，协助公安人员破案；利用处理知识信息和自动编制修改程序的功能，协助人们创作。如果作者想写一本书，计算机就会以文字打印、字符显示、语言、图象等形式提供信息和知识，成为作者忠实的“参谋”。

随着“单个电子振荡”假说被实验论证和实际应用，计算机体积将进一步微型化和超微型化。因此，

微型机器人和超微型机器人也将应运而生。科学家将造出小如尘粒的发动机和硅齿轮、细如蛛丝的轴件，利用这些元件组装的机器人，可以按照编好的程序，钻入火箭发动机的内脏，进行修理。科学家还进一步设想，利用“分子”扳手来组装“原子”元件，制造出超微型机器人。这些机器人比人体红血球还小，可以利用皮下注射进血液中，它们利用血液中的葡萄糖和氧气获得能量，像潜水运动员一样，遇到淀积在动脉血管中的胆固醇和病毒，就会将其“嚼碎”，通过人体的肾脏排除，从而治愈心脏病。——真是神奇得不可思议！

90 年代，材料科学将获得很大发展，将打破金属材料的“一统天下”，而出现金属材料、陶瓷材料、高分子材料“三足鼎立”的局面。由于陶瓷材料具有更强的韧性、更高的强度、更轻的重量及耐高、低温的特殊性能；高分子材料克服了单一材料的局限性，提高了材料的综合效能。因此，它们可以广泛地应用于发动机制造工业和航天航空工业，如汽车发动机使用陶瓷材料，可将重量比由 8:1 提高到 20:1。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未来的空中交通工具，使用陶瓷材料发动机和高分子复合材料作机身的轻型飞机，其重量不足 100 公斤，时速可达 63 公里，高度为 2000—5000 米，零件可装在小汽车里带走，草地、庭院均可降落，由于其轻便灵活，被称为“空中自行车”。另外一种酷似“变形金刚”的空中汽车也将问世，它在公路上奔驰时，时速可达 100 公里，在空中飞行时，时速达 600 公里，并可垂直起落。那时，穿梭往来的飞机往返于城市之内，代替了地面上的车流。

90 年代，将开发出速度更快的 DNA 排序器，全部破译人类所有的 DNA 密码，确定全部排列顺序和 10 万个基因的图谱。遗传工程技术将治疗因遗传基因变异而患的各种遗传疾病，提高人口素质。生物工程制造的“超级植物”将含有数倍于现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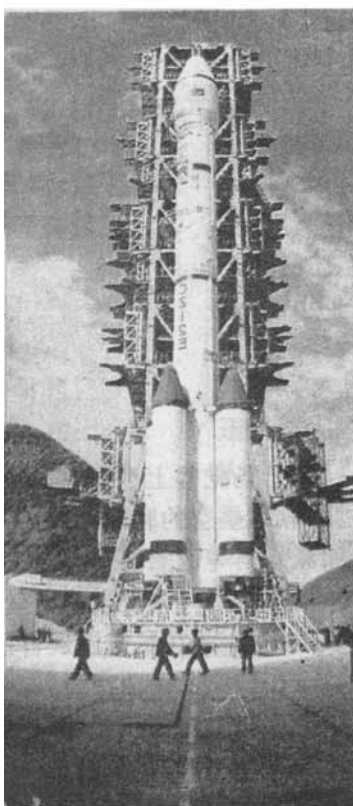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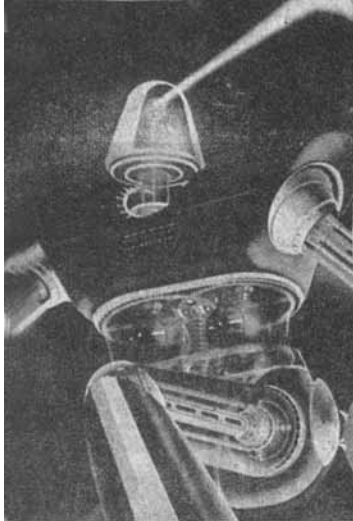
植物的营养成分，产量极高，生产期更短，从而掀起新的“绿色革命”。

对人类健康的大敌——，癌症和艾滋病的研究将取得引人注目的进展。除利用激光束治疗癌症外，还将利用生物工程把突变的癌抑制基因复原或者将新的癌抑制基因引入肿瘤细胞，从而有效地控制癌症。美国发现了 NM₂₃ 号基因，可以扮演抑制癌细胞转移的角色，日本发现了一种缩多氨酸，也可以防止癌细胞向正常细胞的粘附作用，从而抑制癌症转移。在对艾滋病的研究中，美国已研制出可防止猴患艾滋病的疫苗，日本发现了单克隆抗体，可以抑制 FAS 蛋白质，从而抑制艾滋病毒 (HIV) 增殖。可以断言，就象人类在历史上消灭天花和鼠疫一样，也必将最终消灭癌症和艾滋病。

90 年代，除了传统的煤和石油之外，新能源将有极快的发展。核能的研究将由“核裂变”向“核聚变”转移，快中子反应堆将代替“压水堆”，由于海洋中含有大量的重水，所以可控核聚变的成功，人类就将获得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能源。目前，在美国，金属燃料一体化快堆将广泛应用；苏联也将建成“托卡马克”型“聚变——裂变”混合堆，这些，都展示了能源发展的新的前景。

太阳能也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能源。由于大气层的阻隔，地面上的效率不高，所以，苏联计划在 90 年代用“能源”号火箭建立空间太阳能平台，利用激光技术向地面输送几十万千瓦的电力，这些也同样具有诱人的前景。

90 年代，引人入胜的航天技术将取得可观的成就。当我们仰望夜空，会发现茫茫宇宙间，有两颗最大最亮的新星，这不是超新星爆炸，而是人类科技的最新成就——太空空间站，苏联继 1986 年发射“和平号”空间站的第一个组合件后，90 年代将进一步扩建其规模，总重达 112 吨，发电量 24—30 万千瓦，形成轨道实验工厂，制造半导体材料、光学玻璃，净化药用生物活性物质，



培育蛋白晶体。美、欧、日、加联合研制的“自由号”空间站，将于 1995 年发射第一个单元，1998 年组装完成第一期工程。空间站更加宏伟，总重 353 吨，桁架结构有 136 米长，两端伸展着 8 块长 30 米、宽 10 米的太阳能电池帆板，发电量初期为 37.5 万千瓦，计划增至 75 万千瓦。这个空间站系统包括空间站本体、同轨自由飞行平台和极轨飞行台，除进行对地观测、天文观测，微重力材料和生命科学研究外，还将作为未来建立月球基地和载人火星飞行空间飞行器的组装试验基地，成为探索太阳系的铺路石。

为了使宇航员的生活丰富多彩，更富有人性，将在太空站设立“洞房”，让男、女宇航员在太空举行婚礼，共度蜜月，这是真正的“天仙配”。

90 年代，随着部件的小型化，更小、更轻、更便宜的小卫星将应运而生。小卫星只重 200—300 公斤，微型卫星更在 10 公斤以下。这些小卫星进行对地观测、传输数据……数百个小卫星围绕地球旋转，各展其能，将满足人类社会各方面的需求。

其次，光纤通讯、超导对撞机、磁悬浮列车、激光核聚变、激光武器、磁化海水灌溉农作物、海底隧道、类星体观测网、尾波场粒子加速器等，都将取得突破和发展，真是不胜枚举，

当然，在我们的地球上，也不乏悲观论者。他们散布耸人听闻的危言，认定 90 年代将是世界的“末日”，但是，我们是乐观主义者，没有理由无视人类在科学技术领域内取得的伟大成就。环境污染、温室效应、臭氧层空洞……这些危机的出现，只能更加激发我们的斗志。纵观历史长河，展望未来 21 世纪，重任在肩，时不我待！历史的接力棒已交到我们手中，让我们向 20 世纪的最后终点冲刺，创造出人类历史上最辉煌的文明！



谭力 覃白

丹扬觉得上个世纪某些天文学家大错特错了，他们把小行星咒骂成“星空的爬蛆”，流露出极端厌恶的情绪。此刻，在小行星带漂流是何等惬意呵！

太空是一张恢宏的黑丝绒毯。近处的星亮如钻石，远处的星小似流萤，都在尽情施展自己的魅力。太阳的九个儿女也不甘示弱地在表现自己独特的风韵。火星在左，象圆脸小妇人带着两个小不点卫星在悠闲漫步；木星在右，象个戴着草帽的胖男人在高视阔步。而最为壮观的是介于火星和木星之间的几万颗大大小小远远近近的小行星在旋舞着，闪烁着，象大都市之夜公路上亮着车灯的小车，在深邃无垠的太空浩浩荡荡地驰过。

真是不到此地，难见此景！丹扬乘坐的“银杏号”飞船在小行星带飘流着。“银杏号”三个大字熠熠有光。

那遥远的星球上有银杏树吗？丹扬想。有银杏树生长的地方就会有姑娘。丹扬渴望对每个邂逅的姑娘献上她的忏悔。他太单





空修道院

人的天职在于勇于探索真理
(哥白尼语)。21世纪，在火星与木星之间的小行星带发生了一场科学与神学，人性与所谓纯理性的激战……

纯，以为唐突了刘莉蓉就是欺骗了全体异性。

“浩淼星海一飞舸，雄风万里闯天河，莫道青冥太寂寥，挟雷携电谱壮歌……”罗啸强又在用他那沙哑的粗嗓门唱歌了。

船舱里，另外两个男人操着华语方言，正喋喋不休地谈论着无动力漂流的英雄史。

是呵，长江虎跳峡漂过了，北美州的尼亚加拉大瀑布被征服了，亚马逊河的乖张在上个世纪就成了过去。而月亮呢，则是少年儿童的暑假游乐营地。那么，到木星大光环(其实是黑色碎石块的“河流”)去漂流，占领小行星作无动力漂流，就成了地球上诸多男性最热门的话题。

于是，每年有上百艘飞船飞向小行星带。当飞船在某颗小行星停靠后。船员们便登上小行星，作无动力漂流。

真棒！银杏号的船员们按预定计划漂了8百余万公里，造访了“中华”、“钟山1号”、“爱神”、“祖冲之”、“张衡”等著名的小行星之后，本应返航。可大伙余兴未尽，又决定去追踪赫姆思星。众所周知，赫姆思星轨道特殊，与地球最靠近时才80万公里，若能“乘”上赫姆思星

飞向地球，才叫绝！

地球上的联络中心来电称：前面的航程情况不明，不能确定是否会遇上流星雨。罗啸强一笑置之：我们是来闯天河的。没有危险，四平八稳，还叫什么漂流勇士？！

没想到，一颗红元帅苹果大的小流星。急煎煎地吻上“银杏号”的左舷，还觉浪漫不够，遂以更大的热情在舱内转了个弯，把两个大男人的头和心脏拍成盛开的红菊花，又斩掉小男人丹扬的一根小手指，并让他的头部腰部深刻感受到火辣辣的痛楚后，才功德圆满地从船尾告辞而去。

丹扬上飞船之前，曾向来送行的刘莉蓉说：“我若死了，太阳系就会多一个小行星。”只见过丹扬三面的刘莉蓉兴奋得一脸玫红。原以为她会几句略带伤感的安慰话，谁知她竟大声赞叹道：“就是要有两手准备嘛。”说得丹扬没来由地心酸。没料到玩笑成真。丹扬昏迷前看见自己的小手指在空中优雅地悬浮，他知道这是没有引力的空间。小手指神气地沿轴线翻转滑翔着，旁边是一滴果冻般的血珠，极象地球上晶莹剔透的红玛瑙。

没受伤的只有罗啸强了。

见你娘的鬼，小流星！罗啸强暗自吃惊。灾难独独放过了我，这太不公平。罗啸强是那种生来就很自信的男人，他总是以征服了多少难以征服的目标作为衡量成功与否的标准。此刻，他感到一种灼人的悲凉。

罗啸强掀下仪表板上一只红键，生命保障系统即刻罩住了他和丹扬。哇哈，他故意咧嘴强挤出一声调笑，没啥了不起，又能比痔疮凶险到何处？他铿锵牙。“银杏号”离地球前三天，恰值他的顽疾发作，一天到晚不敢坐板凳，宇航处的女士则齐夸他精力过人，身体强健。

罗啸强接着掀下紧急通讯系统，用几句话，向联络中心急切地报告了他们的窘境：船体洞穿，电脑损毁，生命保障系统仅能坚持三小时。要命的是，探险者两死一伤，仅剩他和丹扬。

电讯从近1亿公里外的地球飞来，地球如今在罗啸强眼里，只是一颗小甲虫大的砂粒，想拜托砂粒救助？简直是天方夜谭。

“离你船最近的H小行星上，有一座修道院……”由于太远，听着联络中心的人说话，有亲聆上帝教晦的错觉，“这是你们唯一的希望……”

“什么？黑蔷薇修道院？”罗啸强心中一紧。

半年前，峨眉号飞船上有一位急待手术的阑尾炎患者曾向黑蔷薇修道院呼救，可修道院拒绝飞船在H星降落，使患者病情恶化，回地球后经抢救拣了一条命却酿下后遗症。

“修道院的修女信奉纯理教，拒绝一切男人，甚至仇恨一切男人”——罗啸强还记得那篇报道的最后结语。

罗啸强那个部位猛地一热，液体浸湿了裤子，好样的，他暗自咒道，把痔疮吓破了。

二

院长嬷嬷姓孟，120岁。她出身于医学世家，22岁获博士学位，40岁以前曾经营过全球女性心理咨询系统工程。著有一本研究人脑与思维科学的专著。报刊上偶尔发表过一些鼓吹人走向纯理性的小文章。在那时，爱滋病、吸毒和青少年犯罪象瘟疫猖獗一时。一些人越来越

依赖于利用科学技术的新成果来享乐。有人认为，孟博士是用禁欲来反对纵欲，用抽象的神性来反对人性，但在维护社会秩序呼唤人的理性上有些许意义。80岁时，她创立了纯理性教，100岁时，她耗费巨资在H星建立了黑蔷薇太空修道院。

嬷嬷是纯理性教的精神领袖，她的教谕中有一句话：情感乃痛苦之源，男人乃万恶之源。

没有人知道嬷嬷在漫漫百余年的所思，所惑，所钟，所断。与她同时代的男女，熬不过岁月的侵袭，都先后作古。但嬷嬷自知，当每年仲秋的某晚来到，她耳中会突如其来地听到硫酸浇上人脸后那声凄长的惨嚎：“啊！浇得好啊！是我窒息了你的灵魂，我受此无愧……”每每至此，嬷嬷便觉心悸体虚，冷汗涔涔。她会赶紧跑到修道院圣殿的祭坛前，面对阴郁诡谲的黑蔷薇，用祈祷的虔诚，赶走脑中依稀挣扎的人影。

是啊，不堪回首，人生不堪再回首，善心一念伴浮云。

H星一共住着53位女性，除嬷嬷外，年龄最大者37岁，最小18岁。她们都是地球上的感情受创者。每隔4年，嬷嬷回地球一次，把专程慈航普渡的新信徒，陆续领往H星。

修道院占地1平方公里。在这个生命圈内，华族风格的房屋错落有致，一条林荫道和三个喷水池，把5幢各具用途的小楼分开。建筑群中心的大教堂则采用西俗的哥特式尖顶，巍巍乎，藐藐乎，将信徒的颂唱声传至环宇深处。

嬷嬷的原则是尽量摒弃太过于现代化的奢侈，她认为古朴和稚拙有利于教化人心。因此在这里，除了看病和一些杂务，一名机器人医生和两名机器人护士操持外，其余一切饮食起居、室内布置，皆效法地球上二十世纪中等国家的平民生活模式。她干脆让她的姑娘手工缝制黑白相嵌的道袍，并为了互相照顾的需要，传授给她们全面的护士护理技术。她还设立了圣器小作坊，教修女们加工教堂中大量使用的红蜡。

嬷嬷的想象力是惊人的，她甚至从地球上带来了数量可观的动、植物种。每天，当人造太

阳灯闪烁出晨光的瑰丽时，百鸟婉转，鹿鸣呦呦，风便拂过白杨树亭亭的林梢。而夜幕降临，归鸦返巢后，蟋蟀和金铃子就奏起动听的小夜曲。甚而不慎混入迁徙飞船的一只母老鼠的后代，也吱吱地穿梭于修道院轻合金材料建构的房屋，将地球上人人生厌的吱吱声，亲切地播入老嬷嬷的耳际。

屏蔽这一切的，是穹顶般壮丽的透明合金罩，为一平方公里空间内芸芸生命，留得珍贵的空气和湿度。复杂的循环保障系统建在地下五层，最主要的是水以及空气的合成和调节。一切应有尽有。

只是没有男人。

何必要有男人呢？

三

教堂圣殿正中的祭坛上，那只神秘的黑蔷薇，闪着金属冷硬的幽光。修女们都清楚它的巨大魔力。

“女儿们。”嬷嬷在讲坛上张臂宣谕。没人能分辨出她的真实年龄。往昔的岁月已经汹涌逝去，脸庞如潮退已久的沙滩，露出宽博的静谧。“感谢这尊黑蔷薇吧。”嬷嬷让洪亮的声音翱翔于高大的穹顶下。“它是你们祥符，它开你们的灵窍，诱你们的善根，扬你们的聪慧。没有比它带给你们的安宁更为崇高的境界了……”

这时，她看见26岁的施若秋突然出现在边门。施若秋是她的副手，穿着严谨，面容高贵，走路时腰肢纹丝不动，仿佛生来就带着拒人千里之外的冷漠。她向她点点头，姑娘立即无声而迅即地飘到嬷嬷身边。奇怪的是，施若秋眼里闪动着一股反常激动的光，汇报时，声音也带了一丝沙哑。

听完施若秋的禀报，嬷嬷向修女们说道：“用心祈祷吧，我的孩子，没有我的吩咐，不要中断你们的德行。”言毕转身，随施若秋而去。

地下控制中心的荧光屏前，嬷嬷看到了近1亿公里外那个空难救助中心的值班长。

“孟玛丽院长嬷嬷，”地球人的焦急堆满眼角眉梢，“‘银杏号’上的两个生命，有助于您老人家的慈悲了。”

嬷嬷不为他的阿谀所动，竖起一根手指道：“你应该知道我的原则。”

“可是尊敬的嬷嬷，救助生命是宇宙间的最高原则啊。”

“错了。”嬷嬷将手指轻轻一摇，她知道这个动作会令地球人气得咬牙切齿。“宇宙间的最高原则是：根除腐朽，维护圣洁，坚持理性。”她偏过头，向一旁的修女示意：“若秋。”

施若秋“啪”地关掉电视，把地球人的苦脸抹去。接着又按嬷嬷的指示，开通了精密跟踪雷达。

雷达荧屏上，一个发亮的小白点正歪歪斜斜地向H星飘来。

“告诉那艘飞船，H星拒绝客人来访。”

电视荧屏又打开了，这次是罗啸强愤怒的脸。

“告诉你，至高无上的嬷嬷，我要在H星强行着陆。我的生命保障系统最多还能维持半小时。”

“不可能的。”嬷嬷习惯性地竖起一根手指。

“你想看着我们死？看着你的同胞——死？”

嬷嬷垂下眼皮。冥冥中，传来百年前那声男人凄长的惨嚎。她一颤：“不，这不是我的心愿。”几秒钟后，她的眼睛睁开了，可眼中已没有怜惜，灰黄的瞳仁闪着冷峻的光。

“我要对我的52位修女负责，”她语调平地宣布，“我远离尘嚣在此建院，没有妨害你们地球上任何人！我也希望你们不要妨害我们的修女。对于我，她们的精神生命比一切部重要！”

但荧光屏里的男人却出人意料地笑了。“嬷嬷，”他也伸出一根食指，在荧屏里夸张地摇动，“你就等着吧。”

“我等着。”嬷嬷冷峻如一尊神象。

这天晚上，黑蔷薇修道院经历了建院以来第一次危机。

先是墨黑的天穹上出现了肉眼也能看清的飞船，“银杏号”三字熠熠有光。然后，飞船残破的机身在一只鲜红的减速伞挂带下，轰然着陆。接着一个穿宇航服的大个子钻出机舱，启

动背上的微型火箭，“刷”地一下蹬上修道院上空穹形的防护罩。

只有圣殿里的修女对迅速逼近的危机一无所知，她们尊嬷嬷之命，仍在潜心祈祷。

中心控制室里，嬷嬷的耳边响起那男人粗嘎的声音：

“孟玛丽院长嬷嬷，我是银杏号指令长罗啸强，我的受伤的同伴正面对死神的利爪，随时可能死去。我最后一次以良知、善、崇高的名义请求你，打开升降通道，接纳一位濒死的无辜的少年。”

嬷嬷沉默了很久。

“不，”声音终于从她多绉的双唇间进出，“我无意改变初衷。”

“嬷嬷，我荣幸地通知你，我要马上切割你的保护层！我很乐意与你以及被你保护的修女们一起归入永恒的寂静。”

站在高高的透明合金罩上的男人，手中果然握有造型奇特的激光手枪。

嬷嬷注视着荧屏上男人的眼睛。那双眼睛不会撒谎，怒海翻卷般的光波从眼珠深处涌出。

男人把手举得更高，“我要动作了！”他似乎揪住了某个按钮，“这是超级激光束发射器，它能轰垮一座山！”

“嬷嬷！”施若秋的眼光似在寻求强大的依傍，但腰肢依然挺得笔直，保持着视一切如草芥的倨傲。

“我数5下，”男人露出雪白的两排门牙，“我要对我们大家负责。1——……”

嬷嬷犹豫不决，她清楚高强度的合金罩能承受宇宙风暴的袭击。但万一男人手中的武器大大超过合金罩的承受力呢？一旦罩上出现针尖般的小缝，强大的内压力会使空气喷泉般直泻宇宙真空，留下的，会是罩内53具断氧断压七窍流血而暴亡的死尸。

天平一头是两名入侵的妖孽，一头是53个女人的存亡。

“5！”男人一声霹雳压顶的狮吼。

“同意开通升降口。”嬷嬷竖起的手指颤抖了，“请听从机器人的指挥。”

四

罗啸强抱着昏迷不醒的丹扬，从升降通道

口的增压室进入女性王国。迎接他的是两个面无表情的人工智能机器人。

“我叫迪迪。她叫杰杰。”迪迪梳一头披肩发，橡胶皮肤上的两只眼睛只会左右横移。“你是讨厌的侵略者，”迪迪嗡嗡地强调，“你是我们女人的天敌。”

“你是女人？”罗啸强喘着粗气问。

“当然。”杰杰插话，电动模型嘴巴滑稽地上下张合。“H星全是女人。”

“有幸聆教。”

迪迪和杰杰用一辆四轮车推着丹扬，领罗啸强走进林荫道边一幢独立的二层小楼。

“这是临时医院。”机器人把丹扬安置在二楼一间卧室里，领着罗啸强满楼转。“我们早已不用那些CT仪、X光机、B超仪、心电图机——只要一台万能查体仪就行了……这里是起居间……客厅在楼下……这儿是厨房，你们得自己弄吃的——”

“谁是医生？”罗啸强向机器人焦急询问，“我不是来观光的，我的病人在流血！”

迪迪胸有成竹地背手伫步，“医生马上就来，她精通各种妇科疾病。”

罗啸强愣住了。“丹扬手指折断，头部和内脏撞伤，”他绕着迪迪转圈呐喊，“他不是妇科疾病！”

楼下传来严厉的喝斥：“谁在大声嚷嚷，嗯？这里是宗教圣地。”话音一落，一个头戴白帽、身穿白衣的女机器人款款走来。

“这是我们的医学博士安安。”迪迪介绍着，向安安谦恭地弯弯腰，然后和杰杰一起下楼离去。

“唔，你就是那个男妖了。”安安的金属语音中透出不可一世的狂傲。

“我需要外科大夫。”罗啸强重申。

“你算找对了人。”安安骄傲地回答，“我是博士级，有资格证书，是环球电脑公司第五代智能型产品，嬷嬷定购我后，给我输入了全部女性生理解剖和治疗知识。”

“我们是男人！”罗啸强不再装绅士，他跳起来给了乳白的塑胶墙壁一拳。“男人，懂不懂？”

“这难道不是一回事？”安安手拿一扩宫钳，不解地耸耸肩膀。

罗啸强一跺脚，嘿！我不信斗不过那个老妖婆。他几步冲下楼，撒腿就往草坪中央的教堂跑。没料到刚接近喷水池，一堵看不见的墙猛地把弹回来，他一下摔了个四脚朝天。啊，定向磁墙！他在理工学院读书时就知道，在开关控制下，操纵者能双向自由选择磁场的预防方向。现在，他过不去，而那边的人却可能过来。他和丹扬被关在生存圈南半隅一角，成了名符其实的笼中兽。

罗啸强扭头跑回小楼。赶快找联络工具，他想，不然丹扬就没救了。

罗啸强“砰”地推门进去时，安安正用万能查体仪检查丹扬的腹腔。

“咦？”安安又是颇有个性地耸耸肩，对着彩色显示屏百思不解，“他怎么没有子宫和卵巢……”

罗啸强终于看见了那台要命的视屏对讲机，他一把抓起遥控器，边旋转调频钮边跑回安安的显示屏前，丹扬的状况远远超出他的预计，一只肾受损严重。

丹扬的呻吟再次飘起，罗啸强回眸一瞥，只见少年人脸黄似蜡，生命的薄纸仿佛随时都会被死神一口气吹破。

罗啸强朝对讲机疯狂吼叫：“控制中心，我要孟玛丽嬷嬷！”

“我就是！”似乎那老妖婆早在等候，声音和形象一下子就出现在屏幕上。

“我要你给臭机器人输入治疗男性的程序，不然我要捣毁整个H星！”

“资料中心没有治疗男人的软件。”

“你有！我知道，环球电脑公司尽善尽美的服务宗旨不允许他们在给顾客出售医用机器人时遗漏任何一项治疗技术。快把那个软件送来！”

嬷嬷没有回应。

“尊敬的院长，”火星一闪，罗啸强为下面的劝降词振奋，“你肯定希望我们早日离开此地对吧？但你不治好我的朋友，你想我们能提早告别吗，啊？”

嬷嬷的回答正中罗啸强下怀：

“好，叫安安过来。”

定向磁墙消除了2秒钟，放安安的身体通

过。五分钟后她再度站立在丹扬床头时，已成了一个十分内行的全能外科大师了。

罗啸强是第一次领略这种手术场面，只见安安变魔术似的，先用一个灯具样式的仪器四面一照，“紫外线手术灭菌枪，”安安解释，“灭菌率几乎百分之一百。”然后将输氧、输血、测压、麻醉，等五颜六色的管子，一一串联接插在自己身上的对应部位，“我周身的各个分电脑会依据手术中病人的临床表现，”她得意地饶舌，“自动采取调节措施。这就省了一大帮专业人员的参与。人多只会把手术室搞成乱七八糟的动物园。”

安安用激光刀在丹扬背部轻轻划了一条口子，头也不回地喝叫：“血管钳。”

罗啸强呆着。

“叫你呢，器械护士！”安安提高嗓门。

罗啸强大梦方醒。原来让我给她当助手呢。

手术中，安安拿足了大医生的架子。

“给我揩额上的汗。”她边操作边说。

罗啸强赶紧拿起纱条，从女医生的侧肩凑上去。“咦？”他没法下手，“你没有汗呀，你是机器人嘛。”

“大医院的手术大夫都得有护士揩汗。快。”

罗啸强只好装模作样地舞弄几下。

过一会儿，安安又吩咐：“喂我巧克力。”

“你真吃？”

“大医院的护士都给医生喂，补充体能消耗。”

罗啸强拿起药棉纤在大医生的嘴边沾了沾。安安很满意，把假嘴嚼得“嚓嚓”响。

缝合时，她叫罗啸强往手术针上穿线，罗啸强半天穿不好。“笨猪！”安安骂得很流畅。

“凡是第五代机器人都会骂脏话吗？”

“哪里！”安安轻蔑地说，“这是主刀医生程序里独有的，以增强在护士心中的威严地位。”

欧，罗啸强感到醍醐灌顶的彻悟。

手术进行了六个小时。

罗啸强亦被折腾了六个小时。

丹扬的小手指奇迹般地接上了，但余下的项目并不乐观：右肾切除，腹部缝合，头颅内的小血块要靠药物吸收。安安断言，小妖男是否

康复直至彻底摆脱死神的追踪，全看今后一周内的护理。“三分治疗，七分护理。”她强调道。

“那么，”罗啸强累得几乎瘫在地下，“以后全仰仗你的看护了。”

“这是什么话！”依旧精神矍铄的安安高贵地仰着头，“我是医生，医生哪能只干护士的活。何况，我还要给那边的修女们看门诊，我日理万机，非常繁忙。”

“好吧，”罗啸强摇摇头，苦笑着接过安安开来的几大篇医嘱，“我来当这个重要的护士吧。”

接下来是昏天黑地的一晚。

该给丹扬打滴注了，可不小心使伤员的小便从导尿管渗漏到褥子上。手忙脚乱换垫褥时不小心，又把针头滑到地下摔断。

他好不容易熬到早晨，歪歪倒倒去楼下厨房弄早餐，竟眼里一黑太阳穴就磕在煎蛋锅的把柄上。一瞬时，脑袋里黄钟大吕齐鸣，身体软得沉重，好象从来就不是自己指挥的。

后来他挣扎着回到丹扬床边，看着昏迷的小朋友，喉咙里没来由地发热。

罗啸强是个伟男子，他的哲学是“比强者更强”。他的曾祖父曾在一次火星探险中冒死救助了落入火山灰坑的7位伙伴，受到联合国的特别嘉奖。罗啸强血管里燃烧着曾祖父永不安份的血，他渴望冒险，崇拜英雄。他曾去百慕大三角扬帆，曾在古印加帝国遗址的丛林守候外星人的飞碟。他上天，也潜海，他在传说中的死亡之地嬉戏，死神反而不碰他一根毫毛。

但今天是个份心日，不为自己，是为丹扬。

他与丹扬过去不认识。但一坐进“银杏号”的机舱就成了朋友。他没法不喜欢丹扬。许是他太强壮，天生需要一弱冠少年受他保护。许是丹扬玻璃般透明的纯洁，使粗豪不羁的他可以尽情欣赏人性美的另一面。他把自己当成丹扬当然的大哥哥。丹扬的任何不快，都是他的失职，何况这次牵涉到丹扬的生命！

罗啸强结过婚，又离异。他没有孩子，可是想要。他处理两性关系也象去探险，大刀阔斧，棱角分明。他对异性的评价是她们不比男人差，男女都是自由的元素，合起来便是完整的世界。

不行。罗啸强从丹扬的床前站直身体。我这样当护士会送了丹扬的命。应当叫嬷嬷派护士来，至少与我轮班守护。

罗啸强为自己的想法感到兴奋。他深知老嬷嬷不会轻易就范。要制服她，除了恐吓还得动动脑筋。

经过仔细搜索，罗啸强发现这幢临时医院原是一座仓库，一切日常用品俱全，还有一套备用星际通讯设备，可以向地球直通电视电话。更令罗啸强振奋的是，他发现了闭路电视系统的输入端，一种捣鬼的念头使他想叫出声来。

当罗啸强把备用的星际电视电话搬到丹扬的病床前时，对讲机的视屏上出现了嬷嬷的面容：“请问，你为什么未经允许就动用我们的通讯设备。”

“我们在登上H星之前，曾向地球急救中心报告。我们的唯一生路是找黑蔷薇修道院的嬷嬷。现在，我得向地球继续报告伤员的现状。”

“我看，没有这个必要。等伤员伤口愈合你们就走——回到地球再细细说去吧。”

“但是，我们的伤员无法康复，我们需要护士小姐。”

“好，我派杰杰或迪迪来。”

“不行，杰杰和迪迪没有护理男性伤病员的程序！”

“你要我怎么办？”

“派你的修女来！”

“痴人说梦。”

“那好。反正我们住在仓库里，可以没年没月地尽情吃喝。无聊时，我还可以用你这一套星际通讯设备向地球播放特别节目，介绍一个笨男人怎样在太空修道院当护士。保险轰动！到时，记者们会蜂涌而至，你的修道院再也不会寂寞了！”

“好，你的要求……可以实现，但不再会有第三次成功的要挟了。”

“祝嬷嬷愉快。”

嬷嬷无法愉快。她已听见危险的脚步声。啊，远处鬼影幢幢，妖气氤氲，牛角号凄厉长吹，羊皮鼓砰嚓乱响，序幕拉开了，好戏在后



群中轻烟般升起，弥漫于圣殿的斗拱柱廊间。

嬷嬷等待着窃窃声消失，然后，她庄严地举起了右臂。

“男人是什么？男人是污泥，自私、肮脏、残忍。女人呢，是水，清纯、和睦、安宁。泥和水绝不能相容。可是，那个邪教徒，竟以毁掉我们圣地相威胁，要我们每个白天派一名护士去照看他的小妖孽。”嬷嬷停了停，“为了最高的利益，有时不得不小有牺牲。象古话所谓‘小不忍则乱大谋’。退是为了进。我们只好派一名修女去，她去那儿，代表我们去回击！”

下面又弥漫了一阵交头接耳声，有几人脸上竟带了反常的红晕，这使嬷嬷感到一惊。

但另一些坚定的修女的喊叫，又使她大

大宽慰。“嬷嬷，我们不去！”她们激昂地舞动双手，“我们见了男人，会控制不住报复的冲动！”

嬷嬷用右手食指轻轻摇了摇，喧嚣被抹平。好孩子，她想，你们使我充满信心。嬷嬷的眼光甄别着部下，最后，停留在高贵的施若秋脸上。

嬷嬷很清楚，她心里已定下了谁。

头。突然，她感到身体哪个部位有痛楚倏然升起，她聚精会神地捕捉，痛楚又消失了。难道转动了120年的零件出问题了？不，我决不会在这段日子倒下，决不。

五

晨课的钟声悠扬过后，颂诗声一落，嬷嬷开口了。

“孩子们。”修女们象一群羔羊望着她们的放牧人。“我现在不得不通知你们，昨天晚上，有两个妖孽男人，强行进入了我们清洁神圣的修道院。”

“呀……”

如小风起于青萍之末，窃窃私议立刻从人

施若秋的父母属于一见钟情的俊男靓女，他们都在上海一家电梯公司任职。相识的当晚，激情的波涛就将他们掀到欢乐的峰颠，晕眩的快感使眼中世界均成旋转的玫红。施若秋这不幸的种子便在这一刻疏忽中留下了。而两个月后单萍在堕胎中心提出申请时，妇科大夫却宣布，由于宫腔血管异位，堕胎难保不会引

起大出血以至死亡。于是怀胎期满，不受欢迎的施若秋在上天冥冥的安排下，惶惶来到人世。施浩然自是飘若飞鸿，翩翩于美洲某个角落，踪迹俱无。单萍受了一番妊娠生育之苦，俏脸上平添几分憔悴，使过去众多的追随者骤减三分热情。于是人人注目的中心变成车马冷落的空门，嫉情便全数转移到女儿身上。

不合时宜诞生的施若秋，很合时宜地成了宗教学院孤独的寄宿生。儿时从母亲那里时时听来的对男人的诅咒，给幼小心灵无端罩上浓黑的阴云。男人可恶，异性可恨，乱天下者男人，肇祸端者异性。贞守是福，寂灭是美。感情如狂蜂乱蝶，无法驾驭终导致自毁。理性如空山静花，悄然独放却怡美超然。

施若秋长成颀长一少女，但她只空有美丽其表，她对理性的崇拜已达到疯狂。人的本质是什么，是理性的构筑。而感情的存在，说明进化的未终。感情就是情欲，情欲等于性欲，性欲飞禽走兽花鸟虫鱼皆有，因此，有情人便与飞禽走兽一同。

施若秋生活在理性的幻境中，但也遇上过痴情的追求者。有人写情书，天天飞鸿，日日付邮，墨水换成鲜血，字迹暗红，芳心可鑑。

施若秋几乎感动了。但父母的经历是阴郁的警钟，她自律不能越雷池一步。

18岁那年，施若秋从电视新闻上知道孟玛丽教主第四次回地球招收信徒，她求助若渴地赶去报了名。

“说实话，你很漂亮。能坚守吗？”教母问。

“人是为灵魂而活的。为了坚守纯洁的理性，我宁舍其貌。”施若秋背诵着纯理教的祷词。

“让我再考虑考虑你的请求。”

施若秋回去了，第二天又出现在孟玛丽眼前，与前相左的是，头上多了一袭细黑的面纱。

“你想表明，”嬷嬷问，“你已阻断了对世人的吸引？”

“是，因此世人也就无法再诱惑我了。”

“何以为凭？”

施若秋不答，缓缓撩开面纱，水果刀就当着嬷嬷，在粉脸上犁开了终生不褪的两道沟痕。美丽烟消了，纯理性雄踞王座，稳固地不再受刁扰。

但嬷嬷并未震惊。“若是心坚如铁，”她说，“又何惧面如春花。”

字字珠玑，却如雷霆惊炸。原来我离纯粹仍有千步之遥，原来毁容正证明我内心的怯弱卑渺。

“你有我年轻时的美丽吗？”嬷嬷又道，“但我不曾想到毁容。”

施若秋长跪于地。“嬷嬷，我懂了。”

副管事施若秋成了黑蔷薇修道院第二领袖，她的偶象是孟玛丽嬷嬷。孟玛丽是纯粹理性的大厦，施若秋需仰视方只能望其项背。大厦不倒，施若秋永远都有坚实的地基。

派这样的教徒去担任护理，能有什么问题吗？

六

罗啸强对走进屋子的修女很感兴趣，不惟因为她脸上醒目的伤疤，主要是姑娘高倨人上，睥睨一切的姿态。我偏要惹惹你，他想，我的痔疮出人意料地自愈了，这使人长信心，

“真脏，真臭！”施若秋操起吸尘器，嘴里在嘟哝着。

罗啸强心里不服，“尊敬的女士，”他说，“你的工作态度似乎与地球上的护士小姐有较大出入。”

修女背部向他，美丽的削肩昭示着不同流俗的傲岸。“在我们H星里，没有‘女士’之称，我们是无性之人。”

罗啸强瘪瘪嘴：“那，请问贵姓？”

“无贵无姓，俗人应一律称我副管事。”打扫完毕，修女十分利索地给丹扬打上滴注，将室内温湿度调到最适当的位置。又仔细观察了一下昏睡的丹扬。

“他昨夜一直在呻吟，大概是伤口痛得厉害。能让他减轻痛苦吗，尊敬的副管事？”

“哼，”施若秋冷冷一笑，“咎由自取。谁叫你们搞什么无动力漂流，探险，考察——这是对你们纵欲狂的惩罚！”

“什么，纵欲狂——你把我们看成是嫖客、酒鬼、还是赌棍？”罗啸强气得脸色铁青。

“我看不出有什么本质区别。”

“确实没有本质区别。”罗啸强笑得冷酷，

“我是说，你们的禁欲与纵欲在戕害美好的人性这一点来说没有本质区别。正如中国皇宫内皇帝的荒淫无度与宦官宫女的被绝对禁欲同样是丑恶，丑恶！”

这回轮到施若秋脸色铁青了：“你……太下流了！”

“哈哈，”罗啸强大笑起来，“我原以为你们已修炼到家，无喜无怒，心上没有一点感情波澜，却原来是有喜有怒的有情之人嘛！”

施若秋立即恢复常态，镇定自若。

“跟你开玩笑，别生气嘛。要说七情六欲，几千年来，谁说清楚过？我看，该禁则禁，该纵则纵，不可一概而论。比如，19世纪人类开始到南极探险，20世纪人类登上月球，本世纪的人类热衷于到小行星漂流和科考……人类的好奇心仿佛永远无法满足，人类探险的欲望仿佛永远放纵难收，人类对真理的追求仿佛永无止，境——如果这就是野心，这就是纵欲，有何不好呢？”

“我看不出这对完善人的自身有何裨益。”

“好处就在眼前。若不是人类有探索未知追求真理的欲望，会有火箭、飞船和太空站吗？没有飞船和空间技术，请问贵修道院又置于何处呢？”

“修道院建于何处，只是外在形式。主宰一切的仍是崇高的理性——你们永远无法体会到进入纯理性境界的美妙！”

“你们也永远无法体会‘雄风万里闯天河’时的快乐！你们生活在小行带却无法领略宇宙空间的雄浑深邃之美！”

“这一切，与心灵的自我完善有何关系？”

“你们所谓的自我完善，是违背人性的基本！”

“什么是人的基本？”

“正如电荷有正负，人有男女，相辅相成，互敬互爱，人类才能代代繁衍……”

“这是你的无知！科学家正在试验无性繁殖，以后仅凭妇女也可以繁衍子孙！”

“这仅仅是一种试验，决不可能在全球推广！科学技术的进步，只会使人变得更美好，使性爱有更丰富的内涵……”

“什么性爱？男女间的历史，就是一部血淋淋的战争史。男人永远进攻，女人永远防御，由

此产生痛苦、烦恼、冷酷、迷惘、扰乱人性，凄恻着人生……”

“你又把个别事当普遍规律。人的堕落是因为丧失了伟大的追求目标，而不是性爱！”

“性爱就是非理性！非理性就应当遭谴责！”

“那种见死不救，心冷如冰的理性，那种只求自身完美，不管他人死活的修行，夜上个世纪就遭到人们谴责。你们拒绝峨眉号的呼救，把你们纯理性的真面目暴露得体无完肤。你们应当感谢我们，给你们一次挽回面子的机会——你好好挣表现吧！”

“是你们侵犯了我们的安宁，对入侵者，无救助可言！”施若秋一挥，作了个不屑于顾的姿势。

谁也说服不了谁，双方都有与聋子对话的感觉。

在中心控制室，一直在监视仪的荧屏前观看施若秋一举一动的嬷嬷深感满意。

三天，平平安安过去了。

老嬷嬷做梦也没有想列，粗鲁狂放的罗啸强还有精明过人的一面。深夜，罗啸强悄悄把白天录下的护理丹扬的情景，包括舌战施若秋的全过程编成“特别节目”，通过闭路电视输入端，向修女们播放。只要有一两位修女无意看了“特别节目”，就会悄悄传播，只要修女们传播议论，死水般沉寂的修道院就会掀起轩然大波。罗啸强在暗中窃喜。

第四天傍晚，老嬷嬷被突如其来的晕眩击倒。在清醒与迷幻的交界处，她唤来施若秋。可以让施若秋掌管修道院的事务，可谁来接替施若秋去担任那该死的女看护呢。她在踌躇。

安安医生仔细检查了老嬷嬷的身体后说道：“嬷嬷是劳累过度，需要静养。”

嬷嬷颤动着苍白的嘴唇，对施若秋说，“你挑选一个人……去那座，小楼。”

施若秋仿佛早有决断，在嬷嬷耳畔低语：“唐荷。”

七

唐荷有一头黑漆漆的长发，柔柔地泻过腰

际。唐荷的面孔如擦得晶莹的玉器，饱满、光泽、富有弹性。唐荷单纯的美只有用地球上的古琵琶弹奏，轻轻一拨，一串琶音飞出，清冽甘甜，大珠小珠落玉盘。唐荷是一首小诗，韵味幽长，唐荷是一抹柔光，润泽空灵。唐荷爱唱歌，唱嬷嬷编词谱曲的《上天庇佑吾女辈》，将那一腔庄严，化作温润小雨，绵绵的，暖了大小女人的心。唐荷有乐于助人的天性，谁要唤一声“小荷”，她便象依人的小鸟，吱吱降落你枝头，为你梳辫理衣，端水喂药。唐荷活脱脱是唐诗宋词里那只带露出水刚现尖尖小角的荷花，清清白白，袅袅娜娜，乍绽还闭，粉白淡红。

可是唐荷对男人有生理反应似的厌恶。在她18岁的人生经历中，什么是男人，就象跟先天性双目失明的人讲花的形态和颜色，无从捉摸也无从具象。

她自懂事起，就在H星的修道院里生活。据嬷嬷讲，她是从地球上G市地铁站的自动售货机边捡来的。那时她只是刚满百日的雏婴，睁着清亮的双眸，惊惶这熙攘的人世。很多眼光交叉着网住她，一个声音诵读着从她襁褓中掏出的短信。

“……在我怀孕期间，那个天良泯灭的男人与鬼混，竟染上性病。我产下的孩子刚满月，他又把恶疾传染给我。老天爷！我是有身份的职员，我的脸面是我做人的支柱。如今眼看面子扫地了，世人会指着脊梁骂我娼妇。我决定含恨离去，让羞耻随生命结束。只是，这无辜的孩子我不忍带走。我借车站一角，吁请哪位好心的女士把她收留，我即使化为鬼魅也感激不尽。孩子的名字叫唐荷，姓我的姓，不沾那负心人一毫干系……”

那封信还未念完，唐荷已被抱进嬷嬷宽厚温暖的怀抱。

唐荷成了黑蔷薇修道院最小的信徒。唐荷因教义问题向嬷嬷请教时，嬷嬷总是谆谆告诫：

“男人乃万恶之源。”

“那，男人什么模样？”唐荷天真地问。

“男人眼如铃，手如锥，贪婪为本，淫欲为用，抓到女子，顷刻化掉吮吸之。”

“啊呀！”

唐荷在梦中常为鬼魅般的男人吓醒。经年

累月地做恶梦，竟吓出了一种顽疾——植物神经紊乱造成的偏头痛。

安安治不好她，因为安安无法驱走她心中的妖魔。

如今，嬷嬷要唐荷去服侍妖魔了，唐荷会不心惊胆颤眼冒金星吗？

唐荷一踏进两个男人住着的小楼，便虚怯地耷拉下眼帘，象瞎子样摸进屋。

“呵，”一个声音关切地贴住她，“看路啊，别碰坏了秀气的小鼻子。”

不，唐荷在心里抵抗，我不会抬眼看你的，妖魔。

唐荷开始做事。先用静电吸尘器清洁住房，再扭开喷洒香雾的旋钮。她给扎满绷带的丹扬擦脸时，眼里摄入了一位俊秀少年的形象。

“呀！”她悚然一惊，这就是男人！

她手中的棉球掉下地板，一只大手捡起来，伸到她面前。

“不要急，”声音说，“慢慢来。”

她猛地闭住眼。不让那雄伟的男人走进她拼力躲闪的瞳仁。鬼魅！用情感之刀砍杀女人之心的妖怪。她在心里背诵着修炼得来的词语。但男人一声温和的笑，把她的大脑搅成一派空茫。

“叫什么名字？”男人问。

这就是男人，多么好听的嗓音。有磁力的、宏亮深邃的、浑厚刚强的，女人中绝不可能发出的嗓音。曾听过很多乐器声响，听过自然界天籁的旋律，以及流星聚降，夜色震颤，合成的宇宙乐章的流韵。可这男人的声音蕴蓄七律，含英纳萃，竟在它们全部之上。

“喂喂，你怎么擦到他头发上去了。”男人在提醒。

唐荷急忙调整姿式，一抬眼，先自看见那人刚毅的面容。他的头发微微曲卷，在柔灯下闪着光泽。他有力的下巴和棱角分明的口唇，在炯炯双目统率下，竟是那样的——动、人、心、魄！

天啦，是男人用火一样的目光烧灼我，还是我在犯禁？

唐荷赶紧起身，她要离妖孽远些，她不能

让他烧灼了。她往起一站，突然一阵晕眩。不好，偏头痛发作！这可真不是时候，她决不希望在对对手面前蹙眉缩脸，做一番苦相。她挺挺腰，企图抽身离去。可过份的紧张，竟使她迈步时绊住凳子腿，她“哎呀”惊叫着，手往空中下意识抓捞了一把，踉跄地倒下。

空中一双大手托住她，她倒向那个男人的胸脯。

只是一瞬间，仿佛经历了一个世纪。

男人的强大磁场共振了她的磁场，就象云中蓄积已久的阴阳电荷突然撞出炸雷和巨闪。男人的气息如兰麝，钻入鼻孔，溶入肺叶，刹时环流四肢，触电般引起痉挛的酥麻。男人的身体成了起伏的山脉，容纳一棵女人的小草，是何等的宽博安全，何等的惬意陶然。女人累吗，头痛吗，那就泊在这大山里，管他流萤千点，飓风万丈，男人会遮拦着那一切喧嚣，令你舒服入睡。呵，唐荷的身体非但没有在因妖孽的触及而萎顿，反而任异性气息的拂煦下，如大海一样涨潮。

但这一瞬马上就过去了，唐荷推开了男人的扶持，跳回屋子中央。

“你滚开！”她嘶声大吼，要挽回失去的脸面。“你这个妖魔！”

她看见男人摇摇头，明显流露出怜惜之情。

“你只有17、8岁吧？”男人说。

“不用你管。”她依然戒备万分。

“18岁的花季。”男人说，“丹扬绽苞吐蕊。而你，没找到属于你的花期，你使你自己凋零。”

“你没资格与我妄言瞻语，我是崇尚纯理性的修女！”她几乎是请求了。她新奇地看见男人的颈上有一个凸起的喉节，喉节在说话间上下滑动，充满特殊的魅力。

“你恨男人？”他兴趣盎然地问。

“恨。”但刚才那双大手好温暖。

“你与男人打过交道？”

“没有。”

“奇怪，”男人摊开手，好优雅的姿态。“那你凭什么恨？”

她一时噎住，偏头痛更厉害。她脸色发白，一手捂嘴，作势欲呕。

“小姐，”男人走上来，男人的手不容分说捉住她的肩。“你病了，头痛？”

又是那撩人的气息，又是触电般的酥麻，她提醒自己必须摆脱，可身体不听使唤就是无法挪动。

男人的手捉住她的手，在虎口上一掐，她大叫一声。我要死了，她恐怖地想，男妖要吸干我了。

“别闹，”男人捉牢她。“我学过一点中华气功，你的头痛，我按压几个穴位包好。”

男人的手自主地移到她的后颈，一阵揉捏。她以为他正在杀她，但与男人体肤接触的异样感觉，又是解说不清的美妙。男人的手最后移到她的太阳穴，由轻到重，从缓至急地按摩了几十下。

“好了。”他说。

她清醒了，赶紧一步跳开。奇怪，头真的不痛了。连安安治了好几年都未痊愈的毛病，在这个男人手中，几分钟，竟云散烟消。

这就是男人！这就是18年来被我视为魔鬼的男人！

这时，扩音器里响起嬷嬷的传呼：

“唐荷，速返大教堂！”

她瞥了一眼电子钟，她在小楼其实才逗留了半个小时。

这不是太短促了吗？

聚然间，18年的积淀翻涌上来，淹没了刚才的动摇。“妖怪！”她挥动小拳头大喊大叫，“我与你共戴天！”

罗啸强用爽朗的笑声欢送她。

唐荷在施若秋引领下，跪在黑蔷薇前。她不转眼地凝视着近在咫尺的神秘的花瓣。黑蔷薇活了，粼粼白光游走于暗黑的表面。她觉得身体轻轻飘了起来，万倾圣水从头沐脚，天空在唱诗班的音乐下涌动赤色波浪，一个硕大的光环在无尽的环宇深处烁烁照耀，指引她向它走去。

宇宙无垠，星汉灿烂。

咚咚的律动声是她踟蹰的脚步。

“嬷嬷”，热泪溢出了她的眼眶，“救救我的灵魂！”

八

坠入爱河的男女，生死难舍的鸳鸯，千百年来骚人墨客把人间的爱情写得千姿百态，汪洋恣肆，成了永远新鲜的主题。可是，在脑科学权威孟文渊看来，爱情与人的其它感情和思维活动没有本质区别，它仅仅是运动——20多种化学物质在人脑神经元之间的运动。

20世纪的脑科学家们了不起的贡献在于把人脑中1千亿个神经元作了“功能定位”。继发现“愉快中心”和“悲伤中心”之后又发现了“情爱中心”。孟文渊博士穷尽毕生精力，终于找到了引起“情爱中心”兴奋的最主要的化学物质——“孟”(M)，轰动了医学界。

与此同时，一位世界著名的华裔高能物理学家发现了最小粒子L，并成功地使用一种装置，控制最小粒子流。

科学发现如同捅窗户纸，一但捅破，神秘感顿失，觉得它并不复杂。

正如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指南针加上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帆船，就促成了麦哲伦环球航行和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两个看起来简单的发明妙叠在一起，又会出现奇迹。

孟博士突发奇想，如果能用最小粒子L来控制人脑中的化学物质“M”，那么人性中至圣至神的爱情，将会受到控制。

孟博士在极其保密的情况下完成了“L粒子流对M物质的控制”实验，实验代号为“LM”。

他深知，LM是“魔瓶”。

当年，“核裂变”也是“魔瓶。”人们可以用核裂变产生的巨大能量发电，也可以用它来杀人。

如果研究成果LM落入宗教狂热分子手中，他们会做出比黑暗的中世纪的教士们更过分的事情。但是，如果用它来治疗一些因单恋或失恋而处于严重病态的患者，将是造福于人的好事。

孟博士没有想到，他心爱的女儿孟玛丽会成为他的LM的第一个受益者。

孟玛丽天生丽质，聪慧过人，从小便受到极好的教育。

17岁时出版过一本颇有新意的小诗集。20岁时与一宇航员相恋。22岁时，她遇到人生第一次大挫折。

那是鲜花簇拥，万众欢腾的日子。她迷恋的宇航员金勇从火星归来。当她满怀欣喜到机场欢迎凯旋的英雄时，突然听到广播“花边新闻”：金勇在火星爱上了女宇航员柴梅——这条对她来说具有爆炸性的新闻，并没有使她很在意。她象所有初恋的女孩子一样只相信自己的直觉，觉得金勇不会变心。但是，当她去机场亲眼看见金勇和柴梅拥抱接吻时，一下子晕倒在地。

岌岌者易折。自尊心极强的孟玛丽经受不了打击。一夜间变成疯女。

她疯疯颠颠跑进化学实验室，将金勇赠送给她的一朵红蔷薇，浸泡成一朵黑蔷薇。黑蔷薇，成了爱情死亡的象征。

喜乐无常，不吃不喝的疯女吓坏了孟文渊博士。他不得不运用LM技术，使爱女恢复常态。

之后，金勇的好友费刚烈向孟玛丽发起猛攻，他如火如荼的爱使孟玛丽有所触动。这时，金勇与柴梅闪电式的婚姻结束，又来追孟玛丽，并以滂沱泪雨表达了悔恨之情。孟玛丽在费刚烈与金勇的夹击下举棋不定，她害怕再陷入感情的漩涡难以自拔。正如在大海与暴风吵架的时候，小船不知所措。

金勇与费刚烈，这对好友成了情场死敌，双方都认为对方的存在是孟玛丽举棋不定的原因。一天傍晚，两人在孟玛丽的化学试验室撞见。先是如剑的目光碰得嚓嚓作响，尔后是恶言秽语的匕首相刺，两人杀红了眼。盛怒的金勇举起铁椅砸向费刚烈，丧失理智的费刚烈顺手抓起一瓶硫酸朝金勇泼去。

那一声惨嚎让闻者摧肝裂胆！

孟玛丽当场吓得昏死。

那惨嚎声在她耳畔萦绕百年！她再也无法摆脱那声音了。

孟文渊博士运用LM技术花了很长时间才把第二次发疯的爱女救过来。

所谓人间的爱情是什么？在孟玛丽心中是沸腾的油锅，是酷寒的冰窖。是沉重的山岳，是空中的楼阁。从此，她心如铁，潜心于女性心理

学研究，并经营心理咨询工程。

孟文渊临终时，将自己的秘密科研成果LM交给了女儿，并一再叮嘱：“真理前进一步就变成谬误。人的喜怒哀乐发之于心，是自然而然的感情，切不可干涉。不能轻易使用LM治病，更不能对正常人使用LM……否则，就成了害人……”

但女儿并未遵循父亲的遗嘱行事。也许，是因为她太多地接触了心灵受伤的女子，执意拯救她们脱离苦海，便向她们传播：情感乃痛苦之源，男人乃万恶之源，久而久之，这成了纯理性教的教义，80岁时，她成了教主。为使信徒不再被情感困惑，她在布道时动用了LM。

粒子束发射枪藏在金属制的黑蔷薇的花蕊之中，当信徒面对黑蔷薇时，便有一束粒子流射入大脑的“情感中心”，抑制其活动。孟嬷嬷坚信：这就是造福于人。修女们都认为黑蔷薇是圣物，法力无边，谁也不知道LM的秘密。

中心控制室的电脑贮存着LM的秘密。它随时向嬷嬷显示LM的工作状态。

近日，百年前那惨嚎声越来越频繁地刺入嬷嬷的耳朵，撕扯着她的神经。她的精力象流沙上的城堡，正迅速坍塌。她每天不得不依靠LM使自己保持平静。

我亲手养大的唐荷，嬷嬷喘息着，是你使我病得如此沉重。

更令嬷嬷不安的是，当她偷偷启开中心电脑一只密码锁开关时，电脑说：

注意！注意！LM超负荷工作。

LM怎么会超负荷呢？嬷嬷不寒而慄。

嬷嬷哪里知道，罗啸强每天半夜通过闭路电视向修女们播放“特别节目”——除了客观反映白天发生在特别医院的事外，就是罗啸强的“忏悔”。“忏悔”时，他用反语讲述了自己被爱情和探险事业“迷惑”的故事，还故作沉痛状。

头两天至少有20多个修女偷看了“特别节目”。她们情绪骚动时，又求助于“黑蔷薇”。

悬崖上的积雪越积越厚，雪崩在即。

九

早课时，安安和施若秋扶着嬷嬷走进教

堂。嬷嬷决定从自愿报名者中挑选看护。

“孩子们。”嬷嬷强压下一阵涌到喉头的干咳，向修女们大声讲明当看护的条件，最后说：“卑劣者，惑于情，毁于色，终年修炼，一朝崩塌，是为H星所不耻。现在我问，哪位孩子敢去？”

话音刚落，一个声音坚定传出：

“伊娜甘愿受烈火焚身考验，为嬷嬷分忧。”

嬷嬷的头寻声转向祭坛右下方，与那对美丽而冰冷的眼光触碰了。就一下，电光石火激闪，嬷嬷心里一热：我了解你，伊娜，就看你的了！

伊娜生于艺术家之家，父亲在电视台拍广告片，母亲在舞剧院担任节目主持，伊娜从小就浸泡在感情泡沫浓烈泛滥的氛围里。一会儿听说谁个编剧与谁个女演员月下幽会了，一会儿又是谁个大明星与谁个小丫头暗渡陈仓了。刮过来的风是情，飘过来的雨是意，风情雨意，催生出一颗早熟的情苗苗。

早熟的伊娜被当时的电视帝王玩弄后又遭遗弃。她想，既然男人玩弄了我，我为何不可玩弄男人呢？她招蜂引蝶，被男人宠坏了，男人也就利用这弱点，一次次利索干净地击垮她表面的骄傲，玩她于股掌之间，最后谁也说不清准玩弄了谁。

只有一个男人是真诚的。但她瞧不起他摄影助理的地位。她动着心思操纵男人，让真诚反受她愚弄。

一句玩笑话，摄影助理为她砍去自己的一根指头。

又一句玩笑话，摄影助理真去行刺联合国官员，被特工当场击毙。

她曾为这个痴情的人恸哭过，可一擦干泪水又忘乎所以。滥施感情的人竟变得毫无感情。

20岁生日一过，身体的疲劳和艺术上的败绩带来的心力憔悴，使她突然渴望人间真情。

命运把郭福伟推到她面前。

郭福伟的名字俗气了些，但他对她的深情依恋，抵消了这无伤大雅的小遗憾。伊娜使用多种手段考验他，声东击西，指鹿代马，甚而宣

布第二天即要飞往澳大利亚，与华人网球冠军刘森祥缔结婚约，而郭福伟虽以泪水洗面，却仍始终如一，不改热恋初衷。

伊娜的心被融化了，这是原先那个为她死的呆男人的再版啊！人生难得一知己，如今知己在眼前。此愿已偿，此生足矣。在那个细雨霏霏的春晚，激情难抑的热吻使她惜戒心尽除，成了郭福伟的俘虏。

两天后，仅止两天，她用磁码钥匙开了郭福伟的房门，躲进套间，希望给并无约会的郭福伟一个幸福的偷袭。等到下班时候，她听到了门扉的转动，郭福伟回来了，但不是一个，而是一群。

郭福伟和他的密友们在客厅高谈阔论，这位人前的君子，人后另有一张变形的嘴脸。

“大郭，”有人说，“你先生可真赌赢了！”

“哈哈。”郭福伟的笑声使套间里的伊娜无端发冷。“你们真小看我，说我攻不破她，现在怎么样，我的手段还到家吧？诸位朋友，照原定数字，如约纳贡吧。”

一阵喊好的奉承。又有人问：

“大郭，假戏真做假亦真，你现在是否真有纳她做老婆的念头？”

“看你说的，就是八辈子没沾过女人，也轮不到娶她为妻……她的名声，啧啧，会断掉我社交场上的全数财神……”

伊娜昏倒在地毯上。这就是她千挑万选的好男人！这就是真情换来的代价。

帷幕降下了，伊娜寂灭了她的感情历程。

晚风如梦，一颗心送于黄昏。

一年后，她随嬷嬷来到H星。

十

罗啸强这次很沉默，他知道新来的修女必是更怀着深仇大恨于男性的姑娘，因此懒得过问她姓甚名谁。

这姑娘身姿灵动，步态袅娜，一举手一投足，如风吹柳枝浪摇芙蓉，极象受过良好基本功训练的舞蹈演员。只是有一点难解，她戴着一袭白色面纱，面孔模糊难辨。

第一天一晃而过，晚休时间一到，她准点离去，决不耽搁。第二天8时，又准点到来。

到第二天晚上，修女坐在床头给丹扬喂水，右手拿勺，翘起的兰花指好有韵味。罗啸强看得有趣，忍不住打破了沉寂。

“我猜教主以前是电影明星？”

拿勺的手在空中顿了一下，水星溅在丹扬的眼睫上：“臭男人！”

一句话，从面纱后浸出，冷了室内的空气。

好象与此呼应，丹扬的眼皮动了动，慢慢睁开，黑黑的瞳仁始而迷朦，继而清亮，随后转了一下。

“啊！”罗啸强一下蹦起来，忘记了修女惹他的愤怒。“6天啦，小男子汉终于活过来了！唉，护士小姐也该为我们高兴。”

丹扬定神地看着手舞足蹈的罗大哥，虚弱地问：“我是，在哪儿……”

“你受伤了，我们的飞船毁了。其余的，你问这位大姐姐。”罗啸强故意友好地转移方向。她不能拒绝一个才从死神口中逃出来的小弟弟，他期望地想。

“大姐姐？”丹扬的眼珠乌乌地一抡，童稚的纯、梵寺的空、诗的雅，合成此时他不含一丝杂质的眼光，软软地流向那一袭面纱上。

面纱顽强地沉默。但罗啸强感到面纱后的眼睛在专注地打量床上的少年。

“大姐姐？”又是单纯喑哑的声音，但坦露的诚挚，足以使百羽翔集，百兽归心。

面纱声息俱无。罗啸强按捺不住了。“喂，”他说，“问你呢。”

“臭男人。”

“什么？”罗啸强晕乎乎地转不过弯。“你敢，再重复一遍！”

“你是——臭男人！”三个字，更清晰。

罗啸强噎得直打哆嗦。要是在地球上，我早把你的嘴给撕了。他胸中的怒气如风暴鼓荡，他满脑火星迸射，“哗”地摔碎一个药瓶。

面纱中的声音仿佛以逗他失态为乐：“要是真男人，岂止摔出这一点蚊虫打呵欠的声音。”

罗啸强原地打转，刚准备更大的发作，一声衰弱的语音，定住了他扬臂的姿势。

“不要，”丹扬的头转向罗啸强，又艰难地转回面纱。“大姐姐你不要怪、怪罗大哥。”他的真诚决无半点矫情。“我使大姐姐讨厌，”眼圈

一红，黑漆漆的眼睫上刹时种下两颗水珠。“可我……不是故意想受伤的呀……”

眼泪渲泄出来，滑落于伤后少年苍白的脸颊上。罗啸强扑到丹扬床前，抚他的头发，唤他的名字，但小男子汉的泪水，竟自汹涌着，滚动着无限的委屈。

“教主，”你他妈是冷血动物，他瞪着眼睛想，“丹扬是小孩子，你的冷漠在伤害着他！”

修女“唰”地起身，“时间到了。”言毕，她轻动腰肢，快移莲步，走出房门。

罗啸强抬头看墙上电子钟，二十点，一秒不差。

“那小男人醒了，”嬷嬷对经常伫立在她床头的副管事说，“等他再恢复十天半月，就可以通知地球上的宇宙救难中心，派医疗飞船把他们统统送走了。”

“是。”施若秋点头，颊上两道刀痕，闪着柔顺的光。

伊娜的举止使嬷嬷心情愉悦。这晚她睡得很平实，没有一丝恶梦惊扰她。

十一

“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唐荷偷偷爬上教堂顶层，透过小窗口，窥探星光灿烂的天宇。她曾读过嬷嬷严格精选的古代诗词，那些诗词都是纯粹描写自然风光，教人淡泊宁静，或隐喻禅机，深奥难懂的。好奇的唐荷并不以此为满足，又设法让读过唐诗的大姐姐教了背了几首，包括李商隐这首七绝。以前她不懂，嫦娥为什么后悔？那人欲横流，乌七八糟的人间有何值得留恋？近日，她仿佛明白了一些。

也许，靠近桔红色太阳（在唐荷看来，只是一颗亮星）的那颗星就是地球。他们就是从那里来的。他们路好远好远，不知经历了多少艰难险阻。他们的两个伙伴死了，一个伤势严重，在这冷漠的无边无际的黑暗中，谁能帮助他们呢？只有那个力气很大的男人支撑着一切。男人是什么？就是力气很大的，不怕黑暗，不怕路远，不怕死，说起话来粗气粗气（却那么好听！）又肯帮助人的那种人，而不象是狰狞的妖魔鬼怪！

这时，一颗硕大的流星划破星空，使她悚然一震：“好美的亮星呵”，那光芒仿佛有楞有角，永不泯灭，丝丝地溅着火花。那翻着跟斗的，旋舞的小行星们被辉映得更多姿多采，有的甚至改变了轨道，被它吸引而去。

那鲁莽的流星多象——多象那个伟岸的男人，他突然闯入修道院的生活，烛照一切，使我一瞬间看到自己，活得如此单调乏味，如此寂寞冷清。你看那流星，泼泼辣辣去闯，潇潇洒洒去飞，浩瀚天宇，任它驰骋，何等自由自在！男人们为什么要到小流星带来探险，一定有他们的欢乐，那种我们无法想象的欢乐。也许，痛苦中有欢乐，困难中有欢乐，危险中有欢乐，求索中有欢乐，星空中有欢乐，不解之谜中有欢乐，男女之爱中也有欢乐呵！

男人的世界太神秘太精彩了。唐荷突然感到自己的面颊滚烫。与其说她被一个男人吸引了，不如说她被一个洞开的世界吸引了。

唐荷回到寝室，顿感到憋闷难受。连日来，她的偏头痛发作，同室的两个修女无论怎样去，掐、揉、敲、捏均无济于事。她抱头蜷缩于床脚，痛得大汗淋漓，浑身颤抖。昏迷中，她又听到那亲切悦耳的声音：

“我学过中华气功，我来给你捏捏……”

一双大手随即伸过来，往她颈后一抚，电流刹时酥麻了全身，她幸福地呻吟着，轻轻地颤抖着。她不知道她其实逃脱不了宇宙间铁的法则，她的深心之湖早就注满少女独有的春潮，其蓄越久，其爆越烈，而那个妖怪，就是开闸放水人，只那么暖暖一抚摸，18年的铁门顷刻瓦解……

唐荷的头痛减弱了，也就是说，每逢发作，只要冥目遥想那“妖怪”，竟如服下仙丹妙药。但这只是一时，顽疾一过，她又感到迷惘。我这是中邪了，她想，我是在作邪教徒的附庸。于是，她又发疯般跑到黑蔷薇前，静静地，闭目自责。顿时，嬷嬷的脸又出现在面前。“让我恢复清白的身心吧！”她虔诚地祈祷。

但是，头痛一发作，妖孽男人又在她心中演成亲切的回忆。她又禁不住望天遐想。

更让她迷惑不解的是，为什么有越来越多的修女长时间地跪在黑蔷薇前祈祷。天哪！

十二

雪白的四壁，雪白的被单，使丹扬油然忆起青岛海滨雪白的浪花。他跟刘莉蓉在那儿相识。说不清为什么，刘莉蓉在沙滩上掉了一把小花伞，他捡起来还她，她眼皮一眨，说一声“谢谢你啦”。如果只说前面两字，那只是普通的礼貌用语，而加了拐弯带韵的“你啦”，就无端生出撩人的调皮和亲昵。

丹扬敏感、孤僻、牢牢固守着自尊，从未有与少女交往的经验，只默默把倾羡的目光，洒向同辈中那些大胆之徒。还了小花伞，返身时一跤跌进沙里，刘莉蓉哈哈大笑，问他是否怕她。他呐呐，脸色赤红。刘莉蓉就要他通名报姓，他竟说出小时的奶名，又磕磕巴巴予以更正。他憨愚里透出的可爱，使少女顿感兴趣。“你与我过去接触的男孩不同，”她老练地说，一副久经沙场的模样。“我要与你交朋友。”

回到成都，第一次给刘莉蓉写信，竟不知从何称呼从何措词。恰好电视台又在播放上个世纪风靡了整个世界的那首爱情名曲《初恋的蔷薇》，痴痴地，他就一古脑儿抄了去：

云朵贮满了月华，
小溪涨满了春水，
心上已燃起爱火，
深情的目光却默默相对。
呵，青春无价，
每一刻都是一串珍珠；
呵，青春无悔，
等待着爱的那一声轻雷！
呵，时间会苍老，岁月会凋零，
永远鲜艳的是初恋的蔷薇……

信寄出了，梦也就醒了。他万分骇怕，自责自愧象蛇一般噬咬他敏感多疑的心。而刘莉蓉的回答让他感激涕零：“明日13时红箭号喷射机抵达盼望见到你。”是啊，她要来，还“盼望见到你”，万岁！他战战兢兢又欣喜若狂。

他理了发，抹了过多的头油，穿上浆得硬挺的白衬衫，打了一根名噪全球的哈德罗绅士领带。忐忑不安地等待那神圣的一刻。

没想到走下红箭号飞机的有一大帮，个个都穿高级运动套装，既青春，又随便。刘莉蓉把

她的哥们儿姐们儿招到他周围，刘莉蓉嬉笑着手一扬，全体青春勃然一声高唱起来：

“呵，时间会苍老，岁月会凋零，永远鲜艳的是初恋的蔷薇……”

“哈哈哈哈……”看到丹扬的窘态，小青年们笑得前仰后合。丹扬吓得扭头便跑——他百思不解，他那么正儿八经地“求爱”，刘莉蓉偏要用调侃和嬉闹来回答。

“我觉得你那古典式的求爱太好玩了！”刘莉蓉在电话中向他解释，他却吱吱唔唔，不置可否。半个月內，他闭门不出，变得形销骨立。一天深夜，他在“遨游太空”的电视节目中看到罗啸强讲探险故事。罗的话仿佛是针对他说的：“为失恋而悲悲戚戚的是小男人，真正的男子汉，敢把千难万险担在肩，去创造，去发现，去冲闯！”他当即决定报名到小行星带探险。

“你真要走？”刘莉蓉是从电视新闻得知“银杏号”的船员们即将出发的消息，气喘吁吁地跑来。

“真走。”

“听说你们去的那个区域流星雨挺厉害。”

“浩淼星海一飞舸，雄风万里闯天河——你不知道我们的《船员之歌》写得多棒。”丹扬完全是一副居高临下的姿态。

“噢”刘莉蓉正眼看他了，继尔埋首呢喃，“对不起，我曾伤害了你。”

“没事，我给你抄那首诗，也只是开玩笑。”

“当真？”刘莉蓉脸色顿时变得煞白。

“当真。”说完他心里好一阵煎痛，但他咧嘴傻笑，看着惶惑的刘莉蓉。

预备铃响了，他要走上飞船。刘莉蓉眼中噙着泪水，抓住他衣角，嘴唇在颤抖：

“虽然你在飞船上不会太寂寞，但你总希望有一个姑娘在地球上想着你的。”

“无所谓。”他说完，立即在心里把自己骂得狗血喷头。我是有所谓的，我要你想我，苦苦地想我，就象我曾苦苦想你一样！

“可我还是回赠你一首诗。”她轻轻念起来：“啊，青春无悔，等待着爱的那一声轻雷……”

丹扬是忍着泪跑进飞船的，那首世界名诗追着他。他害怕让姑娘领略他嚎啕大哭的风景。他在舷梯的最后一级停了一下，回身招手

大叫说：“假如我死了，就是一颗小行星！”

而她也恢复了轻松的常态，兴奋得一脸赤红。“你是对的，”她高声喝彩，“就是要有两手准备嘛！”

飞船轰鸣起飞，地球渐行渐远。他从舷窗望着浩瀚虚空中那轮淡蓝的球体，心也成了茫茫一片混沌。

我要真诚！我要真情！他在心里狂喊。我不该对刘莉蓉说什么该死的“无所谓”，我是骗子！你看她噙着热泪强装笑颜，心里多难过。要是她知道我们“银杏号”遇难，不知该多痛苦！

望着病房里雪白的天花板，丹扬感到有一片白花花的浪涛铺盖而来。

十三

又是新的一天。大姐姐来了，丹扬凝望着那袭面纱，揣度她为什么讨厌他。

伊娜给他擦脸、喂药、打针，动作很轻，很柔。罗啸强看了一会儿，到楼下的配餐房弄早点去了。

丹扬长到18岁，第一次接受成年女性这么细致的侍弄，异性的体香，手指触摸的异感，都引起他一阵微熏的悸动。

“大姐姐你真好，”他冲口而出，心想这要是刘莉蓉该多美妙。“我想看看你。”他细弱地说。他对自己能如此真率感到欣喜异常。我不再欺骗姑娘，他诚恳地暗暗发誓，我欺骗过刘莉蓉，我要向每一个姑娘悔罪。

但修女没吱声，继续轻柔的动作。

大约已近下午，罗啸强到楼下去做晚餐。修女拉开被盖，给丹扬接小便。丹扬想缩腿，心里羞得不堪，修女把他的腿轻轻一拍，警告他别动。盖被时她动作温和，丹扬又一次把面纱后的她幻化成理想化的刘莉蓉。

“是我骗了她……我不是，故意的……”他喃喃自语。

“你骗了谁？”想不到面纱后传出了声音。

丹扬一下呆住了。然后，倾诉的渴望大潮一样涨上来。他每时每刻都祈求有人理解他呀，特别是面对女性。他用眼光捉住修女的面纱，断断续续将他与刘莉蓉的龃龉合盘托出。他自责着强调，是他的多疑和自尊，铸成了欺

骗女友的大错。

“区区小事，何足挂心。”没想到修女听完后如此评论。

“不是的，”丹扬苍白的脸上盖了一层桃红的激动，“如果她明白了是我虚伪，她会一辈子不相信任何人……大姐姐，女孩子是高贵的，我不能随便欺骗她们呀！……”

修女的身体突然晃了晃，似乎要倾倒，又马上稳住了。

这小男人，她激动地思忖，他说出了我崇尚的真理。呀，他是何等的清纯。那柔嫩的肌肤，绸缎般富有温和的质感。唇上一抹淡淡的绒毛，张扬着成熟的渴望。他的两眼是透明的清泉，不飘一丝水藻，阳光折射进去，便会做成七彩斑斓的梦。他整个就如一尊才出窑的薄胎小瓷人，17、8岁，雄蕊初放，敏感单纯，稍微一点邪雨恶风，便会吹折了他的自信。

火星闪烁起来，修女看到极远处一个朦朦的影子，她清晰地记起是她伤害了他，使他命归黄泉。但那只是一个例外，她硬着心肠想。可眼前的小男人却象是摄影助理的再生，同样的忠，同样的纯。修女有些不能自持。她不知道其实她并未斩断俗根，感情的寂灭只是暂时的逃避。

“大姐姐，我想看看你。”小男子汉在恳求。

“你若能把窗台上那尊石头小马取来送我，”我为什么害怕这个小少年的亲近，我连一万个成年男人的轮番进攻都可抵挡的呀。“我就答应你。”

丹扬艰难地斜眼看定10步之外的石雕，良久，认真地点点头。

但你办不到。修女凝视着虚弱的他，心里吁了口气。

早晨，罗啸强在厨房里煎鸡蛋，忽听楼上“哐”地一响。

他冲进病房，吃惊地看见丹扬的被盖掉在地下，而身体，挂了半边在床外。

罗啸强小心地把他抱进去，“你这是——”

“我要见大姐姐，她说拿到小马就行。”

“女妖！”罗啸强破口大骂。我要一见面就掐死你，他想。

他把石头小马拿来，放在丹扬枕边，偏头

一看，十分虚弱的小男子汉不知何时又沉入了梦乡。

修女来了，一进门，就透过面纱看到丹扬枕边的小马。她不觉停住脚步。

罗啸强踱到她对面。“喏，我们的丹扬亲自取来的，他在地板上爬呀爬呀……爬呀爬呀……身后拖着两道具体的血迹——”

“大姐姐，”丹扬衰弱地声音插进罗啸强夸张的表演，不知他怎么醒的。“是罗大哥帮我，取来的……我今天不看你我没有亲、亲手拿着小马……”

修女戴面纱的头看看空空的窗台，再看看枕边的石雕，她喉咙里骤然涌动一股热。

多么可爱的清纯，它的力量重千钧！

“我不会辜负大姐姐的关心……我不会死……”丹扬却说出这种话，让听的人心上发冷，“我还没给刘莉蓉亲口说道歉。”

修女将头仰上天花板，艰难地压下涌上喉咙的感慨。刘莉蓉是什么人，她早凭直觉猜到，刘莉蓉是玩新鲜，也许，在送别丹扬时流露出一些真情，但现在恐怕记不清宇宙中还有一个叫丹扬的小男人。刘莉蓉有伊娜的过去影子呀，而伊娜过去也伤害过同样一个真诚的人，难道现在还要重蹈复辙？！

不由自主地，她伸手握着丹扬的手。

“大姐姐，你是我的医生……我今后能看见，你的样子的……”

修女的动作停止了，她的手抬往空中，仿佛要抓住一个不确定的什么。然后一眨眼，她撩开了遮脸的面纱。

罗啸强和丹扬同时震住了。

说什么沉鱼，落雁闭月羞花，说什么嫦娥美仑玉环美奂，这个修女的美可以烛照宇宙！她的五官带典雅的宫庭情调，令人遐想银月如钩、珠帘半卷、素手红酒箏弦慢。但只要着上现代夏季短裙，那阳光、椰林、海滩，又会带着野性的张力，喧哗着袭入你的遐想。

“丹扬，”她第一次轻唤他的名字，“我叫伊娜。”

丹扬不吭声。

她又叫他，他依然无反应。她有些担心了，小男人可不要出现休克。她感到久已陌生的一腔温情泛滥上来，于是不由自主俯下身体，要

用脸颊去试他的额温。

丹扬的声音响了，坚决地阻止她：“不。”

伊娜凝成一弯优美的弧。

“你不要碰我，”丹扬细细地说，“我不配。”“为什么？”

“因为你，好高贵……而我欺骗过，一个女孩……”

伊娜与丹扬的目光相交，丹扬不回避。伊娜看到他的话不是策略、不是计谋，不是欲擒故纵的权术，他是真心的敬畏，他把自己当成圣洁的偶像，他有一颗水晶心。

“丹扬……”

“嗯？”

“我是用额头试试你的体温。”

“你会弄脏你自己……”

雷霆万钧，震聋发聩。

“丹扬！”

伊娜猛地张开双臂，淹没了小男子汉的头颅。她感到压抑已久的某种元素在体内苏醒，聚集，先是细流，遂汇成狂涛，铺天盖地，冲堤决坝，将她涌托上何等辉煌的情感之峰。想不到，久违了的情感释放是这么富有魅力，被人爱和爱人，都是何等酣畅淋漓的人生享受。看多了芸芸众生，妖妖孽孽，而今一个清纯孩儿，竟爆出一片崭新境界。

丹扬是伊娜的阳光，情感是全新的太阳！

“伊娜姐姐，”丹扬含着晶莹的泪，“你能教我唱一首歌吗？《初恋的蔷薇》，罗大哥说他唱不好……你说，刘莉蓉会原谅我吗？”

“会的会的，”伊娜声音哽塞，“只要真情相待，顽石也会开花。”天啦，我怎么会说出这种邪话。

罗啸强呆在一旁无缘感动。人是多么奇怪的动物，他想。我守他5天6夜不醒，来了个有缘份的“大姐姐”，水星一溅，他就回到人世。

这时，蜂鸣器发出急促的鸣鸣声。嬷嬷的呼唤使伊娜吓得哆嗦：“伊娜回来——伊娜回来。”

十四

伊娜在黑蔷薇面前跪了一整夜。

伊娜狂涛千叠的心海平静了，冷却了，结



冰了。嬷嬷的话不断在耳畔响起：“那是沸腾的油锅，酷寒的冰窖，沉重的山岳，空中的楼阁——沉醉于情爱的女人哪，醒来吧！”

这一夜，天凉星冷，草虫唧唧，修道院静极了。

嬷嬷在中心控制室聆听安安汇报。

“有35名修女严重的食欲不振，内分泌紊乱，48名修女脑电波多多少少出现奇怪波形……”

“波形分析过了吗？”

“波形由中心电脑分析了。这是分析结果。”

安安按动一只红色按钮，巨大的荧屏上出现了杂乱无章的画面：骑马的勇士，驾摩托车的运动员，摇滚歌星唱得声嘶力竭，情绪激昂的诗人在朗诵诗，不知名的电影演员闪过，最后，还有罗啸强和丹扬！

“全是男人。也许是她们过去的相好或崇拜的偶像。还有，没有见过罗啸强和丹扬的修女的大脑中怎么会出现罗、丹二位的形象呢？”

安安博士来回踱步，一副哲人沉思的模样。

“你问我？我去问谁？我要你立即弄清楚，罗啸强和丹扬怎么钻进修女们的大脑中去的？”

“是的。”

“还有，那个小男妖情况如何？”

“伤口愈合情况良好。颅下那块血肿也开始缩小，还没有脱离危险期。他受不得刺激，情绪不能大波动，否则会引起脑血管破裂。今天的护理特别好，是……”

“别啰嗦了。”嬷嬷不想让安安再提到伊娜。

这时，蜂鸣器响了，一位小修女在呼叫安安：“安安博士，唐荷头痛得厉害，请立即来。”安安很有礼貌地向嬷嬷欠欠身：“对不起。”

“去吧去吧。”嬷嬷将手一挥。

迪迪和杰杰被嬷嬷召到中心控制室。

“今天晚上，你们要严密监视每间寝室，看

看有什么反常的现象。”嬷嬷吩咐道。

当两个机器人领旨退出，嬷嬷便启开中心电锁密码锁开关，随着声音屏幕上显示出一排红字：

“注意！注意！LM严重超负荷工作。”

她又按了一下“询问”按钮，问道：

“希望查明超负荷工作的原因。”

中心电脑回答：

“使用者的大脑中情爱中心活跃，牵动悲伤中心和愉快中心活跃，使M物质陡增，不得不加大L粒子束能量，以控制M物质。下面，附使用者名单：孟玛丽 施若秋 唐荷……”

嬷嬷立即按下“STOP”，斥责道：“胡说！”

中心电脑回答：“事实如此，尊敬的嬷嬷。”

嬷嬷叹了一口气，继续询问：

“能不能消灭M物质？”

中心电脑回答：“人的情感是生命活动的一部分，不可能脱离生命存在。LM只能抑制减少M物质的活动，而不能消灭M物质。”

嬷嬷早知道电脑会这样回答她。

一阵晕眩，使嬷嬷瘫在椅子上。那一声惨嚎穿越时空，以十倍的音量，挟着雷霆闪电向她击来。也许，这是个不祥的征兆，她对自己说。

这是骚乱的夜晚。

■修女们的每间寝室都有一台电视机，是供那些因病不能聆听嬷嬷布道和参加早晚祈祷的修女使用的。不知谁最先发现半夜有“特别节目”，便偷偷观看，消息不胫而走，几乎所有修女都知道了这个秘密。

这一夜，罗啸强又打开了话匣子：

“修道院的姐妹们！”罗啸强笑了，被胡须淹埋的大嘴裂开，露出雪白的牙齿，显得又粗犷又俏皮。“人生是如此丰富多采，除了必不可少的情与爱之外，我这个罪孽深重的大男人觉得最让我开心的是——探索！能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我万死不辞。斯科特为了揭开南极的奥秘，死在冰原上；魏格纳为了证实大陆漂移理论，死在北极光下。斯科特和魏格纳，为我指示了生命的南北极！还有，一位按你们看来愚不可及的古人万户，也是我的榜样。他生活在明朝，那时要想登天简直是痴心妄想。他居然

用许多爆竹绑在椅子上当他的火箭。他坐在上面，点燃了爆竹——他也许仅仅离开了地球几米高，当场摔死，但他确实是第一位宇航员。至今，月球上有一座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环形山——万户山。我觉得，我生命的轨道应该是万户那惊天动地创举的延续。人类就该这样一代接一代地求索！

“我第一次到太阳系探险，是乘‘张衡号’到木星去科学考察。木星那美丽的红色的光斑看起来好象平静光滑，实际上是宽度达1万至4万公里的龙卷风。我们的飞船远远被它吸进去，象掉进大漩涡中的小草，被摇得天昏地暗。当我们醒来时，龙卷风已把我们扔在木星泡沫似的土地上，而飞船的能源耗尽，瘫在那儿象条死鲨鱼。木星上大气层浓密而有毒，由氢氮和甲烷混合，我们象钻进了大煤气罐，全靠随身携带的氧气罐维系生命。据队长计算，我们离最近的无人供应点有50公里，那是我们的救命之地，我们7名探险队员中有5名受伤，只有我和队长身体尚健。大家最后决定，我和队长去取食品和高能电池。

“你们不知道，木星是个虚胖子，在木星上行走多么费力！一脚踩下去身体陷去一半，我们仿佛在泡沫塑料碎块中‘游泳’。还没有游到供应点，我的氧气罐已消耗了一半多，这是危险的信号。这时，队长也停了下来，她拉着我的手说：‘剧烈运动耗氧太多，我们俩不能一块儿去取供应点的东西。我还有两罐备用氧气，你带一罐去取东西，我在这儿等你……’我想，也只好如此，便接过她给我的一罐氧气，继续朝前‘游’。后来，我走到供应点，取回食品，高能电池和飞船的备件，好大好沉一包！我爬呵、‘游’呵……待我走到队长身边，才发现，她早已闭上眼睛，停止了呼吸。她是把氧气阀关死，松开了大气阀呼吸了毒气而死的——她处心积虑把最后一罐氧气留给我呵！

“我哭喊着队长呵队长，刨土把她掩埋了。我永远记得她——一位和蔼可亲的老大姐，面容文静秀气待人热情如火。从此，我有了两条生命，我为自己也为周梅大姐——我们张衡号探险飞船的队长而活着。想不到，那次探险中我们收集到那么多宝贵资料。我们拍摄的‘4万公里龙卷风’，‘木星光环’，‘木星的卫星们’等

照片倾倒了亿万观众，引起了轰动。每当我回忆起自己曾经孑然一身，在杳无人迹毫无生气的木星大地上游走时，我就感到自豪——我没有被危险被孤寂被难以承受的重荷压倒，我是强中之强！

“修道院的姐妹们！我真恨不得把你们也拽到太空中去，去挨饿！去挨冻！去历险！去体验雄风万里闯天河的快乐，去欣赏火星落日，彗星烟火，小行星旋舞之壮观。你们在这里闭门读经、自我完善，究竟有多大乐趣？你们的青春和生命在这玻璃棺材中发霉发烂，有什么价值？我这个罪孽深重的男人毛病很多，但我一想到你们，我就想哭！我替你们难过呀！”

春风轻拂，却教冰刀霜剑摧折；男儿真情，竟使铁心石肠温柔。修女们大脑中沉睡的情感中心苏醒了。神秘的M物质在激增。这一夜，修女们议论纷纷，好几间寝室传来《雄风万里闯天河》和《初恋的蔷薇》那美妙的歌声。

安安一直守着唐荷，使用了强行催眠术才使她安静下来。失眠的嬷嬷被施若秋搀扶着，在修女们的寝室走廊巡视。刚走到走廊拐弯处，便听到说话声。

“那男人和女人是怎样拥抱的？”

“是这样，咱俩试试。”

“哦，这就是拥抱。男女拥抱一定很有意思。”

“喂，你会唱《初恋的蔷薇》那首歌吗？”

“会一点：云朵贮满了月华，小溪涨满了春水……”

嬷嬷顾不得自己的身份，挣脱了施若秋的搀扶，疾步走过去，厉声斥道：“住口！”

迪迪和杰杰——两个机器人直楞楞地站着。

“你……你们怎么会唱这首歌？”嬷嬷在战抖。

“报告嬷嬷，我俩遵命监视修女的行动，发现她们在唱这支歌。”

施若秋急忙扶起摇摇欲倒的嬷嬷，轻声耳语道：“嬷嬷，你听。”

“心上已燃起爱火……”歌声细如游丝婉转动听，在长长的走廊萦绕。

“不准唱！”嬷嬷被自己发出的吼声吓倒

了。顷刻间，所有的寝室都打开了门，修女们呼唤着“嬷嬷，嬷嬷！”争先恐后地搀扶她。

“邪恶！邪恶呀！”嬷嬷的脸因痛苦而变形，修女们都羞愧地低下了头。

十五

“伊娜——伊娜——伊娜——”

圣殿的穹顶，庄严而神圣的声音在回荡。伊娜抬起头来，冷冷地环顾四周，失血的脸如汉白玉浮雕。

祭坛上，红烛高悬；大厅四周柱头上小鱼烛亮成刺目的一片，烟火缭绕，虚影晃动，一派肃穆气氛。50名修女齐齐跪立于地，嬷嬷和施若秋一站一坐，在讲台上摆出庭审的架式。

“伊娜——”这是勾魂的呼唤。嬷嬷的声音、眼神和呼吸，以及她关怀超度自己的往事，从四面八方涌来，使伊娜产生飘然欲仙的感觉。嬷嬷是严厉的，但剖开严厉的外壳，是一腔慈爱的心。嬷嬷用纯理性抚平每个姑娘灵魂的创伤，用苍老多皱的十指，关上她们血泪斑斑的旧书页，翻开风干浪静的新篇章。是嬷嬷给了每个修女新生命，伊娜能忘恩负义吗？

伊娜的黑眼眶里，双目呆滞没有一点活气，任凭嬷嬷宣判：“按我们的教规，违背教义者，将被逐出H星，在太空自毙！”

“不……”伊娜的眼角挂着两行冷泪，怯怯地说，“嬷嬷，饶恕我，我不是离经叛道的人！”

嬷嬷看得明白，修女们都在瑟瑟战抖。

嬷嬷的声音变得更严厉：“伊娜，你遭男人蹂躏欺骗，觅死觅活，无路可走时，是我超度你到此方净地。宇宙广大，人生短促，看地球上芸芸众生，或为利走，或为名忙，异性互玩，疾病流传，乃至遭到天谴。大觉悟者有几人？割舍情魔剔除烦恼者有几人，不觉不悟，自戕自毙。伊娜，你是自寻死路啊！”

这时，所有的修女都在恳求：“嬷嬷，饶了她这一遭吧！”起初是小声低语，后来汇成一片喧响。嬷嬷就是要这种效果。

“嬷嬷，救救我！”伊娜象即将被溺毙的人在呼救。

嬷嬷，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喊声久久地回响着。

所有的修女都屏住了呼吸，圣殿静极了。

“可以。”嬷嬷唇边露出了一丝欣慰的笑意，“但是，你必须给那两个妖男说，你昨日是在演戏，你没有真情。你得肃清余响，树我教威，将功补过，方可在此净土保留一席之地。”

演戏？伊娜脑子里如缠乱麻。她不明白昨天为什么会那么激动，要拥抱那少年。他的清纯与真诚固然可爱，但要为那小男孩而背弃法力无边的嬷嬷吗？办不到。理性如神，法力无边，以伊娜之力，无法摆脱其羁绊。

“伊娜，你考虑。”

祭坛正中的黑蔷薇在白金画垫的衬托下，反射着上百支蜡烛光，怪诞诡谲，展翅欲飞，要扑向它脚下的猎物。

伊娜庄重地抬起头：“我决定了……”言未尽，便泣不成声。

十六

对丹扬来说，新的一天充满新的幻想和憧憬。他觉得身体比昨日更象是自己的了。上个世纪，一位伟大的俄国作家说：“爱能战神死神。”全靠伊娜，她的温馨是金光灿烂的尚方宝剑，使死神也胆寒三分。丹扬觉得鲜动的活水一股股涨上心田。船帆升起了，汽笛长鸣，生命之海在召唤。

8时正，病房门哗地推开了。

丹扬刚喊出：“伊娜姐——”便惊愕得说不出话来了。

伊娜动作僵硬，步伐急促，一袭白纱遮面，迳直走到丹扬面前。连罗啸强都愣住了：“伊娜，你这是怎么了？”

伊娜说话了，她感到不是自己在张嘴。

“我，要告诉你们……男人，是丑恶的根源，我从心底里视你们如粪土……什么感情、感激，不过是邪魔蒙蔽世人心窍的毒药。丹扬！”她嘶哑着嗓门一叫，仿佛在根除着内心的犹豫。“做你的白日梦去……那首诗歌是妖言，H星的黑蔷薇修道院没有它的、没有它的立足之地。哈……我是耍你们的，耍你的！男人在我心中早不存在，他们无疑于老鼠、蟑螂、吸血虫！”

“伊娜姐！你怎么说胡话了？”丹扬撑起半

身想抓伊娜的手，被伊娜一挥手，挡开了。

“全是欺骗！昨天，你们在演戏，我也在演戏，你们没有真情，我更没有真意！明白了吗？臭男人！”

“不——！不是演戏！我是真心实意的！”丹扬抓住了伊娜的衣角，痛苦地抽搐。

“丹扬！别理睬她，她是水性扬花的坏女人！”罗啸强扶着丹扬，怒目喷火，狠狠盯着伊娜。

“放开我，臭男人！”伊娜狠狠地拽扯衣角。

“啊——”丹扬一声惨嚎，松开了手，伊娜痴痴的梦游症患者般的，飘离了丹扬身边。

这时，圣殿象沉入五万年前的虚空，静得渗人。修女们都注视着—张大型电视荧屏。荧屏上，罗啸强抱着丹扬，悲痛欲绝。

“丹扬！”罗啸强的叫声震得圣殿一派嗡嗡回响，“丹扬你醒醒！丹扬……”

丹扬的眼睛望着天空，他的眼光何等纯净，亿万年无尘埃涤荡的宇宙苍空方能媲美。丹扬的神态何等圣洁，将修女们的心熨出温热的人情。

“大姐姐，”丹扬喘气如风，脸象月光下的百合花，素雅贞白。“你们知道—、一个小男子汉远离、地球、和亲人是多么地孤单和害怕……他是多么想要……无微不至地、关怀和爱护……你们把、把这些都慷慨地、给了他……谢谢、谢谢大姐姐们……还谢谢，派你们来的……嬷嬷……”

发自天使般男孩口中的，是一种无助的、率真的、和孱弱的声音，声音细若游丝，纯洁得能将一切铁石心肠溶化。

圣殿大厅仿佛堕入宇宙黑洞，不再有生命，不再有呼吸。

忽然人群中发出一声抽泣，如晴空响雷。

“谁?!”嬷嬷严厉喝问。

抽泣声，骤然响成一片。

“老妖婆，快给我派医生来！丹扬要是死了，我要找你算帐！”罗啸强在挥拳怒吼。

在修女们的唏嘘声中，嬷嬷对施若秋说，“叫安安博士快去，尽量抢救。那小男人若死在修道院，麻烦事就多了。”

在安安博士的医务室，唐荷酣睡了一夜，

觉得浑身充满活力。

她做了一个梦，一个很美的梦。

罗啸强带她爬上一颗小行星——那星只有篮球场那么大，满是坑洼。罗啸强拽着她，爬呀，找呀，终于找到一个洞窟，黑洞洞的，怪吓人的，罗啸强钻进去了，向她伸出双臂，一下子把她搂进怀里。一股热气仿佛要把她烤化了。在洞口，罗啸强教她认识灿烂的星斗。

仿佛是梦的昭示，醒来后，唐荷便走出医务室，朝前面那幢小楼走去。什么教规教义什么清规戒律她全然不顾，她只想快快见到罗啸强，哪怕早一分钟也好。

安安博士一赶到，便发出责难声：“我早就说过，他颅内的血肿没有消失，不能受刺激，否则脑血管破裂溢血会有生命危险。”

安安博士还未打开急救包，丹扬的头已垂下了。罗啸强忙用手试他的脉搏。但脉息已去，静如古坟。罗啸强忙问：“安安医生，怎么办？”

“他已经死了，没法抢救了。”安安耸耸肩。

罗啸强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实，傻了。

“请放心，我太空修道院有非常人道的安排。我一定按程序做好死者的善后工作。”安安说着，用雪白的被单盖住丹扬全身。

罗啸强冲着天花板，挥动着双拳，象一头怒狮，疯狂大喊：“老妖婆，是你杀死了他，我要找你算帐！”

罗啸强捏着激光枪，踢开房门，一路乱射。哧一声，“黑蔷薇修道院”的金属牌化成了水；再射，把刻着教义教规的石碑击成齑粉。

他想朝里冲，被定向磁墙狠狠地一弹，摔倒在地。再冲，再摔倒；直摔得口鼻流血。

这时，唐荷突然走来：“哎，别乱撞！”

哦，美丽的唐荷，凌波仙子般轻轻飘过定向磁墙，一把拉住罗啸强的手，说：“磁墙有识别装置，认得我，认不得你。我一招手，它会在很窄的通道开启2秒钟。我们一块儿过去。”

就象唐荷梦中那样，罗啸强挽着唐荷朝前走，那看不见摸不着却又无比顽固的墙一下子裂开了一条大缝。

十七

失魂落魄的伊娜，回到圣殿便跪在嬷嬷膝

下。

“丹扬死了？”她喃喃发问，眼神迷朦。

“那是命。”嬷嬷回答。

“是我杀死了他？”伊娜痴痴地问嬷嬷。

“不是，孩子，是邪恶的情感杀死了他。”

“不！”伊娜一声歇嘶底里尖叫，象把大厅猛然抛进火药库，“我是凶手，我们都是——凶手！”

修女们有人哭泣，有人斥责，乱成一团。

嬷嬷眼前飘来几点金星，痛楚又在某个部位蠢动了一下。但嬷嬷不会退出阵地，她是经历过无数战役的三军统帅。

“伊娜，”嬷嬷镇定地抚着伊娜的头，“面对神圣的黑蔷薇，忏悔吧！”

黑蔷薇活了。在中心控制室，施若秋已令电脑将LM装置极限使用。黑蔷薇表面电花乱闪，银蛇游走，一股股强大的L粒子束射向伊娜。圣殿又恢复了平静。

伊娜高度旋转的意识之轮，脱疆野马般带出了往昔的生活，岁月如锈蚀的铜版画，不再还她清晰的过去。可是潜藏的情愫却在，尽管没了具体的年月地点，但情感和理智抽象于众物之上，如一杆旗，从历史的山峰上猎猎飘来。

丹扬垂死之语，呈给她充满激动充满诗意的崭新世界，这世界用感情的珠玉嵌成，在友谊的地基上高矗。丹扬的话使她自责自愧，罗啸强的恸哭使她颤栗和晕眩。

就在这时，黑蔷薇冰冷的射线阻断了她连贯的情感波动。

刹时间，伊娜脑海空了，情感的大旗为云翳所遮，而威严的教义石头般一块块压来。“男人是万恶之源”，“情感是噬人魔海”。不，伊娜内心挣扎着抗争，丹扬不是万恶之源，同情他爱护他是纯美的境界。但射线锋利的尖刃切割着她的思维，她发现自己掉下了万顷烈焰烧灼的火海，百万个太阳炙烤全身，皮肤在冒烟，脂肪的“吱吱”声如雷贯耳，焦臭气满鼻孔乱窜。呵，环绕土星的光环快来呀，赠我以御火的盔甲！哈雷彗星8000万公里长的扫帚席卷天际啊，扫那邪火！

伊娜挣扎着，她的身体仿佛被车裂成两半。一个她举着黑蔷薇的图腾，率甲兵三千，虎贲十万，冰刀霜剑，向前进击。另一个她芝兰妆

头，瑶草复身，挥一江澎湃春水，激情奋燃，气吞万里如虎。两军在她灵魂里搏杀，剑戟斧钺，铿锵炸耳，震得每一个细胞似乎都要解体。呀，她看见黑蔷薇那道光束了，她抵挡不住了，她要援兵。援兵在哪儿？她昏倒在地。

“伊娜！”

谁在喊？大厅里的修女一齐回头看见圣殿门口。

是那个强壮的罗啸强和精神抖擞的唐荷。

“唐荷，你为何跟男妖在一起？”嬷嬷问道。

“男人，不是妖孽，他们是值得我们爱的朋友！”唐荷从容地向修女们中间走去。突然，机器人迪迪和杰杰闯过来，把唐荷一把扭住。

“嬷嬷，你弄错了，男人不是妖孽！”唐荷喊道。

“放开她，否则我要开枪了！”罗啸强举起了激光枪。

“把枪放下，否则我们就把她撕成两半。”迪迪恫吓说。

两军对峙，箭在弦上。大颗的冷汗从罗啸强的额角落下来。他犹豫片刻，只得把枪扔在地上，被杰杰拾去。

这时，安安博士推着担架车款款走来——车上静静地躺着丹扬。顿时，圣殿大乱。

安安对罗啸强说：“我没有骗你吧。按程序，在H星人死的人，要送到圣殿，请嬷嬷为他做祈祷，愿他的灵魂飞向崇高的理性世界。”

嬷嬷连连喝令道：“安安，快把死人弄走！”

这时，罗啸强雷霆万钧之声在圣殿震响：“伊娜！你看，你快看，谁来了？”

伊娜抬起沉重的头。她看见了丹扬，看见了曾照彻她心灵每个角落的纯洁的太阳。

是丹扬？她无力站起，也无力走过去，任热泪滚滚落下来，强大的L粒子流还控制着她。嬷嬷冷笑着盯着罗啸强，似在说：“瞧瞧黑蔷薇的威力吧！”

“云朵贮满了月华，

小溪涨满了春水……”

罗啸强的男中音响起来了。这比一千支激光枪更有力量歌声在圣殿回荡，每根巨柱，每支烛光，每幅苇幔，每个修女都应和着这首歌，连迪迪和杰杰也放了唐荷，唱起来。歌声，使整个修道院战抖。

啊，青春无悔，等待着爱的那一声轻雷……

“不准唱！”嬷嬷的吼声被歌声淹没。

一时间，伊娜体内的感情大军得到了辉煌的补充，她突然站起，向丹扬的遗体扑去。这时，一道闪电把圣殿照得雪亮，劈啪一声，黑蔷薇的花瓣崩坏了，裂成碎片。

十八

嬷嬷站在圣殿大厅当中，孤身一人。

蜡烛已经燃尽了，余辉袅袅，光线正在暗淡。陪伴嬷嬷的声响，除了钟声，还是钟声。

嬷嬷走过喷水池，踏进关过男妖的小楼。小楼寂寂，躺过丹扬的床铺此时空空如也。

嬷嬷走近床栏，眼光聚焦于枕巾上的一点。她看见一根漆黑而晶亮的头发，那是小男人身上的遗物。早晨，它还是一个少年生命的外延部分，它会生长。而今，它落寞地卧在了无生气的床上。它死了，随它主人的生命一起步入永恒。

嬷嬷伸出枯瘦的手指，颤颤巍巍地捡起它，用混浊的褐黄眼珠，久久地把它盯入记忆。

“……还谢谢、派你们来的、嬷嬷……”

是丹扬临死前最后一句话，遥遥的，从冥冥中飘来。

嬷嬷走进教堂，走进自己神秘的小屋。

嬷嬷打开衣柜，拿出一个红漆小木匣。

她听见了男人凄长的惨嚎，眼里，清晰地飘过百年以前那场铭心刻骨的苦恋。

施若秋弄不清伊娜、唐荷和那一帮修女要干什么。她站在教堂的钟楼上大声呼喊她们，要她们返回教堂，但修女们一个个神情庄重，不屑一顾。

权威掉地，秩序不在了。施若秋愤怒地想。都是那个小妖男之死带来的！

她看见她们从装备室出来，穿上清一色的太空服，她们每人腰上系着三米长的白绸，飘逸逸，不知要作何打算。

她还看见那个英俊伟岸的大男人罗啸强，他身挎一支高能激光枪，与伊娜、唐荷，还有该死的机器人安安，抬着一具晶莹剔透的水晶

棺。施若秋愿意承认丹扬躺在水晶棺里的姿态与其说是死人，不如说更象小憩的大孩子合适。

她的目光跟踪他们，看见几十人默无一言走进通道口的减压舱。施若秋站住了，想了想，明白了她们要干啥。她飞一般乘电梯降至地下5层的中心控制室，开启了面对太空的监视仪。

走出减压门，太空服蓬然胀起，使修女们个个轻盈如云朵。她们在罗啸强率领下成为太空人。

繁星满天。姑娘们的眼睛在头盔的钢化玻璃后闪烁，漂动着女性特有的柔情。她们感到了从未体验过的轻松，新奇，快乐。

哦，修道院外面的世界是如此辉煌！太空真是一座百花园！那遥远的仙女座星云如一蓬盛开的牡丹，而神奇伪蟹状星云如一簇龙爪菊。太阳象一枚成熟的金桔喜气洋洋地悬在百花园之中，一群小行星如一坡野花烂漫开放……太空真美，真迷人！

丹扬之死，换来修女们的新生！罗啸强又为她们洞开了通向另一个世界的大门。

一阵持续强烈的轰鸣，几十只小火箭同时腾空而起，红黄橙绿的烟爆刹时把宇宙一角照亮。几十个闪亮的太空人，几十条洁白的长绸飘飘，漆黑的宇宙背景中仙女群降，琼姑婆娑。他们飞升着，变幻着队形。长绸是肢体的外延，挥展成律动的百花。飞翔的队形不断变化，外周扩大，中间成空，上缘凹下弯成两个亲切的圆弧，下缘尖聚做成锥形的顶尖。当人链的每个环节都扣好以后，亘古无人的太空上出现了一个特大的心形图案，而那尊小小的水晶棺，就飘游在心的中间。

罗啸强携带的高能激光器发射了，一群小流星被击成五彩缤纷的礼花。沉寂亿万年的宇宙而今银河倾斜，金波漫溢。

忽然，罗啸强的耳机里传出女声唱的那首熟悉的情歌：《初恋的蔷薇》。

是伊娜在唱，唐荷在唱，整个宇宙在合唱这首深情的歌。

施若秋惊慌地到处寻找嬷嬷。

嬷嬷的小屋无声无息，一切都在沉睡。但

一只蜡烛亭亭地燃着，照亮着桌上敞开的木匣。

她看到了木匣边几页发黄的信笺，她心悸得厉害，觉得有一种危险正蹑手蹑脚地、又是不可阻挡地向她逼近。

她差点儿叫出声，信笺上放着一朵枯萎的黑色蔷薇花。

施若秋的目光开始研读黄旧信笺上的字迹。那是一封短信，称呼中没有人名，只有字母：

“M：

分手之际，容我说一声对不起。

你三年前赠我的诗，现在璧还，这是应你的一再要求。但它已在我的朋友中流传，有位作曲的男士十分欣赏，说要谱上音乐，让它添翼而传遍全世界。这是要请你谅解的地方。

祝福你

你的金勇”

施若秋的心狂跳起来，冷汗从额上滚滚而下。难道她的嬷嬷，坚定的纯理性教宗师也有浪漫的情史，并还把这些淫邪的信物，保存了近一个世纪！

她的大厦下发生了猛烈地震，脑子里象三千架宇宙飞船一起轰鸣，思维的机器被炸得粉碎。她晃了晃，稳住身体。她在精神虚脱之前，看见了同样发黄的、被退回的纸页上的诗。

好一手娟秀的行书小字，嬷嬷年轻时的笔迹。

好一首妖诗：《初恋的蔷薇》！

天啦！原来在地球上以上百种语言传唱着的这妖诗的作者，竟是孟玛丽院长嬷嬷！

施若秋顺着桌子，急遽地栽倒在地。

歌声缠绵里，水晶棺从罗啸强和姑娘们手中渐渐释放，沿着推送的惯性，向无际的苍穹滑去。

新的小天体，它将在亿万斯年中围绕太阳转动，而太阳绕银河系转动，银河系统绕宇宙中心转动，宇宙中心是丹扬这颗小行星！

伊娜隔着头盔面罩凝视着罗啸强，“他走了，很孤单……”

“可有了你们的爱，”罗啸强说，“连宇宙也会很充实。”

话未完，一声巨响突然传出，扰得每个人的耳机“吱噻”乱叫。众人一起回头，只见修道院左侧的飞行器发射口，一股强劲的压缩气体将一个物体射出。

“水晶棺!!”有人惊呼。

那又是一副晶莹无瑕的水晶棺。里面躺着黑蔷薇修道院创始人孟玛丽院长嬷嬷。

修女们看着水晶棺里的院长，她是那样平静，那样慈祥。先前的纷扰寂灭了，人在最后一刻还原为人。

全体修女目瞪口呆，没人能说出一句话。

一颗泪珠涌出罗啸强眼角，他看着嬷嬷的水晶棺追随远方丹扬的遗体而去，最先明白嬷嬷此举的心思。

“啊!!”罗啸强狂叫着，举起激光枪一阵猛烈扫射。又一群漂石凌空炸成奇花。

“看啦，”罗啸强喃喃遥指远方的小行星，“嬷嬷要补偿她的罪孽，她怕丹扬寂寞，她终究

是一个善良的老外婆……”

遥遥远去的，闪光的小行星，并行不悖的小行星呵!

尾 声

半年后，地球上的“长城号”飞船君临木星与火星之间的小行星带，因为空气渗漏而需要紧急抢修。乘员们刚刚登上H星，便听到优美的抒情歌曲《初恋的蔷薇》。在原来挂着修道院牌子的石柱上，赫然嵌着金属铭牌，上面镌刻着：

孟玛丽太空急救中心

一个声音亲切地说：“欢迎!”

图 程 国

四川省教育委员会 四川省科学技术协会 关于联合举办“川少杯”校园科幻征文的通知

根据邓小平同志“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战略思想，为开发中小学生智力，激发中小学生对科学学科学的热情，提高中小学生的写作能力，我们决定联合举办“川少杯”校园科幻征文，具体办法如下：

1. **征文对象：**凡在校高、初中和小学这几年级学生，有科幻故事和小说创作稿件者，均可参加。参加请注明姓名、性别、年龄，所在学校校名校址，班级。如作品经指导教师指点，请注明指导教师姓名。

2. **征稿时间：**1991年1月1日-12月31日，截止日期以邮戳为准。

3. **来稿：**中学生来稿请寄《科幻世界》编辑部。小学生来稿请寄《红领巾》(成都市盐道街3号，邮编610016)。可以个别投稿，也可以由学校组织集体投稿。请自留底稿，贴足邮票，稿件一律不退。

对稿件的具体要求，详见《科幻世界》1991年1、2期。(见本期40页)

4. **评奖奖励办法：**由四川省教委，四川省科协和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各委派1名负责同志和科幻作家、编辑共同组成评奖委员会，下设评委会办公室，处理稿件和日

常事务。办公地点：四川省成都市人民南路4段11号《科幻世界》编辑部。(邮编610041，电话5517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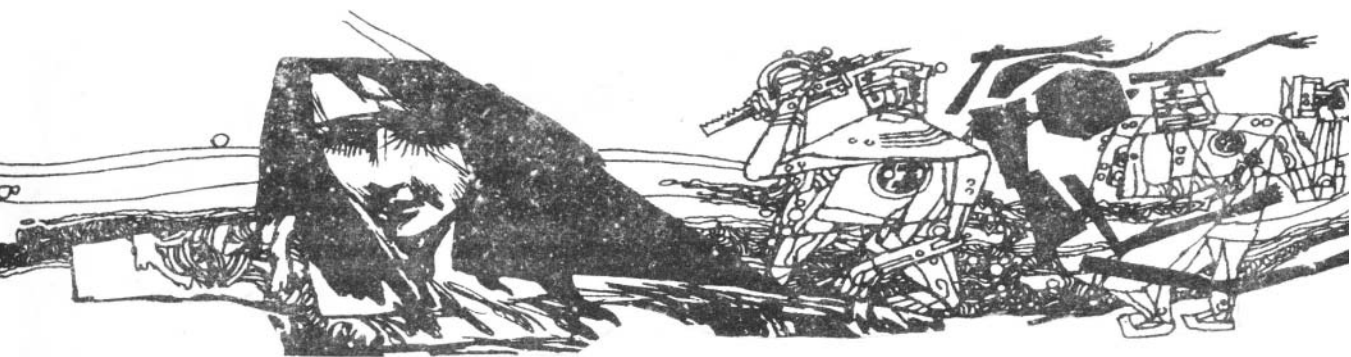
择优选稿，在《科幻世界》杂志或《红领巾》“川少杯”校园科幻征文栏目内发表。从来稿中选出一、二、三等奖共15—20篇，鼓励奖20篇，并给指导教师和好稿集中的学校颁发“指导教师奖”和“组织奖”，根据质量汇集出版《校园科幻作品精选》(暂名)，由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鉴于1991年5月将在成都举行世界科幻年会，经与筹委会协商，将在1991年4月15日以前的来稿中，选1—2名好稿作者，作为特别奖获得者出席世界科幻年会。

5. 评奖结果将于1992年3月公布，并在成都举行颁奖大会。

6. 此项活动由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赞助。

四川省教育委员会
四川省科学技术协会
1990年12月26日



科幻小说

永恒的蓉小姐

李一然

蓉小姐从席梦思上一觉醒来，睡眼惺松，一付慵懒倦怠的模样。她长长地伸了个懒腰，突然觉得左臂有些麻木，似乎经络不通。她揉了揉，还是不济事，于是从枕头下摸出遥控传话器，按了按标有“R4”的按钮。

“则”接到信号，掀开门，轻轻走进蓉小姐的闺房。“去把金博士请来。”蓉小姐娇滴滴地下达指令。“R4”声控装置上的接收信号灯闪烁了一下绿光，接着便立正、向后转，出了房门。

蓉小姐娇生惯养，生下地就被宠坏了。

她穿衣、吃饭、洗漱……一切均由机器人仆人侍候，只要蓉小姐动一动小指头，一切就都顺遂心愿了。

金博士立刻赶来了，小心翼翼地替蓉小姐仔细作了诊断，委婉地劝慰说：“麻木是肢体丧失功能的信号，是长期不活动的结果，唯一的办法是辞掉所有的机器人保姆……”

“天啦，在这个电脑时代，没有机器人服侍我，那我可怎么活呀！”蓉小姐伤心地叫道，眼角上挂着一颗泪珠，晶莹闪光。

“那怎么办呢？我等待你的指令。”金博士忐忑不安地嗫嚅着。

“干脆把左手换成机械手臂，不就得了吗！”

金博士不忍心看见蓉小姐掉泪，更不敢违抗她的指令，只得作了手术。麻木消失了，蓉小姐好不快活，连声向金博士道谢。

“不用谢，这是我的职责。”原来，金博士也是机器人。

好景不长，过了几天，蓉小姐又感到全身麻木，病情可比上一次严重多了！她又不肯下床活动，只得又召唤金博士，执意要求

拆换肢体。金博士无奈，只得一次又一次地作手术，将蓉小姐的四肢和躯干，统统换成机械装置。蓉小姐感到周身通泰，惬意极了！

可是，麻烦事儿又来了！蓉小姐由于无所事事，便每每对镜梳妆，顾影自怜，陶醉于自己姣美的脸蛋，突然，她惊异地发现自己的眼角有那么一丝若隐若现的鱼尾纹，这一下非同小可，她心急火燎地又召来了金博士。

金博士耐心听完蓉小姐的叙述后，苦口婆心地解释：“青春永驻是不可能的，因为新陈代谢是不可抗拒的规律，不仅仅是人，包括所有的物质甚至地球，都要经历产生到消亡这一过程。”

“不！我一定要永葆青春，达到永恒！”蓉小姐愤怒地叫喊起来，

金博士无可奈何地叹口气，只得和机器人医生共同会诊。医生们讨论了一整天，大家各执己见，莫衷一是。

蓉小姐可不耐烦了。她破天荒地下了床，气势汹汹地闯进了会诊室。厉声斥责医生们：“人创造了你们，你们胆敢不执行我的指令！”

医生们屈服了。在金博士的主持下，成功地进行了换脑手术。蓉小姐笑逐颜开，因为她红颜长驻，永不衰老。她终于达到了永恒。

每当夜深人静，人们走过医院存放人体器官的贮藏室时，总会依稀听到一声声细微的呼唤，有如一缕断断续续的游丝：

“我真的永恒了吗？”

——这是不是蓉小姐大脑的最后思维？

图 龙玉书



科幻小说

蒂罗克斯星的女儿

[美] 阿瑟·托夫特 著

杨 汝 钧 译

多尔抬头凝视着深蓝色天空中的一个奇怪的飞行体。它似乎显得很小时，也很遥远。然而，随着她观看时间的延续，那个飞行体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清晰了。她在以往从未见到天空中出现过什么物体。在蒂罗克斯星球的上空，压根儿不存在任何飞行的生命体。

她那爪子般的双手勒了一下套着思罗尔的皮质缰绳。思罗尔是一头极为漂亮的六足兽，从它的独角一直至六英尺长的尾巴，身长足有二十英尺。它昂首挺胸，疾步如飞，它是十四岁的多尔今后数年里的私人坐骑。

多尔目不转睛地盯着那个长驱直入地向着她冲刺而来的飞行体。多尔深知，不论它究竟是什么物体，它绝不可能来自于蒂罗克斯星球。

多尔掉头向自己的村子疾驰而去。想把发现的异常情况告诉人们。但是，还未等到思罗尔迈出十来步，那个飞行体已经径直地降落在多尔意欲返回的那条小道上。在飞行体着落的刹那间，多尔看到它的底下喷着火焰。

六足兽思罗尔由于见到火焰而受惊了。它猛地窜到路旁，昂起前蹄，惊跳了起来，其高度竟达四十英尺。坐在兽背上的小骑手被摔倒在草地上，顿时失去了知觉。

二

多尔的三只眼睛睁开之际，只觉得面前一片迷糊，已经很难把焦距集中在一起。她似乎看到，一个个子高高，皮肤呈浅白色的生物体靠近她站着。她感到几只粗而短的手指正在探摸着她的伤口。很显然，那是一种具有思维的动物。

多尔坐了起来。那个生物体比起她村上的任何人都高上一英尺光景。他穿着紧身的、上下相连的服装。这种服装是用发光的金属物制成。但是，尤为使多尔感到惊异万分的则是那个生物体只有两只眼睛和两排长得紧密的、极为可怕的牙齿。只要他微露笑意，多尔就能见到这些奇怪的牙齿。

多尔意识到，那种笑容是为了安慰她，让她放心。可是，多尔并未因此而消除疑虑。她害怕极了。

她尽力想站起身子，可是，疼痛使她未能如愿。她的一个踝关节扭伤了。她刚走一步，重又跌倒在地上。

那个高个子的生物体弯下了腰，把她扶了起来，并搀着她上了一道短梯，进入了太空飞船。她被安排进了一个睡舱之中，并用皮带束紧了身体。接着，她感觉到臂上一阵刀刺般的剧痛。

她在数小时以后醒来之际，看到那位高个子的陌生生物体正在俯视着她，脸上再次显现出了微笑。

多尔觉察到，那艘太空飞船已经飞离了蒂罗克斯星球。她被允许从睡舱中出来，试着走动了几步。她那受伤的足踝已经包扎了绷带，这样，她就能站立行走了。

在太空船中有四个这样的生物体。每个生物体都长有两只眼睛和两排看来极为骇人的牙齿。不过，他们都显得非常友好。他们想方设法跟她谈话，可她什么也不懂。她餐毕以后，被带进了控制舱。在里面的一个巨大屏幕上，出

现了一个绿色的天体。那个天体正是她自己的星球。此时，它距离太空船已有数千英里之遥。

“蒂罗克斯!”多尔高声地叫了起来。那是她说出的第一句使那些生物体听得懂的话语。

随后，多尔躺在自己的睡舱里面，思忖着她所面临的可怕情景。她将会发生什么事呢?长有两只眼睛的生物体究竟是谁?他们来自于何处?她的父母亲发现她失踪了，又会如何想呢?

她要尽量做到遇事不惊，泰然自若。她深知，她现在唯一的办法是保持警觉，随机应变。她应该尽一切可能熟悉太空船，并了解飞船中的所有成员。她得等待时机。或许，她会找到机会的。她绝不能失去信心和勇气。

翌日，飞船上的成员开始为多尔上起了语言课。她从而得知，他们称他们自己为人类;他们来自于一个小的太阳系的第三颗行星，那颗行星名叫地球;那位飞船船长的名字叫卡霍恩。

随着时间的推移，数个星期过去了，数月过去了。多尔已经学会了流利地用地球上的语言进行讲述。飞船船长卡霍恩颇想学习蒂罗克斯星球人的语言，可是，多尔竭尽全力装成是个蹩脚的教师。因为，如果她能有出逃的机会，她在事先学会地球人的一切东西就颇显重要，而地球人则极少了解她的情况。

多尔在很多方面要比飞船上的四个人更为聪明伶俐，机智敏锐。她观看着他们的工作流程，研究着飞船的操纵技术，一直到熟谙精通为止。她对于飞船上的人和他们的星球保持不间断联系的远程通讯网络系统尤感兴趣。这一联系网络同蒂罗克斯星球人已经使用了几个世纪的通讯系统在操纵上颇为相似。多尔寄希望于利用它同蒂罗克斯星球联系，如果她一俟有机会单独进行操纵的话。

多尔给飞船上的人们讲述着蒂罗克斯星球上锦绣如画的美好山河和旖旎秀丽的自然景色;讲述着湛蓝洁净的明朗天空和起伏伸展的青翠山岗;讲述着清澈碧透的潺潺流水和潜游嬉戏的众多鱼类;讲述着绵延万里的高山峻岭和取之不尽的矿藏资源。蒂罗克斯星球上人口的出生率和死亡率相等，故而那里的人口数字从未有过改变。人们居住在各个村庄，村庄

间的空距很大，相互间从未发生过抵触或冲突。

多尔也向他们提出了自己的问题，诸如：地球是什么样的？他们为何要把她挟持走？他们打算如何处置她？她能回家吗？

在数月来的共处期间，卡霍恩船长越发喜欢上多尔了。他迅即作了回答：“我们得到了报告，说在你们的那个太阳系中，有一颗居住着人类的行星。我们的使命是实地探明这颗行星。如果有可能，我们将带回一位你们星球上的居住者，将其带到我们地球上的最高当局那儿。”

“那么，你们干吗要选择我呢？”多尔问道。

“我想，这不过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有而已。你当时从你的坐骑上掉了下来，并且……”

“以后我将怎么办呢？”

飞船船长卡霍恩轻拍着多尔的肩膀说道：

“我们对你能如此快速地学会我们的语言尤为惊讶。按地球人的智力水平衡量，你是很有天赋的。我现在可以把一切都告诉你——只要你和你们星球上的人们能拯救我们……”

“地球这颗行星究竟是什么样的呢？”

飞船船长卡霍恩耸了一下肩膀说道：“地球上什么都有一些。它有广阔无际的大海和一望无边的沙漠；它有高山和峡谷，还有一些森林；它的两极终年覆盖着冰雪；它的赤道附近长着一些野生丛林。但是，在地球上的绝大部分地区，大城市星罗棋布，栉比鳞次。”

“地球上的人类幸福吗？”

“一些人是幸福的，但很多人并不幸福。”

“为什么不幸福呢？”

“其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有些国家非常贫困；有些国家的人口太多了，不能得到足够的食粮；有些国家长期处在战争之中。”

“战争？战争是什么东西？”

“战争嘛，就是说，人们相互不能友好地共处。每年有成百上千的人们死于战祸。不过，你不用为自己担心。我们带你去的地方是和平的地区……”

“那是什么地方？”

“多尔，我已经同总部取得了联系。我们需要花上几天用计算机把你讲述的关于蒂罗克斯星球的情况进行分析整理。以后，你可以住

在我家。我们给你腾出一个不受外界干扰的住处。我们将为你提供机会，让你看看我们的生活方式。我有一个儿子，同你一样的年岁。我还有一个女儿，比你年幼一岁。你会喜欢上他们的。”

多尔掉过头说道：“可是，他们会喜欢上我吗？他们会喜欢长着三只眼睛的人吗？他们会喜欢我那蓝色的皮肤吗？我没有象你们那样的牙齿，也没有象你们那样的手指。我的头部比你们大，我的身体却比你们小。”

“你的担心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不过，我们绝不会因此而不喜欢你的。”

“你能帮我一个忙吗？”

“只要我能办到话……”

“我能否把我现在的去处告诉我的父母亲呢？”

卡霍恩船长惊讶地看着她问道：“你将如何去做到这一点呢？”

“我已经研究了你们的远程通讯系统，如果你按照我写下来的制控程序进行操作的话……”

飞船船长卡霍恩接过了多尔手中的一张小小纸条，带着一种油然而生的敬意向多尔微笑着。

三

两天以后，飞船在一个具有高度安全防卫措施的火箭发射中心着陆了。卡霍恩船长紧紧拉住多尔，穿过着陆场地，向一辆等候着的出租车走去。过了三个小时，他们来到了郊区船长的宅邸。他的那幢五层楼的公寓是一个占地面积五平方英里的综合大楼的一部份。每幢公寓都有一个突出的颇具造型的阳台。阳台周围生长着蔓藤和蕨类的植物。这儿只有象船长这一类有身份的人物才能居住。

飞船船长卡霍恩一家以往曾接待过外星来的客，所以，他们对多尔的奇异容貌并不特别吃惊。船长的那个十三岁的女儿伦娜虽然有些激动，但那位长有三只眼睛的外星姑娘多尔对她来说仍然是适应的。

船长的那位个子高高的十四岁的儿子鲍勃，则毫不犹豫地走上前去，拉住了多尔那只

似爪子般的手。

“欢迎你来到地球，”鲍勃说道，“你将同伦娜居住在一室。今天有场足球赛，如果你想观看的话……”

多尔摇了摇头说道：“我不知道足球是什么东西。”

“来吧，我带你去观看。”

几分钟以后，多尔、伦娜和鲍勃坐到了一个立体电视装置的屏幕前面，观看着人们在整队，在相互冲撞，在传递、投掷和猛踢着一个圆形的皮球。这是多尔有生以来见到的一次最为凶猛、激烈的运动。

“这就是你们所称的战争吗？”她问道。

伦娜不由得笑了起来，“不，这只是一场比赛。”

“他们不会受伤吗？”

“当然会，”鲍勃说道，“而且经常会发生伤害事故。但是足球运动员是得到工资的。他们只得听任命运的安排了。”

“工资？”多尔问道，“你的意思是，他们得到的食物比其他人多？”

鲍勃惊异地看着她说道：“这说明你对工资的概念完全不理解。唉呀，真是！你得学习的东西实在太多了！”

四

计算机在分析整理有关多尔所在星球的资料时，飞船船长和他的全家继续执行着严格的命令。他们要让多尔心情愉快，使她受到保护并与外界隔绝。

次日早晨，多尔穿上了地球人的服装，在鲍勃的陪同下坐进了汽车。鲍勃驾驶着车子向城市开去。深色的车窗玻璃阻挡住了在街上匆忙赶路的行人的视线，使他们看不到这位从外层空间来访的非同一般的客人。

“你去年未曾来到地球，是很幸运的事，”鲍勃边驾驶着他的电动小轿车，边对多尔说道，“这儿的烟雾太可怕了。去年全年我们只有八次见到过太阳。现在的情况好多了，我们每月至少能见到三次太阳呢。”

“烟雾？那是什么东西？”

“你看看周围吧，多尔。你在外面见到的灰

蒙蒙的东西就是烟雾。它是一种由浓烟、雾气和各种各样的污染气体交杂在一起的混合物质。”

“烟雾是从什么地方产生的呢？”

“烟雾的产生极大部份来自于过去的燃气汽车，火力发电厂以及各种各样的燃煤工厂。现在，这些情况都已有了改变。但人们说，要使空气纯净，至少还得花上一百年。”

“为什么不做些切实可行的事情呢？”

“做啦。我们正在花上数十亿美元，用来净化空气。但是，这不是一朝一夕能解决得了的事情。”

“那么，你们的海洋、湖泊和河流又如何呢？”多尔惊讶地高声询问着。

鲍勃作了一个无可奈何的表情说道：“看来，我们只能把它们全部放弃啦。我们现在能做的，只能是净化我们的饮用水和洗澡水。”

“那么，你们从哪儿得到鱼呢？”

“我们早已没有鱼啦。我父亲曾跟我说过，他在孩提时期，我的祖父曾带着他钓过鱼。他当时确实钓到过一条。据我所知，今天地球上所有的鱼类只能在公共水族馆中见到啦。早在五十年以前，所有汪洋大海之中的鱼类就已荡然无存了。”

鲍勃把头转向多尔说道：“我说的话可不是闹着玩儿的，这就足可说明问题的严重性。在城市里，除了高楼大厦以外，已经没有什么可以观看的了。”

他指着前面说道：“再往前就是这条坡道的末端。我们离开这弯曲的坡道以后，就会见到城市了。”

多尔在城市里到处张望着。在街道的两旁全是一排排外形相似的、插入到天空的塔形大楼。它们的高层已经消失在烟雾之中。街道上的各种车辆来来往往，拥挤不堪，相互在撞击着。狭隘的人行道上几乎空无一人。

多尔终于说出了一句话：“我想回到你家中去。我害怕极了。”

“嗨，你对这些都会习惯的。”

当他们的汽车在车海之中蚁虫般地爬行之时，多尔说道：“我对此简直不可思议。你们为何不做一些切实的事情，消除这些现象呢？”

“我们正在尽力这样做。但是，正如我跟

你说过的那样，‘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哪。”

鲍勃把头转向多尔说道：“这就是你可以起作用的事情。”

“我?我对此能干些什么呢?”

鲍勃瞧了一眼他的同伴以后说道：“也许，我不该跟你谈论这些事情，多尔。不过，我在昨晚听到我父亲跟他的上司在谈话。他说，根据计算机显示出来的分析报告，蒂罗克斯星球是供地球人移民和安家的最为理想的去处，他还说，这样做将极为方便地使地球上过密的人口减少十亿。”

“你的意思是说，地球上的人们将去我所在的星球上，并强行居住下来?”

“哦，不过我确信，我们会为此付给你们代价的。”

“付给我们代价?怎么付?难道使我们蒂罗克斯星球上的空气和水受到污染?要不你们给我们什么呢?难道你们确信，我们会接受你们这儿的生活方式吗?”

“噢，这我就不得而知了。不过，我们的先进技术会使你们受益匪浅。”

多尔把脸转向了一边。她的心情极为沉重。

五

鲍勃和多尔回家后，卡霍恩船长热情地同他们打着招呼。

“多尔，我有好消息要给你说，”飞船船长说道，“你提出的在通讯系统中的那套制控程序是正确的。”

“这么说，你们同我的父亲联系上啦?”

“是的，我们同蒂罗克斯星球取得了联系。当我想到背着你的父母亲把你带到这儿时，心中感到极其内疚和不安。我现在非常高兴能有一次改过的机会。”

“我何时能跟我的父亲谈话呢?”

“待一切准备就绪，即可进行。你们的谈话将通过洲际电视摄象中心通讯网络传递。全世界的人都能通过屏幕见到你并听到你同令尊讲话的声音。到时你将名声大震，多尔。”

“不过，我要用蒂罗克斯语言交谈的呀。”

“在你同令尊交谈以后，你可以用地球语

言把你们交谈的内容翻译出来。负责电视摄象的人员将在我家的一个房间中安装起传送设备。你就在伦娜的房间中同你父亲进行星际交谈，好吗?那儿是唯一最安静的地方。”

多尔进屋时，伦娜正躺在床上阅读着什么。两位姑娘若有所思地对视了一下。伦娜顷刻显得笑容满面。

“你不喜欢地球，对吗?”伦娜柔和地问道。她那蓝色的双眼清澈明亮，天真单纯，但饱含着聪明和理智。

多尔咧开嘴笑了一下。

“它同我所在的星球有所不同。”她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以后，作了回答。

“爸爸说蒂罗克斯星球是个美丽的地方。”

“确实如此。”多尔点头回答道。

伦娜轻摇着头对多尔说道：“你知不知道他们将要执行的计划呢，嗯?”

“今天上午，鲍勃已经告诉我啦。地球人意欲往蒂罗克斯星球移民。”

“你是否意识到其中的含义呢?”

“我能猜到。”

“你是不可能猜到的，”伦娜说道，“你还未曾完全洞察我们这个行星上的生活情况。今天，地球上数十亿的人们将要听你们的谈话。在你们交谈的同时，他们将会展望着蒂罗克斯星球——它那绿色的田野，清澈的溪流，纯净的空气。对他们来说，这是地球上一度曾存在过，但已经永不复返的景象。这是他们的梦境……可现在，你们的星球将使他们的梦境在顷刻之间变成为真实。”

那位地球姑娘坐在了床沿上，埋头用双手掩住了脸部。

“我喜欢你，多尔。这儿没有什么东西比起我离开地球，飞赴蒂罗克斯星球更感高兴的了。但是，这样做太残酷了!”

“你说的什么，残酷?”

伦娜抬起头看着她说：“在地球上，我们注定要毁灭的。我们深知这一点。我们不但污染了空气和水，我们同样也污染了我们的头脑和个性。数以亿计的人们群集在一起，生活已经成了争取生存的狂野的竞争。它就象疾病，瘟疫一样。那些就是我们地球人将要带往蒂罗克斯星球的东西。你是无法逆转这一进程的。”

“你是否建议我来试一下呢？”

伦娜摇着头说道：“我父亲就职的公司已经花去了数十亿美元，旨在对蒂罗克斯星球进行探索性的考察。它是他们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为合适的星球。他们甚至已经开始发售

去蒂罗克斯星球的单程飞船票了。我还得附加说上一句，公司作为对我父亲的一种奖赏，我们卡霍恩全家已被安排在早期飞离地球的时间表上。这当然没有你离开得快。”

“我？我将会被送回蒂罗克斯星球吗？”多尔迫不及待地高声叫了起来。

“是的，我年轻的朋友，”卡霍恩船长站在敞开着门口说道，“我说服了我的公司，提出在今后的第一次星际飞行中把你带回蒂罗克斯星球，这种做法是一种最为理想的‘通行证’。太空飞船将在下个星期启航，它还将载上一些有名望的生物学家，化学家，地质学家，通讯系统专家，当然还包括军事专家在内。他们的使命就是研究分析蒂罗克斯星球上生命的各种现象并为移民作好各种准备。你即将再次见到你的父母亲，我们也能因此而确保受到良好的接待，你到时将作为我们的译员而获得报酬。”

他停顿了一下，脸上显现出了紧迫的神情说道：“喔，多尔，负责电视摄象的人们正在等着你呢。全世界的人正打算收看和收听你的谈话呢。我知道，你非常迫切地想跟你的父亲交谈，好让你父亲放心，你正生活在朋友们中间，你在这儿一切都很如意。以后，当我们的飞行计划尽善尽美之时，我们可以告诉他，你将于何时飞返家乡。”

在伦娜的房间里，多尔在强烈灯光的照射之下，三只眼睛几乎无法睁开。她坐在了房间



的中心，旁边站着一些技术专家。一些电视摄象机的镜头都已对准了她。在房间里的一边，多尔见到了伦娜、鲍勃和他们的母亲。

“当你一旦听到你父亲的声音以后，你就可以跟他交谈了。”卡霍恩船长告诉多尔。

多尔默不作声地等候了一刻，盼着能听到父亲的声音。当天外另一星球上的声音传了过来，信号进一步增强以后，多尔父亲的讲话声显得如此地清晰响亮，宛如父亲在同一个房间里正在跟女儿促膝谈话。此时此情，多尔简直难以抑制住由于心情的宽慰而发出的叹息声。

接着，多尔开始讲话了。她的声音低沉缓慢，用的当然是那种优美悦耳，抑扬顿挫的蒂罗克斯语言。

“爸爸，”多尔说道，“我现在处于一个名叫地球的行星的控制之下。

“这个星球的人类已经陷于绝望的境地。我对他们深表同情。这儿有数以百亿计的人口。地球上所有的一切都已经受到了污染。他们正在寻找着其他的星球，用来移民，藉以减轻这种人口猛增的可怕压力。

“是的，爸爸，他们打算把很多很多人转移到蒂罗克斯星球上去，据说至少有十亿人。但是，正因为我对你的爱以及你对我的爱，请你务必不让他们任何飞船着陆。

“他们于下星期将发射一艘飞船。船上载有他们星球第一流的许多科学家。你务必阻止他们着陆。我们还有三百多个蒂罗克斯日，完全可以用来作好防卫。我曾经听说过，我们蒂罗克斯星球人已经考虑到了外星人入侵的危险性，故而早在一个世纪以前就研究成了激光粉碎机械和催眠防护的盾状装置。利用这三百多天的时间使粉碎机械和盾状装置发挥效力吧。

“不，爸爸，地球人并不邪恶。他们很象那种染上了瘟疫的人们。他们恐惧万分。同我相处的那些地球人对我非常友善和亲切。我多么希望我们能帮助他们啊。但是，就象杜绝瘟疫的传播一样，这是一种最起码的常识。如果他们不能在蒂罗克斯星球着陆，他们将被迫去寻觅其他未受污染的、适合居住环境的星球。蒂

罗克斯星球一定得拯救！

“没关系，爸爸，他们不理解我给你讲述的内容。我懂得他们的语言，但他们并不懂得我们的语言。

“告诉妈妈和我的所有的朋友们，他们待我非常好。我承认，我很害怕。我也许得说，我恐惧极了……我非常恐惧地球人将会带给蒂罗克斯星球的东西。不要让他们的飞船着陆，爸爸。”

多尔的三只眼睛中闪着泪花，抬头望着卡霍恩船长。

“你能告诉我们，你跟你父亲谈了些什么吗？”船长问道。

多尔点了点头说道：“我告诉他，这儿的生活情况同蒂罗克斯星球上的生活情况迥然相异；我告诉他，我一切都很好，我受到了良好的接待。”

“你有否告诉你父亲，你将搭乘我们的第一艘太空飞船返回蒂罗克斯星球呢？我迫切地希望，他们能热忱地欢迎我们。”

多尔把脸转向了卡霍恩船长，带着一种含蓄的微笑答道：“不，我没有谈及将来你们的第一艘太空飞船着陆的事，可我确实告诉了父亲，应该如何欢迎你们。”

图 华堤



川少杯校园科幻征文 的具体要求

川 少 杯

校园科幻征文

1. 期望有大胆的科学幻想，巧妙的构思，完整故事的科幻小说或故事，作品一般不超过5000字。

2. 提倡中国特色。请同学们不要写自己不熟悉的外国的人和事。

3. 请剪下“川少杯”征文题花，贴在信封上，作为征文标记。

征文办公室

奇遇

新疆石河子 143 团中学高三(47)班 冯树华

我对伊斯先生从来就没有好感，他是我的班主任兼史地老师，三年前来到卡普特克城镇的。他干什么都是那么循规蹈矩，有条不紊。他上课时不许我们发任何声响，即使提个问题也不许，上他的课就象在教堂听神父念忏悔经。此时他正用呆板得近似机械的声音讲道：

“记住，人类在地球上的出现时间是二三百百万年前……”我竭力强迫自己去听课，因为我是个爱“胡思乱想”的人，精力很容易分散。而且，我恰恰对历史、地理的疑问很多，常常提出一些被伊斯先生嗤之为“奇谈怪论”从而不屑回答的问题，惹得他烦透了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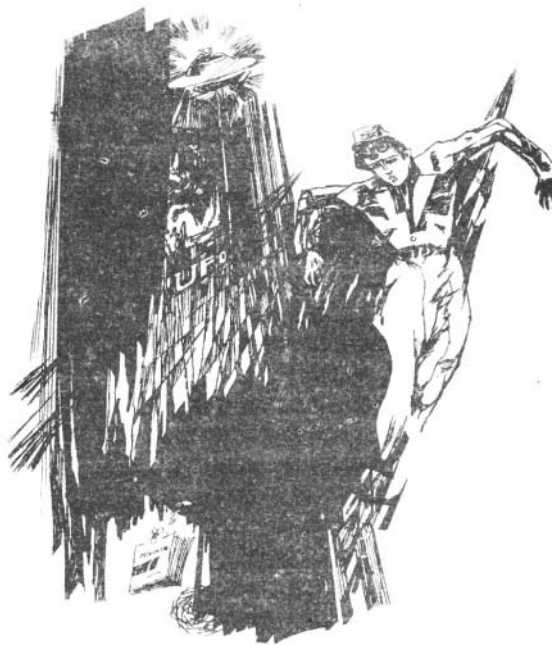
“……经过几百万年的缓慢发展，公元前四千年才出现了奴隶制城市……”我猛然听不见什么了，脑子里只跳跃着两个数字：二三百百万年、四千……我以前怎么没注意到？我的脑袋发晕了，忽然，我抑制不住发出一道惊叫：“不可能！”

教室里一下静下来，同学们的目光都向我射来，伊斯先生正冷冷地盯着我。我意识到自己做了件不礼貌的事，忙站起来解释道：“先生，我不是故意的！”我没忘记上次伊斯先生给我扣的大帽子——捣蛋鬼。

“这么说，你又进入梦游状态。”伊斯先生的话音拖得长长的，同学们哈哈大笑起来。我被激怒了，直视着他那隐藏在镜片后的小眼睛：“先生，我在想您的讲课内容。在三百万年前就出现了人，而直到公元前四千年才出现奴隶制国家，您不觉得这中间相隔太久吗？”我惊讶地发现伊斯先生的脸一下变白了。

放学了。我背着书包匆匆地走在卡特尔克大街上，继续想着今天的问题。

“喂，幻想家，你是不是真患有



梦游症啊？”“真好笑，外星人，哈哈……”有几个学生朝我大喊大叫，这是班上的几个调皮鬼。我不想理睬他们，依旧走自己的路。可是，他们竟象苍蝇一样围着我又叫又嚷，还动手碰我。“大傻瓜，快说话呀！”“他屈服了，这个原始人……”我忍无可忍，照着一张最嚣张的脸狠揍了一拳。于是，我们打起来了。我很快被他们按在地上，拳头雨点般落在我身上，我拚命挣扎。

“喂，孩子们，不要打架！”有个大人走过来。那几个调皮鬼跑了。他将我扶起来，我的鼻口都出了血，衣服也被扯破了，书甩了满地。我擦了擦脸上的血，收拾好了书包。

“孩子，我送你回家好吗？”这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拄着一根拐杖，衣着整洁，正用熠熠发亮的眼睛看着我，脸上充满慈爱之情。不知为什么，他使我一下想起了爱因斯坦先生，我顿时肃然起敬。他把我引到了旁边的一辆小轿车里。然后拿出一个救护包，用很熟练的动作给我上药、止血、包扎，我一声不响地看着他。

一切弄停当后，他笑着说：“好了。孩子，你该告诉我，你的家在哪儿了。”我把地址告诉了他。他对司机说道：“卡基尔，梅特街 18 号，开车吧。”他的司机——一个面目严峻的中年人应了一声，车开动了。

“你叫什么名字啊？”他问道。我已完全信任这位老人，还有什么可顾虑的呢？我愉快地答道：“杰克·克洛德，卡特中学的一名学生，父母都是洛非尔公司的职员，家里只有我一个孩子。”老人拍拍我的头：“那几个孩子为什么和你打架呢？”他们给我起了许多乱七八糟的绰号，什么‘幻想家’‘外星人’‘梦游者’，我就和他们打起来了。”“哦，哦，真有意思。”老人抖动着大胡子笑起来：“他们为什么这样做呢？”我们的老师伊斯先生纵容的，他总爱嘲弄我。”于是，我把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他。他非常

校

园

科

幻

认真地听着，脸上的神色越来越专注。这使我很高兴，因为我还从未有过这么好的听众，别的人包括爸爸妈妈在内都嘲笑我，骂我胡思乱想。

“……我猜想，是不是这漫长的中间另有几代地球人，由于某种原因灭绝了，我们这一代出现的时间并不是几百万年前。正象爱因斯坦所说的第四次世界大战将用石头打仗一样的道理，人又重新创生了……”“噢，噢……我的孩子！”老人忽然托着头呻吟起来。我大吃一惊：“先生，你病了吗？”卡基尔已把车停了下来，转过身急切地叫道：“博士先生，出了什么事？”老人勉强摇摇头：“没什么。”他转过脸用古怪的眼光看了我好一会，最后抚着我的头说：“不必担心，我的孩子，你不介意从这儿下车吧？”我摇摇头：“您多保重，再见。”我恋恋不舍地下了车，老人向我招招手，车很快消失在街道拐角处。

第二天，我起床很晚，为了不迟到，我跑起来。一辆车忽然停在我近旁。“喂，克洛德，上学要迟到了吗？快上车吧！”正是那位老人。“先生，是您，早上好！”我高兴极了，忙跳上车。

“噢，我可爱的孩子，我每天都来接你，愿意吗？”当然愿意。和您在一起快活极了。”那么，以后你有了问题就不要再问你们的伊斯先生了，我会比他解答得更适合你的心意。”那太好了！”

临下车了，我忽然想起个问题：“先生，我还不知道怎样向我的父母介绍您呢。”“噢，我倒忘了！”他递给我一张名片：“下午见，孩子。”名片上写着“DNT 研究所博士宇卡·博龙。”一个非常陌生的名字。

从此，宇卡博士每天都接送我，替我补习功课。我的成绩上进步快，很快跻身于班上前三名的优秀行列，而且我也再没问过什么“稀奇古怪”的问题，伊斯先生对此似乎很高兴，他说我是一个前途无量的学生。

春天不知不觉来到了卡普特克城镇。学校照例要去离城镇十余里的山岭中春游。这一天，我兴致很高，八点钟我们已在校门口排好队准备出发了。只是伊斯先生似乎有什么事，脸色很阴沉。我看着那碧净如洗飘着几朵白云的天空，心儿早飞向了那绿草茵茵的山野。

“走向广阔的原野，走进大山的怀抱，采几朵点缀在绿毯上的花儿，喝几口欢快流动的山溪水，我们走向了大自然。……”我唱起了自编的歌儿。我觉得似乎有人在盯我，猛然回头，看见了一道阴沉沉的目光，那人正是伊斯先生。

我们很快来到了山岭里。我高兴地到处跑着采花儿，捉飞虫，不知不觉离开了大家。当我转过一个山角时，忽然看到了宇卡博士，他正站在一棵松树旁，那辆我熟悉的小汽车廖在那儿，卡基尔伸着头看什么。“先生！”我欢叫着奔过去。令我惊讶的是，他竟然正和伊斯先生在一起，似乎还正谈论着什么重要的事，看起来，他们一点也不陌生。看到我疑惑的目光，伊斯先生显得很不自在。

“哦，孩子，过来吧！”宇卡博士招呼我。“克洛德，这位

先生要求准许你离开班级，我答允了。你要好好跟着这位先生，不要乱跑，免得有危险。”伊斯先生非常严肃地说完，就匆匆离开了。临走时，意味深长地看了看我们，我对此很奇怪。

“太妙了，让我们痛快地玩吧！”我兴奋地叫着，把刚编好的花环挂在老人脖子上，刚转身要跑，老人一把抓住我：“嗯，克洛德，我们还是回去吧，我希望能和你一起去看书展，我专门来接你的。”“不能明天吗？”我一下失望了。“噢，你知道，明天就闭馆了。”老人凝视着我，使我不能拒绝。我闷闷不乐地上了车，汽车在蜿蜒盘旋的山间小道上奔驰，我贪婪地从车窗向外看着群山峻岭。

忽然，一个发着幽幽蓝光的碟状飞行物映入我的眼帘，那是一个飞碟！我屏住了呼吸。飞碟在对面山头缓缓飞行，位置正好是我采花的地方，似乎在搜索什么似的。我大叫起来：“先生，你看，飞碟！”老人一下扑过来，脸上满是惊恐的神色，瞪大眼睛盯着那不明飞行物。“停车，快停车！”我忙喊卡基尔。我想下去看 UFO，因为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

“不许胡闹！危险！知道吗？”老人忽然严厉起来，一下拉上了窗帘，把我紧紧搂在怀里。“开快点！”他急促地命令卡基尔。我又是吃惊又是委屈，睁大眼睛，看着那忽然象雕像一样冷酷、陌生的宇卡博士。可是，博士根本不看，他那样紧紧地抓住我，以至我动弹不得。

群山被甩在了身后，老人恢复了慈祥的神态。“孩子，那东西很危险，我不许你靠近它。我爱你，明白吗？”他很激动，似乎不知说什么好，我被感动了。“我再不惹您生气了。”我靠在老人怀里。

车停在镇里的一家旅馆前，老人把我带到了一间房里。“喏，这是我的家。”我四处打量，房间里没有任何能表明他身份的东西，但到处都极其整洁。“先生，你原来住在哪儿呢？”我好奇地问。“哦，那是个好大大大的金字塔状的蓝水晶城堡，美丽极了，还能看见美人鱼儿游呀游。”老人一本正经的样子。“哈哈，你在和我逗乐，先生，那是安徒生童话里的海底宫殿，你可骗不了我。”老人和我一齐大笑起来。

我们谈了一整天，也没去看什么书展。

当天，《卡普特克日报》就连篇累牍地报道了山岭中出现 UFO 的事件。学校里更是闹翻了天，每个人都在神色激动地谈论 UFO，只有我和伊斯先生象没事一样，我越来越感到，伊斯先生实实在在是个神秘的人。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十三岁的生日到了。这天，我独自到极乐公园去，这里一向少游人，今天也同样。我一口气跑到树林中的一块草坪上，打了几个滚，翻腾了一阵子，又采了两朵红色小花夹在书里。忽然，我听到一种“嗡嗡”声，一团幽蓝光球从树丛间慢慢飘过来。我猛然感受到了危险的到来，惊恐万分，跳起来拼命向外跑去。就在我跑出树林时，我感到一道光从背后击中了我，我一下瘫倒在地上。

当我醒来时，我正躺在一间摆满了仪器的蓝光莹莹的屋子里，字卡博士和卡基尔正忙着操纵一种怪模怪样的仪器。我全身疼得象火烧伤了似的，半点也动弹不得。

“先生……”我吃力地叫道。字卡博士忙凑在我脸边，大颗大颗的眼泪从他脸上滚落到我脸上。“我要死了，是吗？”“不，不，你一定会得救的。”“飞碟人为什么要杀我？”“我说不清。”“噢。没事，我不怕死。”我想笑一笑，可笑不出来，我的眼前越来越模糊了。忽然，我听到卡基尔惊喜的叫声：“伊斯先生赶到了。”伊斯先生？我似乎明白了什么，但即便便失去了知觉。

“克洛德，克洛德，你该醒醒了……”似乎是在天外飘荡的声音。我慢慢张开了眼。看到了忧虑重重的伊斯先生，另一侧站着显得很高兴的卡基尔和字卡博士。我全身乏力，动弹不得。卡基尔托起我，我喝了几口老人递过来的饮料，才感到活力填充了全身。

“我复活了。”我梦呓般说道。“是的，是的！”三个人都惊喜地说。我深深地吸了口气，想起了但丁的一句诗：“当你一觉醒来，一切都变了个样。”可是这不是梦，而是事实。

“我们现在在哪儿？”大西洋底。”我点点头：“我明白了。先生，你，卡基尔和伊斯先生实际都和那所谓的飞碟人是一伙的。于是，伊斯先生总是压制我，让同学们嘲笑我，于是，又出现了 UFO 专门杀我，是吗？只是，我不明白您为什么要那样对待我，又救活我？到底是怎么回事？先生，请您向我发誓，把一切告诉我，告诉我！”啊……孩子！”老人象我第一次遇到他时一样，托着头呻吟起来，他的脸色苍白得吓人，我难受得说不出话来。

“好吧，我把一切都告诉你。但是，你不许再告诉第二个人！”“我发誓！”“噢，那是个可怕的故事。”老人凝望着前方，语调缓慢沉重。

“我们是上一种地球人的幸存者，和你们完全不同。然而有那么一天，忽然，我们的人都消失了，就象被清洗了的地板，一切都不存在了。我们一些人侥幸躲过了这场毁灭性的天灾。之后，我们惊讶地看到了地球的形成，洪

水的出现，又出现了各种植物，还有你们这种有肉体的人种。那时你们是那样娇嫩，一次次灭绝又一次次神奇地再生，终于你们有能力生存繁衍下去，成了现在这种样子。

“我们决定和你们接触。并造出了 UFO——被我们的意志所操纵的可以一瞬间出现也可以一瞬间消失的东西。但是，到你们中间想专门研究你们心理的伊斯先生发现你有超常的悟性，也就是说你更象我们这种人，他采取了不妥当的方法想使你恢复常态，可是失败了。我们预感到你们也要觉醒了。经过长时间的争论，我们的意见分成了两派，一派主张杀害你，不让你的思想蔓延，但我所在一派认为应当发展你，使你更加完善，不管有什么样的结果，而且你是那样一个可爱的孩子。于是，你就有了这段神奇的经历。不过，现在，这里所有的人都不会再对你有敌意了。我们决定不干涉你们了。孩子，你明白了吧！”老人静静地看着我。

我感到一阵窒息，脑袋嗡嗡直叫，深深地陷入老人的话语所产生的威慑之中，多可怕的现实呀！“那么，孩子，走吧。伊斯和卡基尔已准备好了。我们将给你输入大量的知识和理论。”

他们把一种仪器套在我头上，把各种知识转成语言和图象再转换成电流通入我的大脑，又用一种特殊的方法使脑细胞感应电流的刺激，把这些信息接收贮存起来。几个小时后，我的脑袋已成了神奇的脑袋。我是个名副其实的天才。

我很快被送回了人间。我们乘坐的 UFO 静悄悄地落在一片密林中，我挨个向我的三个送行者告别。

字卡博士的脸色此时变得严峻了。“这是我给你准备的生日礼物。”他递给我一个精致的小飞碟模型。我紧紧地握住。我凝视着那位给了我多少爱的老人。

还有什么语言可以表达我对他的敬爱之情呢？飞碟缓缓地旋转起来，升到空中。

再见了，字卡博士！再见了，卡基尔和伊凡先生！

图 龙玉书

语

科幻小说在预测未来方面，具有极大的思想价值。我们的孩子应该多读阿瑟·克拉克、威廉·坦、罗伯特·海因莱恩、雷·布拉德里、罗伯特·谢克利等科幻小说家的作品。这不仅是因为这些作家描述了诸如火箭、飞船、时间机器等东西，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能激发年轻人的想象力，促使他们去探索政治、社会、心理学等学科领域里的种种问题；当他们长大成人后，他们将正好面临这些问题。科幻小说应该是我们了解未来的必读书籍。

——阿尔文·托夫勒

丝

没有哪一个科学家是通过看科幻小说来学习科学知识的，但科幻小说的确能开拓广阔的思维空间，因此，科幻小说必须从某种模式中解脱出来，充分发挥勇敢的幻想，这幻想或许不尽科学，却能激发创造力，引起发明创造。这就是科幻小说最主要的价值。

——杨振宁

中国应当提倡科学幻想小说，我认为，这是一个关系到未来，关系到出人才的问题。……科幻小说对小孩子的影响很大，能够培养他们对科学的兴趣。

——韩素音

豹人

刘梦熊

45 岁的罗伊·克里克是扎伊尔的一名好猎手，也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远征狩猎向导。他常常带领一些冒险家跋山涉水，深入到杳无人迹的原始丛林中狩猎。一次远征中，他在闷热的密林中奔波了大半天，喉咙发烧，鼻孔冒烟，干渴难熬。他东寻西找，终于发现了一个小水池。他正想喝个痛快，却看见池水混浊不清，池边的泥土上布满豹的足迹，表明豹刚刚在这里洗过澡。“不能喝！”罗伊·克里克告诫自己，站了起来。可是他实在干渴得难以忍耐了。他侥幸地想：自己在森林中闯了那么多年，不会有什么问题吧！于是，就壮起胆，一头扎进水池，“咕咚、咕咚”喝了个够。顿时痛快极了，浑身是劲。

然而，过了几天，罗伊·克里克就病倒了。开始浑身发冷，继之连续高烧，神志昏迷。他被匆匆送到金沙萨的一家医院，经过奋力抢救，终于转危为安。可是，令人惊异的是，他全身的皮肤出现了黄黑相间的斑纹，犬齿长得又粗又长，随之他开始嗥叫，性情暴躁好动，变成了一个半人半豹的“怪物”，人们称他为“豹人”。

著名的热带病专家埃迪艾那·弗里苏博士等经过诊断，认为患的是“豹热症”。这是非洲森林猫科动物罕见的疾病。人一旦患上这种病，必死无疑。而罗伊·克里克却意外地活了下来，真是不幸中之大幸，美中不足是他变得活象一只豹了。

美国新泽西州有一个叫做“音乐岩”的奇异地方，在半径数百公尺内没有一棵树，只是堆着数不清的岩石。乍一看去，平淡无奇，可是如果拿出指南针，就会发现它不会指出一定的方位，但最令人感兴趣的还是这些岩石会传出优美的音色。

不管是大岩石还是小岩石，只要敲它就能发出声音。用铁锤敲它，每块岩石都会发出不同的音阶，甚至在同一块岩石上依次敲击不同的部位，也能发出不同的音色，而且它的音色极为优美。有人曾用铁锤在这些岩石上

敲出《蓝色的多瑙河》和《圣母颂》等歌曲，传出象木琴般的音调，亲切动听。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有一对老年夫妇在此地居住了数十年，他们透露出一件惊人的事情：刚刚开始时，此地并无这么多的岩石，森林中仅有两、三块大岩石，可是每天都在增加，渐渐地，它们所占的空间越来越大，最后覆盖了这一大片地方。

地质专家曾来此调查，发现这一带并没有产生这种岩石的地质构造。老太太说：“到了夜晚，经常看到奇怪的光飞来飞去，那种象蛋一样放出桔红色光芒的物体，就在这大片岩石的正上方团团打转。”由此有人猜想，这可能是“UFO”的外星球人的杰作。

新 奇 趣



如果您的家
距离上班地点是
4.5 公里，并且
每天（除休假、
节日外）上班乘
小汽车。那么您
一年乘车走了
2000 公里。为此
您将烧掉 200 公
升汽油，并向空
气中排放 20 公斤
一氧化碳，10 公
斤致癌的烃化物
及同样多的氮氧
化物，还有 80 克
铅。但是如果您
改骑自行车上
班，那么，将消耗掉您自己 3 公斤脂肪。
结果空气会更干净些，您会更健康些。

图 马恩生

飞机与 鱼相撞 (二则)

张声

美国北部发

生一起罕见的飞
机与鱼相撞事

件。在一架客机航线上突然出现一只海鹰，

爪子上抓着一只大鱼。受惊的海鹰急忙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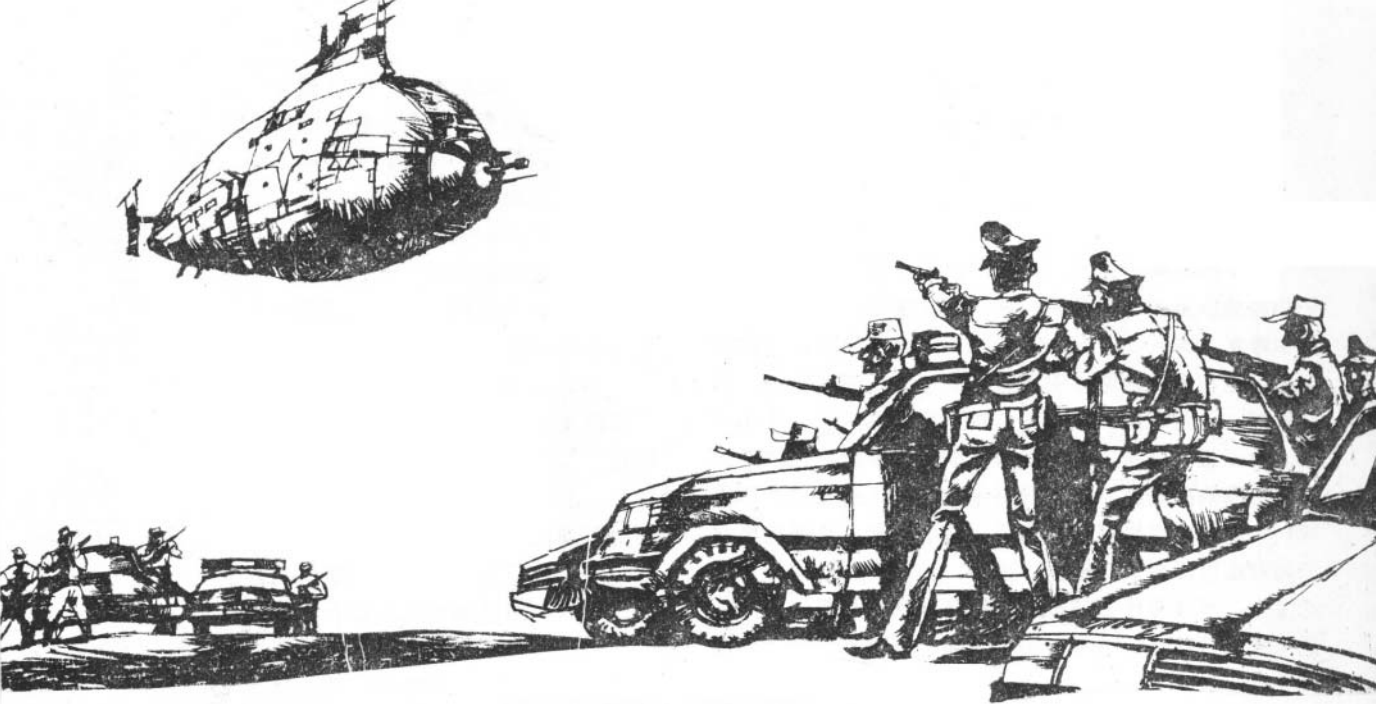
弯飞向一旁，但它扔掉的鱼却撞到机身上，

撞了一个坑。



冲出地球

陈
登
编
写



一只飞碟在空中飞行，又慢慢降落……一条狗猛然跃起，一口衔住了它。

一只只飞盘在飞旋，一条条毛色不同的狗敏捷地跃身而起，叼住还未落地的飞盘。

喇叭里传出广播员的声音，“这里是 1982 年 7 月 4 日在佛罗里达州举行的狗叼飞盘大奖赛。”

比赛结束，12 岁的小男孩戴卫和父母、弟弟准备驾车归家，临上汽车，他们看见一个造型奇特的飞行器从空中飞过。

戴卫想训练自己的爱犬阿宝叼飞盘，遭到 8 岁的弟弟吉弗利大肆嘲笑。吉弗利戴一副眼镜，满脸调皮相。小哥俩互骂“混蛋”、“蠢猪”、“丑八怪”，闹得不可开交。

爸爸妈妈停车相劝，弟弟吉弗利乘机跳下汽车到树林边去找小伙伴玩烟花。

天快黑了，弟弟还未归家，妈妈叫戴卫去找找。戴卫有点不乐意地带上了阿宝，从院子的矮墙翻越而出，穿过铁路，来到树林边。他穿一件蓝白相间的条纹衫，棕色头发，模样很可爱。

进入黑魃魃的树林，阿宝显得有些不安，不时低声吠叫。戴卫一边安慰阿宝，一边向树林深处走去。

四周越来越黑。从树枝的缝隙间透下一束束幽暗、神秘的蓝光。

突然，一个身影从树上跳下来，吓了戴卫一大跳。原来是弟弟吉弗利。戴卫正要去追赶弟弟，却听见不远处阿宝惊恐不安的叫声。他满腹狐疑地摸索着朝狗叫的方向走去，不料脚下一滑，滚下一处不算太高的山崖，顿时失去知觉……

过了一会儿，戴卫慢慢醒来。借助微弱的天光，他发现自己没有受伤，撑身爬起，拉住藤蔓，登上山崖，出树林，过铁路，翻越过院子的矮墙，来到自己熟悉的家门前。房门紧闭，戴卫感到有些奇怪，开始使劲撞门：“开门，快开门！”

好一阵门才拉开。出现在戴卫眼前的却是一个他根本没有见过的老妇人。

“你是谁？”戴卫疑惑地问。

老妇人也满脸疑惑地反问：“你是谁？”

“我是住这儿的戴卫·菲曼。”

“你说什么?孩子,你一定是迷路了吧?”

戴卫从老妇人腋下钻进屋里,但他立刻傻眼了,屋里的家具摆设已完全变了样,他急得大喊:“爸爸!妈妈!”没人回答。他冲上二楼,直奔自己的房间,推门一看,惊呆了。屋里与过去迥然不同,一个穿着睡衣的老头在灯下看书。

戴卫吓得转身就逃。老头在他身后和蔼地喊道:“孩子,别跑,没有人会伤害你。”

戴卫望了望两位慈祥的老人,一屁股坐在楼梯上,呜呜地哭起来:“求求你们,帮我找到爸爸妈妈!”

老头立即吩咐老妇人:“赶快给警察局挂电话!”

警察局里,戴卫可怜巴巴地坐在凳子上。这时他身后的电视机里正在报导本地新闻:“……这两个地区突然停电的原因正在调查之中……”

一名黑人警官正在读一份电脑资料:“戴卫·菲曼,男,12岁,棕色头发棕色眼睛。失踪时穿蓝白相间条纹衫、牛仔褲……”他瞥一眼凳子上的小孩儿,肯定地说,“一模一样,没错。”

另一名女警官提醒道:“好象有点问题,你看看资料下面的时间。”

黑人警官:“时间怎么啦?也许你弄错了。”

女警官:“我反复查了三次,报案时间是1982年。这孩子失踪8年,早就宣布了死亡。”

戴卫在一旁惊讶地问:“谁死了?”

黑人警官安慰说:“没人死。我们马上就会弄清楚是的。”

这两名警官开车把戴卫送到一个完全陌生的街区。车上,女警官又问戴卫:“你今年几岁?”

戴卫不解地眨着眼答道:“我已经告诉过你,我今年12岁。”

女警官又问:“今天几号?是哪一年?”

戴卫不假思索:“今天是7月4号,1982年。”

黑人警官也忍不住扭头问:“现在的美国总统是谁?”

小戴卫好生奇怪,怎么问他这个问题?但他还是回答了:“是里根。”

两名警官大惑不解,面面相觑。

汽车在一幢平房前停住。戴卫:“谁住这儿?”

黑人警官说:“等一会就知道了。”跳下车,上前敲门。屋里灯亮了,传出狗叫声,一个男人的声音在制止:“阿宝,别吵!”

门开了,戴卫见门里站的正是他爸爸,便不顾一切地叫着“爸爸”奔下了汽车。

爸爸看见一个小孩向他奔来,愣怔片刻,喃喃自语:

“是戴卫,我的天!”妈妈也出来了,他们紧紧搂住儿子,不知说什么才好;阿宝也亲热地舔着小主人。

戴卫望着变得有点苍老的父母,奇怪地问,“你们这是怎么啦?为什么住在这儿?我们家的房子里住的是什

么人?……”

爸爸妈妈没法回答,只是不住地喟叹:“孩子,你还活着,真要感谢上帝!”

郊区高压电线塔下,许多人在忙忙碌碌地抢修。国家宇航局的费洛丁博士赶来现场,有人向他汇报:“一个不明飞行物撞在高压线上,向前滑行一百多米,停在了那里。此事外界还不知道。”博士快步走到不明飞行物跟前,它大约有一辆卡车大小,中间圆,两头尖,如一枚巨大的橄榄果:它在离地面不远的半空悬浮着,伸手可及。

有人向博士请教:“是什么力量使它悬在空中?”

费洛丁博士随口回答:“我不能告诉你,这是国家机密。”但博士却扭头问别人:“有什么办法能移动它?”

刚才那位请教者笑起来:“你是专家,都没有办法。”说完伸手一推,不明飞行物缓缓移动了。

戴卫被送进医院,他挣扎着不愿离开爸爸妈妈。妈妈安慰他:“孩子,我们不会离开,我们会轮流陪伴你。”

戴卫莫名其妙:“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爸爸:“孩子,我们也不知道。医生要对你作一些恢复记忆的试验,弄清你失踪的这8年究竟去了什么地方。”

戴卫十分委屈地叫起来:“什么失踪8年?我只去了几个小时,我到树林里找吉弗利,他会告诉你的。”

这时,有人在病房门口叫了声:“戴卫!”

戴卫循声望去,看见一个戴眼镜的高大小伙子,他问爸爸妈妈:“他是谁?”

妈妈告诉他:“你的弟弟,吉弗利。”

吉弗利走到病床边,对满脸惊疑的戴卫说:“在我的记忆中,你一点儿没变,还是老样子,可你今年应该20岁了。真好笑,哥哥比弟弟还小。”吉弗利笑起来,象小时候那样笑骂:“你这个蠢猪。”兄弟俩同时笑着互骂:“丑八怪!”

不明飞行物被粗铁链套在大型平板装载车上,运往国家宇航局。

宇航局大仓库里,费洛丁博士的助手们用氧割,电烧……想尽一切办法也不能打开它,这个橄榄形的大玩意儿没有一丝缝隙,坚固无比,他们只好用粗铁链将它套在地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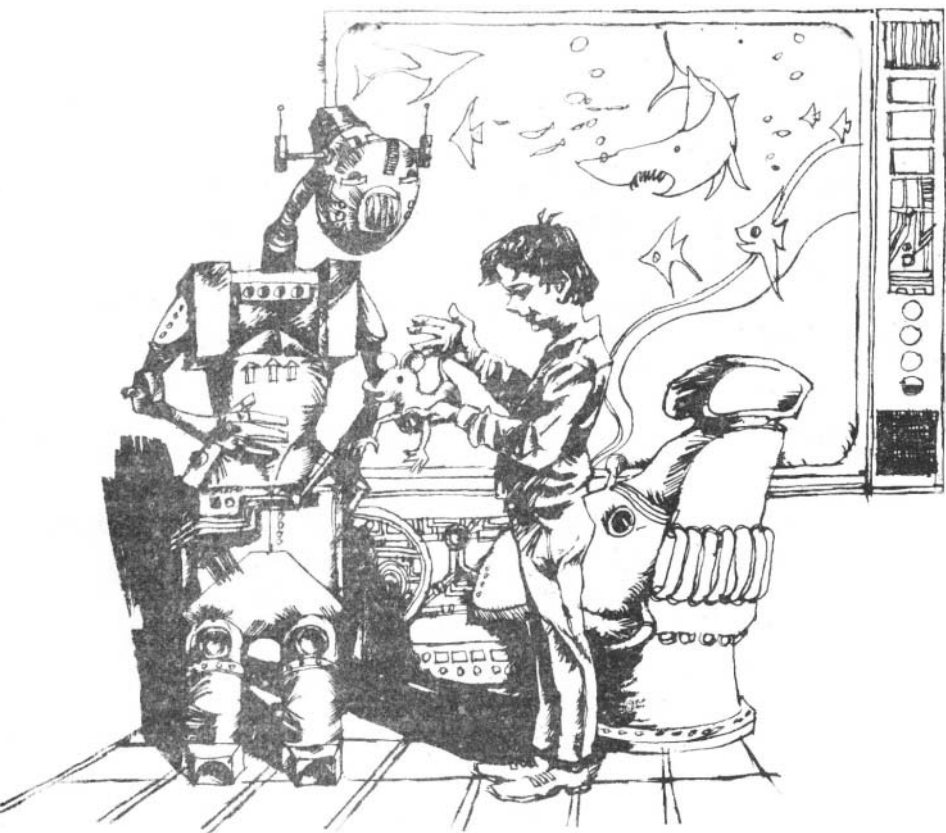
医院里,吉弗利在陪伴戴卫。

戴卫突然从梦中惊醒坐起,自言自语:“他受伤了!他在叫我……”

吉弗利忙问:“戴卫,你怎么啦?”

戴卫,“有人在对我说话,我不大听得懂……吉弗利,我好害怕!”

吉弗利:“戴卫,是我不好,我不该从树上跳下来吓你一跳。你失踪后,爸爸报了警,还让我每个星期六四处张贴寻人广告,我贴了整整三年。现在是1990年了,你失踪了8年。你放心,医生一定会查明原因的,这只是一场噩梦。”



医生开始对戴卫作恢复记忆的试验，让他头戴特殊仪器，躺在椅子上。隔壁一间控制室里，几个医务人员全神贯注地盯着一个显示屏。

女医生和气地问：“你是几点钟离开家的？”

戴卫：“我大约8点钟离开家。”

女医生：“你后来去了什么地方？”

“我走进树林，摔下悬崖……”戴卫想努力回忆，却什么也回忆不起。然而就在此时，隔壁控制室里接收到奇怪的电波，显示屏上出现了一些古怪的符号，最后成为一个中间圆、两头尖的橄榄图形。

这图形的复印件被送到国家宇航局的费洛丁博士手中。

费洛丁博士五十来岁，秃顶，戴眼镜，颇有学者风度。他赶到医院，向戴卫和戴卫的父母保证，他们有最好的仪器设备，有最好的专家和可靠的保护措施，只用两天时间就一定查明戴卫失踪和8年不长大的原因，查明后就一定送戴卫回家。

戴卫相信了他，同意去宇航局。汽车远远经过宇航局的大仓库时，戴卫听到有个奇怪的声音在叫他“领航员”。

博士把戴卫安排住进一间没有电话，不能随便出入，有人严密监视的房间。戴卫想念父母，只能到博士的办公室去给家里挂电话。

一辆自动行驶的万能车给戴卫送饭，车后面跟进一个年轻的姑娘卡露莲。她问戴卫：“你怎么被关在这儿？”

戴卫天真地回答：“他们说我是国家机密。”

卡露莲立即说：“真遗憾，那我就不能同你多说话了。”

宇航局试验室里。小戴卫躺在一张特殊的大椅子上，头上满是特殊的装置，旁边是一排排电子接收器和显示屏，许多工作人员紧张地忙碌着。

博士问戴卫：“你叫什么名字？”

戴卫还没有张嘴，显示屏上已经出现了，“我叫戴卫·菲曼。”孩子惊叫起来：“我还没有回答你！”

博士笑着说：“那是你大脑里输出的电波。我再问你，你去了哪儿？”

戴卫瞪大眼睛没吭声，接收器已收到许多奇怪的电波，显示屏上出现了：“我替费里安作分析。”

“作什么分析？”博士不动声色。

戴卫惊惧不安，显示屏上出现了许多谁也不懂的文字符号，试验室里一派忙乱。博士对助手们说：“这孩子脑中全是外星语言，先记录下来，再作分析。”博士接着又问戴卫：“费里安有多远？”

戴卫张口结舌发不出声，显示屏上却出现了：“费里安距地球五百六十光年。”

博士：“你来需要多长时间？”

戴卫惊诧得瞪圆了眼，显示屏上：“2.2 太阳小时。”

博士自言自语：“哦，光的速度。”

戴卫终于惊骇地叫出了声：“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博士：“这就是说，你以光速飞行4.4小时，我们在地球上要经过8年时间。”

“为什么？”戴卫还是不明白。

“速度接近光速，时间便减慢。”博士答道，接着又问：“费里安在什么地方？”

戴卫茫然无措地眨着眼睛，显示屏上却出现了茫茫宇宙，闪现出各种星座……有人惊叫起来：“这孩子大脑里在输出星际图上没有的星际区。”全是我们电脑里没有的资料。”星际图不断变幻，最后一颗大行星停在显示屏上不动了。

博士问：“这就是费里安吗？”

戴卫摇头回答：“我不知道。”显示屏上却出现了：“是。”他被眼前的一切吓坏了，各种古怪的问题纠缠得戴卫烦躁不安，他一把掀掉头上的特殊装置，冲出试验室，回到他住的那间小屋。

卡露莲和万能车来给他送晚饭，戴卫把自己的苦闷

和烦恼告诉了这位善良的姑娘，最后如释重负地叹口气：

“好在结束了，明天我就要回到爸爸妈妈的身边。”

卡露莲悄悄告诉他，她在准备食物的名单上看见戴卫的名字，费洛丁博士至少还得让他在这儿呆上一个星期。

戴卫怒火万丈，拍打着监视镜大吼：“快放我回家，我不想再看到你们！”吼叫无效，他只好央求卡露莲想法把这里的情况告诉他父母。

天快亮时，戴卫被奇怪的声音唤醒：“领航员……”他翻身起来，问：“你是谁？你在哪儿？”周围空无一人，那声音继续说道：“领航员，救救我。”

“怎样救你？”

“你坐进万能车。”

这时，万能车进来给戴卫送早餐。戴卫钻进万能车窄小的货厢里，躲过监视人员的眼睛，随万能车驶出房间，自动行驶，一直开进大仓库。

不明飞行物被铁链、铁桩固定在仓库中央，四周架着铁栏杆，上面挂的牌子写着：“辐射区，危险！”戴卫毫无恐惧感，推开铁栏门，走近那个淡蓝色的飞行物。坚固无比的飞行物忽然为戴卫打开保护门，送出几级悬空而置的阶梯，戴卫顺着阶梯登上了飞行物。

飞行物内部结构异常奇特，戴卫仿佛走入了茫茫无边的宇宙空间。一把椅子自动升起在他身后，刚坐下，那奇怪的声音又响起来：“领航员。”他四处打量，发现声音来自一个伸缩自如、象盏探照灯似的异形机器人。

“你是谁？”戴卫好奇地问。

“我是遥控飞船赛麦斯。”异形机器人友好地回答。

“为什么叫我领航员？”

“你脑子里面有我需要的完整的星际图。”

戴卫还想问，费洛丁博士这时带着大批警卫人员冲进了仓库，他们发现戴卫逃出小屋并进入了大仓库。众警卫如临大敌，长短枪支一齐团团对准了遥控飞船。戴卫吓得不知如何才好，赛麦斯提醒他应该关上保护门。他刚说了句：“好吧，那就关上保护门。”赛麦斯恭敬地说：“我听你指挥，领航员。”悬浮阶梯转眼之间收回飞船内，保护门立刻关闭，飞行物又成一个坚固无缝的整体。

博士在飞船外面大喊：“快下来，孩子！”

戴卫大声回答：“我不想见到你，我要离开这里。”

话音刚落，悬浮的飞船开始慢慢启动，粗铁链转眼之间被拉断，气浪把仓库里的许多设备刮倒，博士和众警卫惊慌失措，纷纷逃离仓库。

飞船发射出一束束闪电似的蓝光，打开了仓库的大铁门，它慢慢飘出仓库，停住不动了，向戴卫发问：“领航员，你要我往哪儿飞？”

戴卫毫不犹豫地回答，“离开这儿，我要回家。”

飞船立即嗖的一声向上飞升，眨眼便不见了。

博士与众警卫望着天空，一筹莫展。

戴卫在飞船里下指令：“向南飞行 20 公里。”

此时，飞船由橄榄形变为火箭，调准方向，向南飞去。

博士如梦初醒，大声下令：“快到雷达监视室，跟踪飞船下落！”

飞船在一片牧场草地上方悬空停住。戴卫走下飞船撒尿，一边扭头问：“赛麦斯，究竟是怎么回事？你为什么要叫我领航员？”

飞船回答说：“我到各个星球上去采集标本，在地球上我选中了你。我把你带回去，在你脑中输入了费里安的星际图。把你送回地球后，我撞上高压线，电脑程序遭到破坏，无法飞回。因此我需要你头脑中完整的星际图。”

“你还要把我带走？”

“不，我只需要把星际图从你脑中取出来。”

“你送我回家，我就给你星际图。”

“你给我星际图，我就送你回家。”飞船赛麦斯也象个孩子似地跟戴卫斗嘴。

雷达监视室里，费洛丁博士发现飞船停住了，立即命令三架直升飞机跟踪前往。

戴卫还在跟赛麦斯斗嘴，远处响起了直升飞机马达的轰鸣声。戴卫愤愤然骂了一句：“真烦人！”迅速登上飞船，关上保护门，指令飞船马上起飞。转眼间，飞船无影无踪，追踪赶来的三架直升飞机只有望空兴叹。

飞船飞过田野山川，戴卫觉得开心极了，他问赛麦斯：“你还能飞快点吗？”赛麦斯告诉他：“我在大气层里飞多快都可以。我能说多种语言，分析任何你无法了解的文化。领航员，你要我飞往哪儿？”

戴卫毫不犹豫地说：“飞到一个他们找不到的地方。”

“遵命。”赛麦斯探照灯似的头颅滑稽地鞠了一个躬，飞船内的红灯闪烁，飞船穿云破雾，眨眼间便飞到了大海的上空，突然一头扎入水中，一直停在深深的海底。

戴卫吓得惊叫起来，赛麦斯告诉他，这是电脑选择的最佳地点。

雷达监视器上，飞船失去了踪影。费洛丁博士垂头丧气，无可奈何。

停泊在海底，戴卫仔细参观了飞船的内部。他发现了飞船里有些他从来没见过的奇形怪状的生物。一个头部象眼镜蛇、身子象蜥蜴的丑八怪正在摇头晃脑，戴卫凑过头去想仔细瞧瞧，赛麦斯立刻警告道：“小心，那是南极星的咬人精，它咬住你就不放开。”戴卫吓得赶紧离开。一个透明的水箱里泡了一条大头小身子的怪物，赛麦斯说：“那是银河系的大头怪。”一阵令人背皮发麻的呻吟声牵动了戴卫的视线，他看见一堆烂泥似的东西在蠕动，不由得皱眉问道：“这是什么？”

“这是讨厌的鼻涕虫。”

“它怎么啦？”鼻涕虫不住地怪叫，戴卫一阵厌腻。

“它感冒了。”

一个笼子里“呀”的一声怪叫，戴卫转过头去，只看见一只巨大的眼睛。他惊骇地朝旁边一站，耳边立即响起赛麦斯的提醒：“小心，它们饿了！”话音刚落，一个怪模怪样

的东西猛一探头，张口咬住了戴卫的帽子。戴卫一下缩回脑袋，帽子已被怪东西几口吞了下去。最后，一个有点象小白鼠的小生物吸引住了他，小生物背上的一支爪子抓住横栏，另外四支爪子在空中乱舞，嘴里发出咿咿呀呀的声响。

“这又是什么？”戴卫满有兴趣地问。

“它是星河系上的小精灵，它正在生气。

“为什么？”

“它居住的星球已被彗星撞毁，它没有家了。”

“可以抱抱它吗？”

“可以。它不会伤人的。”

戴卫爱惜地双手捧着精灵，对它说：“可怜的小精灵，你成孤儿了。”

说着，戴卫把小精灵放进自己的衣袋里，自言自语道：“要是吉弗利看见了，一定会惊奇的。”

这时，赛麦斯安排好了电路，准备取出戴卫脑中的星际图。戴卫问：“你会损伤我的记忆吗？”

赛麦斯大大咧咧地回答：“我有高等智慧，怎么会损伤你的记忆？”

戴卫调皮地反问：“你有高等智慧，怎么需要我这个低等脑袋？”

赛麦斯：“我不是要低等脑袋，我要低等脑袋里的高级星际图。”

“好吧！”戴卫爽快地答应了，躺下了身子。赛麦斯用探照灯似的头颅对着他的脑袋，一束桔黄色的柔光上下扫描，取出了戴卫脑中的星际图，

戴卫和赛麦斯渐渐成了一对好朋友。

飞船又飞出了大海，在空中四处盘旋……

戴卫在赛麦斯的指点下，学会了驾驶飞船，他把住左右两根操纵杆，想往左就左飞，想往右就右旋。

终于，戴卫发现了迈阿密的金门大桥，离他家住的地方——洛特镇不远了。他让飞船悬停在一个乡村加油站的旁边，借电话与家里取得了联系。

接电话的是弟弟吉弗利。他听戴卫在电话里焦急地说：“天快黑了，我不知道我们新家在哪里。吉弗利，我需要你的帮助！”

吉弗利灵机一动：“我到房顶上去放烟花，你能看见吗？”

雷达监视室里，费洛丁博士和助手发现飞船又出现了。博士略一思索作出判断：“他要回家！立即通知警卫，包围他的家，不许任何人出入！”

戴卫驾着飞船在洛特镇的上空盘旋，他望着下面的万家灯火，不知家在何方。蓦地，乌蓝的夜空中升起了五颜六色的礼花，分外鲜艳夺目。戴卫高兴地叫了声：“吉弗利，我知道你一定有办法。”飞船直向烟花升腾处飞去。

飞船悬停在新家前面的空坪上，戴卫走出了保护门。他首先看见的便是闪着红灯的警车，四周全是荷枪实弹的警卫人员，令他讨厌的费洛丁博士正在那里等待着他。

戴卫停住了脚步，站在悬空的阶梯上犹豫起来。终于，他作出了最后的抉择，对站在屋门口不能出来的亲人遥遥喊道：“爸爸妈妈，我爱你们！但我不属于这个时代。”说完转身走入飞船，又关闭了保护门。

飞船又飞入了茫茫的宇宙空间。

遥控飞船赛麦斯对戴卫劝说道：“你应该回去跟亲人团聚。我把你送回家后，还要送其它的标本回去哩。”

戴卫忧心忡忡地说：“我不属于这个年代，我不愿意被科学家当作怪物来研究。赛麦斯，我是1982年的人，你还是把我送回去。”

赛麦斯有些担忧：“我可以把你送回1982年，当速度超过光速后，时光会倒流。不过这很危险，弄不好你会化为蒸气。时光倒流要穿越密集的雷电区。”

戴卫：“赛麦斯，你试试吧，再大的危险我也愿意。”

赛麦斯叹了口气，终于同意了：“好吧，作好准备。”

戴卫神色庄重，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

飞船掉转航向，急速飞驶。

穿云山，过雾海，进入雷电区。闪电如一柄柄蓝色的利剑，不断击向飞船；一个火球在飞船外边爆炸，又一个火球迎面而来。雷声隆隆，电光闪闪。

戴卫眼前不断闪过耀眼的光亮，他吓得闭上了双眼……

良久，戴卫睁开了眼睛。四周一片漆黑，仍有光亮在眼前不断闪过，耳边仍有隆隆声响。他揉揉双眼，发现自己躺在山崖下，侧耳细听，附近铁路正有火车经过，车厢里的灯光不断闪烁在戴卫的脸上。

他爬起来，拍拍身上的尘土，拉住藤蔓登上山崖，出树林，过铁路，翻越过院子的矮墙，来到他熟悉的家门前。

房门紧闭。戴卫似乎心有余悸，一时不敢决定该不该上前敲门。

“戴卫，你上哪儿去啦？怎么老半天不回来？快过来，我们都等着你呢。”爸爸的声音从屋外小河边传来。

戴卫慢慢转过身去，看见爸爸正在收拾一条小船，妈妈正在旁边教小吉弗利写他自己的名字，满脸调皮相的吉弗利心不在焉，正兴趣十足地挥舞手中燃放的烟花。

戴卫站在那儿发怔，他弄不清刚才与眼前究竟哪个才是真实。

眼前的爸爸年轻力壮，妈妈也没有一点老相。吉弗利仍是满脸调皮相，他见到哥哥，慢慢走上前来，小心翼翼地问：“戴卫，你还生我的气吗？”

这时候，吉弗利的眼睛在镜片后面瞪得溜圆，他盯着戴卫的衣袋发呆，挥舞烟花的手臂也停住不动了。

戴卫低头一看，小白鼠模样的小精灵正从自己的衣袋里探出头来。他在嘴唇上竖起一根食指，示意弟弟不要声张。

茫茫天宇，幽暗、神秘，仿佛有一颗闪亮的星在盘旋，转眼间又一闪而逝。

图 华堤

魔 盒

在中国西部原始森林里，少年夏令营营员李奇奇独自在草丛中收集昆虫标本。他看见一大群彩蝶象云霞朝杉林飞去，便跟踪而去。原来，是一股奇异的香味吸引了成千上万的彩蝶。

奇香是从一段枯木上发出来的。李奇奇正要搬动枯木，枯木突然站立起来。原来，这个背象老树皮，如蜥蜴的大头“怪物”是一名外星宇航员，他受了伤，“血液”分泌出一种奇香吸引了彩蝶。奇奇照外星宇航员的吩咐，把药涂在他的伤口上，并答应永远保守秘密。外星宇航员取出一个小盒子送给奇奇说：“这只魔盒，是我们阿尔法星送给带地球小朋友的礼物。”



成都市玉林中学初二、二班 胡晓鸥

李奇奇呆了好半天，才明白过来，拿起手中的盒子又蹦又跳。也许是乐极生悲吧，他连摔两跤，一下子清醒过来：“对了，我可不能向辅导员交待，要不然这盒子准会被没收。”

从夏令营回来，李奇奇日夜琢磨那神秘的盒子，可还是一无所获。二天夜里，他正躺在床上左思右想，忽然听到爸爸叫道：“小奇，游戏机的电源又没关，快来关了！”顿时，仿佛有颗彗星从奇奇脑际闪过。“对呀，那魔盒该不是游戏卡吧？”他抑制住自己的感情。在夜深人静时，轻手轻脚下了床。游戏机就在面前，盒子就在手中，奇奇将它往游戏机上一插，“叭”接通电源。他的心几乎停止了跳动，因为电视上出现了怪画面：随着由慢到快的鼓声（也许不是鼓），一道尖厉的警报声划破宁静，与此同时，屏幕上出现一个飞逝的流星，在深邃的夜空爆炸，顿时出现一颗颗形状各异的星球，还有各种颜色的星际图，伴着那令人激

动的雄壮音乐，变幻着不同色彩在屏幕上转来转去，时不时还出现几位宇宙勇士，手持激光枪，站在飞船最前端……这一切使奇奇眼花缭乱，愣在电视机前。更奇怪的事发生了：当奇奇按动启动键时，屏幕上那一辆辆坦克竟冲着奇奇而来，愈来愈大。终于，坦克开了出来。奇奇吓得说不出话，趴在地上，大气也不敢出。坦克轰隆隆地从头上开过去，奇奇居然无恙，上百架形态各异的宇宙直升飞机呼啸着，穿过窗户，向夜空飞去。奇奇这时明白了，这一切都是幻影。

坦克的轰隆声，飞机的盘旋声，惊醒了奇奇所在的 S 市全体居民。家家户户打开窗子，惊讶地看到这一切。顿时，惊叫声，哭喊声响成一片。第二天，电视播音员用严肃沉重的音调说：“外星人已经向我们宣战，星球间的战争已不可避免。”

奇奇认为这一切好玩极了，他决定把这个玩笑开下去。

上课时，纪律从没有这样好。奇奇发现每个同学都很紧张，个个都皱紧了眉头。老师对大家说：“告诉大家，外星人入侵，地球上的人要团结起来抗敌，我们的课无法上下去了。因为全体老师都要去当兵……”

这时，奇奇惊呆了，他没有想到事情竟如此严重。夜里，他翻来覆去睡不着。他想把这个秘密告诉人们，但是又怕失去那么好玩的魔盒，因为还有好多种游戏没试过，他实在舍不得。

第二天，他去上学，奇怪的是大门封着，走近一看，上面贴着封条，透过栏杆，他看到教学楼空荡荡的，操场上没有一个人。有几个同学伏在栏杆上哭泣。顿时，奇奇意识到自己犯了个多么大的错误。走到市场上，往日争相购买商品的景象没有了。忽然听到一个老婆婆的哭声：“老头子！你也要去打仗呀？”一位老大爷说：“当然要去！外星人要毁我们地球，我去拼了！”说完一跺脚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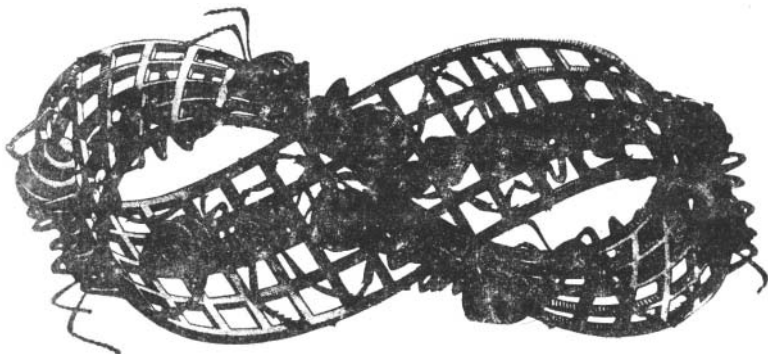
一张张布告贴在墙上，几乎全城的人都看到××小学六年级学生李奇奇的布告。上面写着：李奇奇能解开外星人入侵之谜，他将在收看率为百分之百的“世界奇闻”中揭开事情真象。

所有的电视机前都挤满了人。人们注视着李奇奇在巡警的陪同下走到摄影机前。奇奇说：“请大家不要惊慌，我再演示一遍所谓的外星人入侵。”说完便打开游戏机，于是坦克、飞机便从屏幕中开出来冲向人群。人们瞪大眼睛，看到坦克从头顶上开过去，飞机在高楼上乱撞，但一切都完好无损。

等奇奇演示完毕，人们擦掉额头上的冷汗。情不自禁的欢呼跳跃起来。奇奇从喧闹的大街上悄悄走过，回到了家里。这时，耳畔响起一个神秘的声音：“奇奇，我让你保守的秘密已被你公布了，这个魔盒再也不属于你了。”

被奇奇捏得牢牢的魔盒“呼”一下不见了。奇奇久久注视着星光灿烂的夜空，不禁流下热泪。

拓朴实例
默比乌斯带



《零侧面》教授

(美) 马丁·加德纳
孙维梓 译

的巨响，一个赤身裸体的男人打天花板那儿头朝下地跌了下来！

接着就是极度的喧闹与混乱。

领班杰克·鲍尔斯赶快吩咐打开灯光并努力使观众平息下来，而原来站在乐队旁边观看演出的总管则把台布盖到那四肢伸展的躯体上，并翻成仰卧模样。

这个陌生人呼吸困难，毫无知觉，他早已超过五十开外，映入人们眼帘的是他那经过精心梳弄的火红色胡须，陌生人已完全秃顶，他的体格使人联想起职业摔跤手。

费了好大劲才由三个侍应生把他抬进了总管的办公室。观众大厅里沸沸扬扬，夫人们都已近乎歇斯底里，眼睛瞪得滚圆地一会儿瞧看顶板，一会儿互相张望。观众们七嘴八舌地议论这家伙是怎么掉下来的，唯一合乎常理的假设只能是他先被人从舞场的某侧高高抛向空中，但在场的任何人又都没见到事情如何发生。

这时在总管办公室里，长着胡子的陌生人已经苏醒过来，他叫斯坦尼斯拉夫·斯略宾纳斯基，维也纳大学的数学教授，是应邀来芝加哥大学作系列讲座的。

事情的开端是在几个小时以

前，《默比乌斯》协会的成员在《紫帽子》夜总会二楼偏僻处的一张餐桌旁集会，举行每年的年宴。《默比乌斯》协会是芝加哥市一个鲜为人知的拓朴学家的组织，而拓朴学则是现代数学的一个分支。

要向不大接触数学的人解释什么是拓朴学相当困难，可以这么说，拓朴学是研究图形在变形后仍然能够保持的那些性质。

设想有个面包圈是用极其柔软又极为坚韧的橡胶做成的，可以随意把它朝任何方向弯曲、压缩或伸延，但不论面包圈怎么变形，它仍然有某些性质始终保持不变，例如它中间总有个洞，在拓朴学中面包圈被称为环面，你用来吸鸡尾酒的麦管也是环面，不过被拉长了，从拓朴学的观点看来，面包圈和麦管毫无差别。

拓朴学对几何对象的长度、面积、体积等度量性质不感兴趣，它只研究图形和物体最深刻的性质，即使在最厉害的变形(但不准弄断和粘合)以后仍然不变的性质，如果允许弄断和粘合，那么不论有多么复杂结构的物体都可以转化为任何具有其他结构的物体，于是所有的原始性质将一去不返，被彻底破坏了。

正当多洛蕾丝，那位漂亮的芝加哥《紫帽子》夜总会的黑发女明星，站到舞场的正中时，伴奏乐队响起了轻柔的东方旋律，她也跳起拿手好戏——《肚皮舞》。场内十分暗淡，只有几束朦胧的光线自上而下投来，使舞女身上那薄如蝉翼的埃及服装闪闪发亮。

正当多洛蕾丝以优美的舞姿抛出披在头部和肩上的透明薄纱时，突然从上方某处传来就象是枪声般

稍想一想，你就会理解，拓扑学研究的正是物体所拥有的最简单的，同时也是最深刻的性质。

在十八世纪，许多数学家还只是致力于个别拓扑题的解答，那末奥古斯特·费迪南德·默比乌斯作为开拓者，就已在拓扑学领域开展了系统的研究。默比乌斯是位天文学家，在莱比锡大学教了上半个世纪的书，在他以前所有人都认为任何曲面都有两个侧面，例如纸张那样，正是默比乌斯完成了意外的发现：如果取一条纸带，把它扭转半周后再把两端粘连起来，就能获得单侧的曲面，它没有双面，只有唯一的单面^①！即使伸缩或变形也仍然保持。

《默比乌斯》协会，每月都要召开具有学术性质的会议，而每年 11 月 17 日(默比乌斯的生日)则要举行宴会并邀请著名拓扑学者来作讲演。

今年我们决定把仪式的地点放在《紫帽子》夜总会，那里价格便宜，而且在讲座以后还可以到楼下大厅里去观看节目。在客人方面运气也不错：著名的斯略宾纳斯基教授接受了邀请，他是世上最优秀的拓扑学家，也是当今最伟大的数学天才之一。

我陪斯略宾纳斯基一齐乘出租车去《紫帽子》，路上我请他透露些报告的主要论点，他笑而不答，劝我姑且忍耐，要知道讲座题目《零侧曲面》，已经在协会成员中引起如此热烈的议论，甚至美国中西部公认的拓扑学权威威斯康辛大学的辛普松教授也向理事会书面告知了想出席宴会的意图，辛普松在这一年还没光临过任何一次会议呢！

我们准点到达，在把斯略宾纳斯基介绍给辛普松教授及其他协会会员以后，大家入了席。我有意让斯略宾纳斯基注意到宴会上有许多细节都体现了“拓扑风格”，例如放晚餐中的银环就做成默比乌斯带的样子，在咖啡以前上桌的是专门烤制的面包圈，而咖啡壶的外型却是《克莱因瓶》^②的式样。

我简短致词以后，斯略宾纳斯基站起身来，对掌声报之以微笑并干咳一声。

斯略宾纳斯基的精采报告只有专家们才能理解，因此要想详尽叙述其内容恐怕是不可能的，但主要点可归纳如下：十年前斯略宾纳斯基偶然翻阅到默比乌斯的一本罕见的著作，并为其中一个大胆的论断所震惊，默比乌斯认为，并不存在什么理论根据说，曲面的两个侧面是不可缺少的，换句话说，曲面可以是双侧的，单侧的，甚至也可以是《零侧》的！

当然，教授阐明说，这种曲面不可能马上直观地呈现出来，就象负 1 的平方根或四维空间的超立方体那样，但是概念的抽象性难道就意味着它是无聊的，或者说就不能在现代数学或物理中找到它的应用吗？

“不应该忘记，”教授继续说，“那些从前没见过默比乌斯带的人是难以想象单侧曲面的；不少很有数学想象力的人竟否定了单侧曲面的存在，尽管默比乌斯带就近在他的眼前。”

我瞄了辛普松教授一眼，在讲这句话的当儿他闪过了一丝不易觉察的微笑。

许多年来，斯略宾纳斯基继续讲道，他顽强地努力缔造零侧曲面，

按照对已知曲面型来进行类推，他成功地研究了零侧曲面的许多性质，盼望已久的一天终于来临。斯略宾纳斯基停顿一下，想了解这句话对大家的影响，他在对发愣的听众扫视了一圈后说道，他的努力已经成功，他创造出了零侧曲面！

就象是火花放电一般，他的话一下子击中了桌边所有的人。每个人都精神陡然一振，惊异地左右互视，并努力坐得更好一些。辛普松教授猛然晃动着脑袋，当斯略宾纳斯基走向餐桌的远端——那儿已备好一块教室用的黑板时，辛普松向左面的邻座低声说：“荒谬已极的胡说八道！要末斯略宾已经完全疯了，要末他是想开我们一个大玩笑。”

我觉得，这种想法在许多出席者的脑海中也在闪现，我看见其中某些人在怀疑地笑着，那时教授正在黑板上勾画复杂的图解。

在他作了一番说明(出于耽心大多数读者对此完全不能理解，我将全部略去不讲)以后，教授声明说，他将在讲座结束时做出一个最简单的零侧曲面来。这时所有的与会者，也包括我在内，都交换着会意的微笑，只是在辛普松教授脸上的笑容显得有些勉强。

斯略宾纳斯基打上衣口袋里取出一叠蓝纸，剪刀和一管胶水，他把纸剪出个东西，奇形怪状的令人联想起是个纸娃娃：有五条长长的凸出部份，就象是头部，双手和双脚。然后他把这东西摺来摺去并小心翼翼地吧凸出部的顶端粘合起来，整个过程极为奥妙而且需要极大的细心，各个长条令人眼花缭乱地交织在一起，最后只剩下两个空端，斯略宾纳斯基把胶水滴在其中之一上

注 1：默比乌斯带如图所示，它是有边缘的曲面，在默比乌斯死后发现他的一篇论文讨论了这种单侧曲面。



注 2：克莱因是德国数学家。克莱因瓶是一种理想的平衡曲面。从瓶表面外侧的点开始移动可以进入瓶的内侧如图所示，但因它不应在瓶底穿过瓶面的地交产生自交，所以不可能在三维空间里实现。



面。

“先生们，”他说，把这个由蓝纸做成的不可思议的结构朝四面翻动，使所有人得以看清，“现在，你们看到了公开展示的第一个斯略宾纳斯基曲面。”

随着这句话，教授把空着的一端粘上了另一端。

爆发了砰的一声巨响，就象是打碎了电灯泡——纸制的结构顿时消失了！

刹那间大家呆住了，然后一齐爆发出笑声和鼓掌声。

当然，所有的人都深信成了这场闹剧的受蒙蔽者，但也不得不承认，整个表演棒极了，和大家一样，我也认为斯略宾纳斯基为大家导演了一幕精彩的化学魔术。纸肯定是被浸透了特殊的化合物，通过摩擦或其他什么手段被点燃，顷刻间被烧得烟消灰散。

看来斯略宾纳斯基教授被友善的笑声弄得有些发窘，脸都红得和胡子一样，他窘迫地笑着坐下，掌声渐渐平静下来。

我们围集在客人旁，轮番戏谑地向他祝贺这了不起的发现，侍应生领班提醒我们，需要观赏节目和需要饮料的人可以在楼下预定桌位。

餐厅里渐渐走空了，房内只剩下斯略宾纳斯基、辛普松和区区在下。两位赫赫有名的拓朴学家站在黑板旁，辛普松咧开了嘴，指着图上的某个地方：

“在您的证明中有个错误被极端巧妙地掩盖了，教授，不知道与会者谁看出了没有。”

斯略宾纳斯基的脸色很严肃。

“在我的证明中没有任何错误。”他不无激动地回答。

“您算了吧，教授，”辛普松反唇相讥，“错误在这儿。”

他用手指点着图形：

“这些线条的相文是不可能属于簇的，它们在簇以外的某个地方相交。”他含糊地作了个向右的手势。

斯略宾纳斯基的脸重新红了起来。

“而我对您说，这里没有任何错误。”他重复说，提高了声调，一字一句地仔细重复了证明的全过程，不时地用手指关节叩击着黑板以加重说服力。

辛普松面色阴沉地听着，在某个地方他打断了斯略宾纳斯基的话，向他抗辩些什么，而对方在一瞬间又顶了回去，接着又有一处质疑，但也过去了。我没有参与他们的争论，因为这已远远超出了我能理解的范围，争论对我来讲，似乎已翱翔在高不可攀的拓朴顶峰之上。

黑板旁的情绪已趋于白热化，两位论敌的声音越来越响，辛普松和斯略宾纳斯基之间原先就有过争论。也是关于某些拓朴学定理的，此刻旧话也已重提。

“听我对您说，您的这个变换不是相互连续的，所以，这两个集合就不能同胚映射。”辛普松嚷了起来。

在斯略宾纳斯基的太阳穴上青筋毕露。

“那您是否也费神解释一下，我的纸簇是怎么消失的呢？”

“分文不值的鬼计，除了手法灵活以外什么也不是。”辛普松嗤之以鼻，“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您是怎么搞的，但有一点十分清楚：您那个纸簇并非因为化成零侧曲面才消失的。”

“啊，并非？是并非吗？”斯略宾纳斯基打牙缝里挤出这两句话。在我还没得及劝阻以前，他那粗大的拳头已打在辛普松的下巴上，于是来自威斯康辛的这位教授倒地地去，斯略宾纳斯基转身向我，面目狰狞。

“别打算掺合进来，年轻人。”他警告说，他比我至少要重上一百英镑，所以我只好接受警告而退却。

后来发生的实在使我毛骨悚然。斯略宾纳斯基两眼充血，蹲在摊开四肢的论敌身旁，并且把他的手和脚编织成一个难以想象的纽结，他把这位威斯康辛的同行就象是纸

带一样地摺叠起来！一声炸响——在斯略宾纳斯基手中只剩下一大堆衣服。

辛普松化成了零侧曲面。

斯略宾纳斯基站起身子，喘着粗气，双手还抽搐地紧握着辛普松的上装，然后他松开了手，上装重新落向地上的那堆衣服上面，斯略宾纳斯基咕嘟了几句听不明白的话，用拳头捶打自己的头部。

我尽量保持了自制，想去把门闩上，当我讲话时，声音几不可辨：

“那末他……还能回来吗？”

“不知道，什么也不知道，”斯略宾纳斯基嚎叫着，“我刚开始研究零侧曲面，仅仅是开始。我不知道他会怎样，只知道一点——辛普松正位于比我们空间维数更高的空间里，首先是在四维空间，然后……上帝才知道他会去哪里。”

他突然抓住我上衣的翻领并拚命摇晃，我以为现在该轮到我了。

“我应该去找他，”斯略宾纳斯基说，“这是我所能做的唯一的事情。”

他坐在地板上，把自己的手脚也摆布成那不可思议的样子。

“别象白痴那样干站着，”他朝我嚷，“还是来帮一下忙。”

我好歹整了下衣服，就帮他把手从左腿下穿过去又绕向脖子，在我的帮助下使它碰到了耳朵，左手也要如法泡制。

“往上，往上，而不是朝下，”斯略宾纳斯基暴躁地叫着纠正我，这时我正尽力使他的左手碰上了鼻尖。

一声爆裂，比辛普松消失时的还要响亮，一阵冷风侵袭了我的脸，等我张眼以后，只见地上又多了一堆衣服。

我笨拙地望着这两堆服装，身后隐约有动静，似乎有人在喋喋喘气。我转身看见了辛普松赤条条地站在墙边发抖，面无人色，然后两腿一软，瘫倒在地上。他的四肢，在曾被相互紧绕过的地方，透出红色的斑痕。

我悄悄溜到门旁，打开门就沿楼梯直冲楼下，我需要喝点什么安定神。然后人们就告诉我在大厅里发生的可怕的一幕：在我之前几秒钟，斯略宾斯基实现了来自另一空间的跳跃。

在后面的房间里，我碰见《默比乌斯》协会的其他会员正在和《紫帽子》的经理吵得不可开交。斯略宾斯基身上缠着台布，活脱是个古罗马人，坐在安乐椅上，用手把包着冰块的手帕紧紧压在下巴上。

“辛普松回来了，”我告诉他，“他还在昏迷中，但我估计他问题不大。”

“上帝保佑。”斯略宾斯基喃喃地说。

《紫帽子》夜总会的经理和老板怎么也理解不了当夜所发生的一切，我们打算进行解释，却更使局势恶化了，而警察的到来则大大使这一切混乱万状，狼狈不堪。

最后，我们总算让受尽折磨的同行穿好衣服，恢复了过来，我们大家离开了这战场，并保证明天再和我们的律师一齐回来。看来，经理是认为他们夜总会成为某个外国阴谋的牺牲品了，他向我们威胁，要我们赔偿一切经济损失，并挽回他所说的夜总会那“无可指责的好名声”。不过后来由于这个神秘事件在全市广泛传说，给夜总会起了意想不到的广告宣传作用，他才放弃了起诉。

辛普松只受了点轻伤，但斯略宾斯基则是下腭骨折折，我送他到离大学不远的比林克斯医院诊治。

他在医院住了几个星期，谢绝了一切来访，我只是在他出院上车站那天才见到了他，斯略宾斯基去了纽约，打那时起我就再投看见他了。几个月以后，他因心脏病发作去世，辛普松教授曾和他的遗孀通

信，希冀能找到哪怕一点和零侧曲面理论有关的手稿也好。

拓朴学家能否从斯略宾斯基的手稿中有所发现(当然，如果能找到它们的话)，这只能寄托于未来了。我们耗费了大批纸张，迄今还只能造出通常的双侧或单侧的曲面，尽管我也曾帮忙把斯略宾斯基“摺成”了零侧曲面，但由于过于激动，我已忘记了所有细节过程。

但我怎么也不会忘记在出事那晚，我临走以前，这位伟大的拓朴学家讲过的一件事。

“真走运，”他说过，“辛普松和我在返回以前还来得及脱出了右手。”

“否则那又会怎样？”我疑惑不解。

斯略宾斯基显得腼腆不安：“我们的人会被从里向外整个地翻转过来。”

读者信箱

自从本刊 1990 年第六期刊出“提出创新建议的读者”名单后，许多读者纷纷来信，要求刊登这些读者的地址，以便相互联系。现应读者要求将他们的通信地址刊登如下：

张杰锋 上海宝山丁家桥《宝钢报》201900

刘卫华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交电采购供应站工会 161006

王顺生 北京吉普车有限公司电热车间 100021

姜庆钧 辽宁省朝阳市渔客运站 122000

谢传刚 安徽省合肥工业大学附中(31 信箱) 230009

彭正辉 新疆塔城报社 834700

李荫浓 河南省洛阳市 89002 部队 471023

袁英培 江苏省南京圆珠笔厂 210018

刘德伟 广东省湛江市麻章农垦机械研究所 524094

孙福来 甘肃陇西西北铝加工厂动力分厂 748111

邢京辉 北京市大兴县半壁店乡大狼堡村 102601

夏克晁 浙江省椒江市台州发电厂热工分场 317706

许丹 四川省奉节县印刷厂 634600

冯树清 江苏南京第二十二中学 210002

鲍济贵 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 200042

李斌 北京市清河中学 100085

王瑞 北京市石景山区刘娘府卫生所 100041

刘尚炎 湖北省监利县电影公司 433300

邓松 广西南宁玻璃厂 530023

陈世堂 四川成都市昭宗祠街 66 号 610017

朱好罗 上海市宝山区刘行镇上海自行车四分厂技术科 201907

赵云勇 云南楚雄州委讲师团 675000

杨松涛 新疆乌鲁木齐煤矿技校 830027

姚海君 黑龙江省伊春市 101 红旗林场贮木场 153000

张炳法 北京市南郊金星乡新建四队 100076

齐畅 北京西城区西单小磨盘胡同 3 号 100032

孟正全 四川宜宾市 25 号信箱子弟校 644005

外星人存在吗?存在!为什么不与人类直接接触?

人类在地球上孤独的。大自然用了几十亿年的时间在地球生物圈中创造数不清的物种,产生了很多智力水平相似的动物,但绝无仅有地只造就了一种最高智慧群体——人类。

人类在宇宙中是孤独的吗?

不是!可以用简单的数学规则来作肯定答复。

既然地球上已经产生了智能人类,就表明宇宙中智慧存在的概率不为零。真正的宇宙是无限的,面对无限,大自然绝无仅有地只给地球以优惠,而怠慢无限,这是不可能的。所有的信念和理由之中,只有这点最坚定有力。

根据阿西莫夫的最低限量估计,在银河系至少有 6 亿颗行星有生命,拥有多细胞生命的行星也至少有 4 亿颗,由于进化的差异,其中产生了技术文明的行星至今仍然存在的不少于 5 万个。宇宙中有无数个象银河系一样的河外星系,会有无数个 5 万个。

分布在银河系各处的几万个文明星球,他们的进化水平肯定会千差万别,即使相差几万年的时间与银河系的年龄相比只不过是一个微小的零头。我们能自信,人类在所有技术文明星球中走在了最前列吗?

也许但!却象 5 万张彩票的头奖被地球人抽中一样困难。地球人在众多智慧中属中等水平的可能性最大,即使如此,也和最先进的技术文明要相差几万、几十万甚至是几百万年的时光(我们的目标还仅仅对准银河系)。人类从茹毛饮血的“聪明动物”走向近代只用了几万年时间,人类再过几万年会达到什么水平呢?

我们正处在Ⅱ级文明的兴盛期——逐步掌握和控制整个地球的能量和空间,未来学家预测,再过 3200 年左右就可以控制整个太阳系的能量和空间——成为第Ⅰ型文明,在此基础上再过 1800 年左右就可以驾驭全银河系了,成为第Ⅲ型超级文明。比人类超前几万年的地球外文明也许早就把地球上的事情弄得一清二楚了。他们是超智慧生命,为什么不和人类直接接触呢?

奇思录

外星人存在吗?

雷良铨

有如下种种推测:

(1)人类智慧和超智慧之间存在质的差别,就象人和蚂蚁的差距一样大。

人类有思维,有智慧,蚂蚁仅有本能(别忘了,这是人的观点),人类的思维对于外星人不过是雕虫小技而已。我们每时每刻都可以观察蚂蚁,它们一无所知,外星人每时每刻都在看护我们,人类是否也一无所知呢?

可能是!真可悲。

唯有努力奋进,加速进化才是出路。

(2)“天国花园”解释。

外星人不愿让超智慧的活动“污染”了地球。人类的所作所为不是正在污染地球吗。他们可能认为,宇宙间一切生命都有自由繁衍和进化的权利,别“人”无权干涉。地球上的一切,包括人在内,是一种生态,为了保护自然生态,宁愿让地球长久地处于他们远距离的监督之下。

(3)超智慧生命生存在高维空间里,人类还没有认识这种比三维度数更高的空间,只能看到他们从遥远的地方投来的“影子”。

水面上的浮游生命生活在二维的水平面上,它们没有想到它们也生活在三维空间里——认识水平的限制。人类很可能已经生活在高维空间里,但只直观地熟悉了三维。数学上早就认为有多维空间存在,爱因斯坦的物理空间是四维的,卡鲁扎的数理空间则是五维的。有关白洞和黑洞的空间性质更是众说纷纭。超智慧生存在多维空间里,在他们眼中,我们是一群“它”,是“水面上的浮游生命”。

(4)不愿加害于对方,同时也不愿被对方所害。

在正常情况下,文明集团的道德水准与技术水平同步增长,但在任何时候任何发展水平上,个体对物质的占有欲望亦将增长。人类过往的进化史表明,占有或企图占有是万恶之源,只有受到道德力量制约的占有才是前进的动力。超智慧是十分成熟的智慧,亦很脆弱。人类有很多缺陷和丑陋,当人类真正高尚了,超智慧才会大胆地与我们相会。

科幻新书讯

《金魔王》 天津新蕾出版社

《卫斯理科幻小说系列》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当代美国科幻小说选》 北京宝文堂书店

《茫茫太空觅知音》 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

《世界科幻名著精编连环画》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移民

乔永强

M 国的议会大厅，从来就是一个热闹的场所。议员们谁都可以走上讲坛，随心所欲地发表一通讲演。有时两派议员发生争执，相互攻讦，难免发生拳打脚踢，掀桌翻椅的精彩场面，煞是好玩。

可是今天大厅里却出奇的安静，原来辩论的题目是 M 国生死攸关的大事。

A 议员正在讲台上滔滔不绝地讲演，口若悬河：“……我国自然环境受严重污染，森林砍光，水土流失，沙漠化严重，已失去发展工农业生产的基础。为了使人民能够生存下去，我提议向火星移民……”

B 议员一步冲上讲台，夺过麦克风，声泪俱下：“不要听信蛊惑人心的宣传！我们脚下的土地，是老祖宗用鲜血和汗水灌溉的，这里埋葬着我们的祖坟！我们就是累死、苦死，也要守着地球……。”

A 议员：“你不顾人民死活，官僚主义！”

台下响起一片掌声。

B 议员：“你临阵胆怯，逃跑主义！”

台下掌声越来越大。

A 议员呲牙裂嘴：“你瞎说！”

B 议员摩拳擦掌：“你胡扯！”

A、B 议员相互拉扯，台下炸开了锅：欢呼、鼓掌、拍桌、顿脚、吹口哨、抛帽子，总统急忙摇铃制止：“安静！安静！我们还是听听专家的意见。”

C 专家信心十足地发言，旁征博引，慷慨陈词。他从菌类藻类的作用谈到固定氧气和制造水分，从矿物的构成谈到冶炼黄金，从流星雨谈到防护罩，还有……总之，火星已经变成适于人类居住的场所。

发育之后又是一场混战。最后只得进行表决，结果却是双方旗鼓相当：赞同票一半，反对票一半。

总统无奈，只得采取折衷手法，愿意走的去火星，成立 M1 国；愿意留的留下来，成立 M2 国。议员们欢呼总统的英明决策，终于消除了潜在的隐患。A、B 议员也相互拥抱亲吻，化敌为友。议会根据总统的提名，当场选举 A 议员为 M1 国的总督，B 议员为 M2 国的总督。

同时，总统将上述申请呈交宇宙移民处备案，获得批准。

M 国的人民如愿以偿，愿意走的踏上火星，开始新生活，愿意留的留下来，辛勤劳动着。A、B 议员也走马上任，总统退居二线，闲暇无事，打起了高尔夫球。真是万事如意。

几年后，宇宙移民处又收到总统转呈的 M1 国和 M2 国的两份申请，秘书长带着疑虑的神情拆开一看：

秘书长阅下，兹因火星上近年来污染严重，菌类和藻类大量死亡，面临无水无氧的危险，特请求重新移民回地球居住。M1 国总督 A。

秘书长阅下：兹因我国生态环境继续恶化，虽已颇全国之人力物力，然为时已晚。只得告别故土，请求批准移民去火星居住。M2 国总督 B。

证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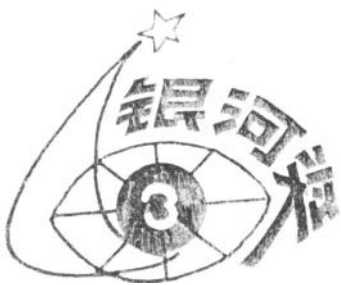
刘继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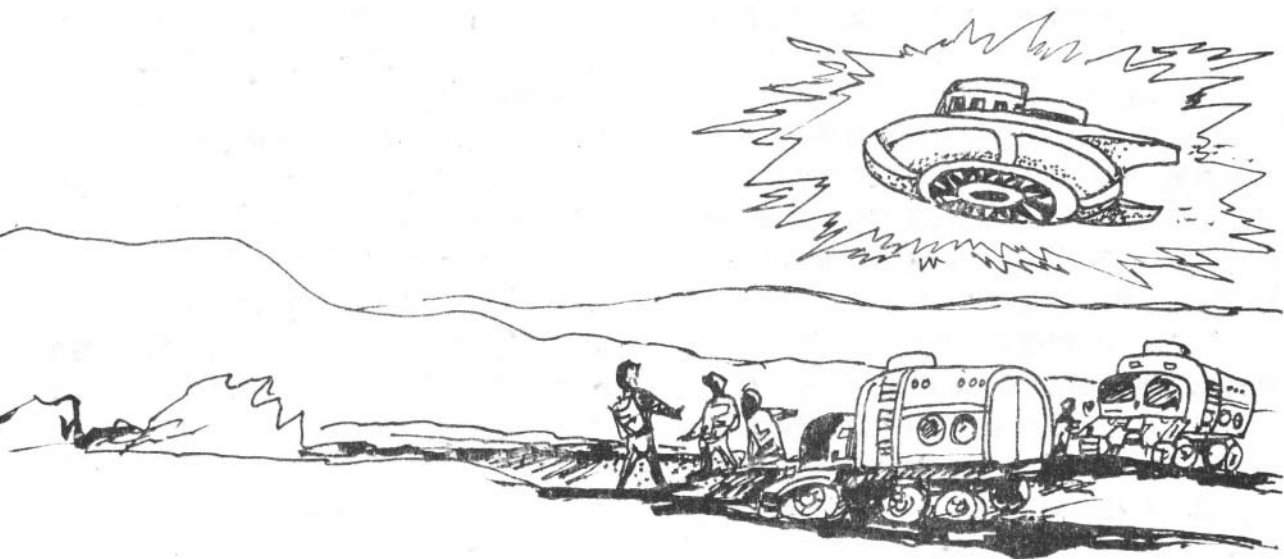
他真是外星人吗？

王新教授从不相信什么飞碟、外太空人之类的传说。这天下午，当那个发光的圆盘忽然出现在沙漠尽头的天际，并以不可思议的高速向考察队营地飞来时，他以为这不过又是一次浩瀚沙漠中特有的海市蜃楼幻像罢了。他丝毫也没在意，埋下头去继续研究那个编号为 JA—10 的古文物——也就是被杰西·库柏先生称之为本世纪全世界考古学界“最惊人发现”的那个莫名其妙的金属玩艺儿。几分钟之前，它忽然时断时续地闪烁出某种极为奇特的光，叫王新教授着实大吃一惊。可惜的是，当天边那个发光的圆盘已经飞临营地上空时，他却没有把这两件事联系起来。

事实上已经来不及了。王新听到外面有人猛然发出歇斯底里的狂喊：“快看，飞碟，飞碟！”便立即丢开“JA—10”跳出宿营车。脚一沾地他就立刻惊呆了：不是什么“海市蜃楼”，千真万确，一个闪闪发光的飞碟。正在考察队营地上空盘旋！

日籍考察队员今村久保赤裸着上身冲向中央空地，刚才的狂喊就是他发出的。与王新教授不同，他是一个“飞碟迷”，日本“UFO 业余研究者协会”的成员，而且一向固执地认为那些驾飞碟光临地球的“外太空人”是充满敌意的。瞧，此时他居然紧握一支双筒猎枪，显然要患阻上头顶上的不速之客在营地降落……





联合考察队的营地是用十多台特制的工程车和生活车围成的。正在午休的三十多名考察队员都跑出了车厢，惊愕万分地注视着那个发光的大圆盘，那个曾被全世界的报纸无数次耸人听闻地报道过的怪物。其实它完全不象记者先生们笔下所描绘的那么神秘恐怖，那么荒诞不经。的确，它的外形犹如两个扣在一起的盘碟，但通体没有舷窗，也没有舱门，顶上显然有天线、观察器之类的装置……除了它那特殊的飞行方法之外，很难说再有什么神秘莫测之处。

“砰——！”

今村久保手中的猎枪突然响了，沉闷的枪声打破了戈壁沙漠的寂静，可惜毫无作用。飞碟若无其事地仍在今村的头顶上缓缓旋转着继续下落。只有十米了！今村倔强地叉开双腿站着纹丝不动，退壳，重新装弹，再次举枪瞄准圆盘的底部……

“危险！快离开！”王新教授如梦初醒，大叫一声，不顾一切扑将上去，将今村连人带枪一起抱住，就地一滚，一下摔出七八米开外。

飞碟的底部喷出炽热耀眼的一团球体，确切地说，是某种光与火的混合物，慢慢向地面降落。热浪袭人，砂石飞溅，高低不平的沙砾地面被削出一块镜面似光洁的圆形平面，紧接着

飞碟的肚子下面伸出三只金属支撑架，宛如人类发射的月球探测器在月面着陆一样，轻轻巧巧地落到了地面上……

今村久保吓得面色灰白，自己如果缓走一步，必将被飞碟底部喷出的炽热火焰化为灰烬！

几十名考察队员们都躲到各自的车辆后面去了，只探出一张张惊恐而好奇的脸来。飞碟稳稳地停住之后，飞碟底部看似光洁无缝的壳体上突然启开了一道小门，一架小梯慢慢放了下来。

“外星人！外星人要下来了！”今村久保神经质地高叫起来。

王新教授一言不发，紧咬牙关，脸色苍白，紧盯着那金属梯和洞开的舱门，告诫自己无论看到什么样的可怕形象，也不要害怕不要惊慌。既然真有外星人光临，那他宁愿相信人家对地球生物是友善无害的……

瞧，他终于下到了地面，一个与我们地球人毫无两样的……人科动物，一样的头，一样的躯干和四肢。当然，他没穿什么耐克体恤或彪马牛仔裤，而是从头到脚都罩在厚实的宇航服之内，就跟美国“阿波罗”太空探测船上的宇航员一样的打扮。

他站在那里，环顾四周，然后举起了手臂。

他身后的飞碟立刻重新喷出火柱，旋转着离开地面，垂直上升，在营地上空旋了一个大圈，接着就象被人掷出去的游戏飞盘似的，飞速消失在茫茫天际。

看来，他对周围的汽车、躲在汽车后面的人们既没有敌意，也没有表现出惊讶、兴奋之类的情绪。倒是那些万分惊愕的考察队员们自己发生了混乱，有人在呐喊，有人抱头逃窜。然而，他丝毫不理会他们，竟拖着沉重的步伐，笔直地向王新教授藏身的汽车走来。

王新在一瞬间僵直不动了。那人整个脑袋都罩在头盔里，使他无法看清他的容貌。他凭“第六感官”感到那头盔上的护目镜闪射出束束蓝黑色的光，给他以十分奇特的印象。突然，一个意念在他热烘烘的大脑闪过：快，要保护“JA—10！”

他不顾一切地飞快扑进车厢，奔向工作台，双手把那个冰凉的古物紧紧护在了身下。这时，身后响起了脚步声，回头一看，那个身着笨重宇航服的“外星人”，已跟着他上了车！

“你是谁？你要干什么？”王新问道。

不速之客站定了，开始解头盔。王新恐怖地用双手捂住了双眼——他不知道他将看到一副有多可怕的面孔。然而他终于忍不住放下双手时，又不禁大吃一惊：头盔里露出的根本不是什么眼冒激光口吐毒焰的牛头马面，而是一张与他、与他的地球同类几乎完全一样的人脸。更叫他吃惊的是，这个人开口说话了，而且是一口标准的现代汉语。

“先生，请别害怕。虽然我来自一个极其遥远的星球，但我决不会伤害你们的。”

王新的神智虽然非常清醒，但他仍有一种置身梦幻的恍惚感。他下意识地喃喃发问：

“我，我不是在……做梦吧？”

“不，当然不。”这个奇怪的“外星人”居然笑了，“你看，你的朋友们现在都安静下来了。”

王新哗地推开车窗。果然，营地上刚才的一片混乱此时完全结束。刚才情绪最激动的久保先生，此时竟抱着双臂，平静地与杰西·库柏先生交谈着什么，连看都不往这边看一眼。

一切竟象什么都没发生过似的！

万分的惊愕倒使王新从恍惚中彻底清醒过来。科研工作者的理智、客观、冷静和天生的

好奇，终于使王新教授完全恢复了镇静，并以罕见的勇气，开始面对眼前的这个“事实，”：

“这么说，你真的是‘外星人’吗？那么好吧，我代表我们地球上的全人类，欢迎你。”

“谢谢。”这个人形生物彬彬有礼地回答，“不过，从本质意义上说，我并不是什么外星生物，而完完全全是你们的同类——地球人。瞧，我的外形就足以证明这一点。”

“啊，真不可思议！”王新又一次发出惊叹。

“就算这样吧。那么，你的目的究竟是什么？”他的眼睛里顿时闪出一种异样的光，伸出手臂笔直地指向桌上的“JA—10”文物，声音激动地说：“我是为它而来的！”

被迫秘密合作

这支庞大的中、日、美三国联合考古队是在顺利完成罗布泊边的楼兰古城的考察研究后，沿着新疆境内数千公里的古“丝绸之路”，来到牙通古孜镇附近的“精绝国故址”的。这里简直是一片沙的汪洋，看不到任何生命的痕迹。白天气温高达五、六十度，夜间甚至又可降到零度以下，其环境之恶劣，并不亚于月球或者火星。然而，茫茫沙海中兀然而立的一处处断墙残垣，被风化剥蚀成小土包的古烽火台以及依稀可辨的城廓遗迹却清楚地表明，这里曾是水草丰盛、牛羊遍地并且房舍成片相连的一座人丁兴旺的古城！那末，到底是什么原因使这些繁荣一时的古城灭绝？使驼铃悦耳、人声喧嚷的“丝绸之路”断了人迹？

这正是联合考古队此行要探究的秘密。

由于有人造通讯卫星定位、空军直升飞机中队运送给养以及沙漠工程车代步，考古队沿着早已被沙海吞没的古“丝绸之路”长途跋涉数千公里后，顺利到达了“精绝国故址”。在这里，他们发现了两件极不寻常的东西。

首先是一具古尸。男性，年约四十岁左右，金发高鼻凹眼窝，具有典型的古罗马人的一切体貌特征。最不可思议的是，他竟然栩栩如生，从里到外没有一点脱水干缩，肌肤、毛发、骨骼完好如初，就跟昨天才去世一样！他被命名为“JA—9”。

他是在“精绝国”效外西南方向数公里之

外的一个沙丘上被日本专家用一种特制的探测器发现的。最叫人奇怪的是他没用什么棺槨之类的葬器装殓，完全是给“软埋”在十多米深的沙子里的。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使“JA—9”在两千多年的漫长岁月里既没有腐化成灰土，又没有被酷热炙缩成象“楼兰女尸”那样的木乃伊？

这个谜还没解开，紧接着又有了第二个重大发现。在距“JA—9”发掘现场一百米左右的地方，那架极为灵敏的探测器接收到了一个奇怪的电磁信号。小型推土机削平了十数米的沙丘仍一无所获后，王新教授从营地调来了装有大功率挖掘机的工程车。当长长的液压挖掘臂掏出一个深达三十多公尺的大坑时，那个无比奇妙的“JA—10”就出土了。

它看上去是一根碗口粗、约一公尺长的金属圆筒，但不知什么原因却异常沉重。原以为几个身强力壮的考察队员就可以把它抬上地面，结果却不得不动用了工程车上的16吨起重设备，才勉强将它弄出沙坑，而且钢缆竟还拽断了两根。然而，它到底是什么？又来自何处？

“我猜想，这也许与‘外太空人’的某种活动有关！”“UFO”迷今村久保首先提出了这个富有想象力的假证。

“你能证明吗？”王新教授问。

“唉，你又来了！”久保作了个无可奈何的手势，又挠挠脑袋，不吭声了。

的确，这个推论几乎是无法证实的，因此它被轻易搁置到了一边。大家都讲究实际，当然还是先弄清“JA—10”到底是什么，才能推测其它。消息迅速传到了北京、东京和华盛顿，三国文物考古科研机构决定立即增派物理、化学专家，带上专用电磁、电波方面的尖端设备赶赴新疆……

没想到，新增的科研力量还未到，飞碟和这“外太空人”便捷足先登，从天而降！

幸好，除了降临地球的方式方法外，这个“外星人”跟平常人几乎没有区别，甚至语言沟通上也绝无障碍。这使得王新和他的接触变得自然多了也容易多了。当然仔细观察他的外形，还是有些特别之处的：他的头颅和五官似乎具有世界上白、黄两大人种的特点，体型又

具有黑种人的强健、灵巧——这是他脱去笨重的宇航服后王新教授才发现的。他说为了不在营地中引起混乱，他应该象考察队员中的一个那样出现在大家中间。因此，他得向王教授借一套衣服……

王新大吃一惊：“怎么，你还不认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已经亲眼目睹了你从天而降？”

“亲眼目睹是一回事，记不记得又是另一回事。”这个强健而英俊的男子神秘地说，“目前我只想跟你一个人打交道。”

“好吧，我很快就会知道他们的态度的。”王新将一套西装和一套工作服扔给了他，悻悻然地说。

恰在这时，今村久保先生的叫声就在车外响起：

“王教授，你快来，又有了新的发现！”。

那个“外星人”闻声立即躲到暗处去了。王新冷笑一声，跳下车跟着今村走了。

所谓“新发现”就在营地旁边的空地上，正好是刚才飞碟降落和飞走之处。只见那里的沙地上赫然出现一大块正圆形、光可鉴人的玻璃体！王新一惊之后，马上明白了这是什么。他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冷静地说：

“今村先生，这就是你的推论的有力证明啊——刚才那只飞碟降落时喷出的高温高热熔化了沙子形成了这种石英玻璃体……”

“飞碟？什么飞碟？在哪里？”

今村久保惊奇地扬起了眉毛，脱口而出。然后，他仰起头，兴趣盎然地在空中四处搜寻。

这下又轮到王新万分诧异了：“你是怎么回事？是你刚才第一个发现它的呀，今村先生！你还用双筒猎枪朝它轰了一下呢！”

今村久保从空中收回目光，愣愣地望着王新，不知所措：“王教授，你是在……说梦话吧？”

王新不吭声了，他径直跑上五号车厢，就迫不及待地大声问道：“库柏先生，你刚才亲眼看到了一个外星人从飞碟上下来，是吗？！”

库柏奇怪地扬起眉毛：“你说什么，飞碟？外星人？”

王新焦躁地打断了他：“库柏先生，你仔细想想，就在一个小时前，飞碟从天而降……”

库柏先生凝神思考片刻，然后抬起头，友

好地拉拉王新的手：“王先生，根据心理学原理，长时间在沙漠里孤寂地生活，往往会产生某种幻觉……你应该回去好好休息一两天，是吗？”

不是幻觉！不是幻觉！王新捧住脑袋，从心底发出呐喊。

他刚想到这一点，脑子里立刻响起了一个清晰的声音：别再去询问谁了。除了你之外，我已经把刚才的记忆从所有人的脑子里都抹去了……

王新下意识地猛然回过头去，一眼瞥见了那个“外星人”的脸庞在自己的工作车车窗边一闪而过。他马上想到了意念传感、心灵感应一类的观念……他不禁有些毛骨悚然。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一回到车上，王新就恼怒地问他，“想要控制我，以及这里的一切吗？”

“不，绝对不。”

“那为什么只让我一个人知道你的存在？”

他苦笑了一下：“纯属偶然的原因——刚才我降落时碰巧发现那个‘JA—10’在你手中。它对我至关重要……王先生，我需要你的帮助！”

望着他诚挚而恳切的目光，王新教授尽管心里积聚起了一万个难解的疑团，但终于还是彻底软下心来。沉吟片刻，他问道：

“我该如何帮助你？”

“首先，我在这里得有一个合法身份，”他答道，“等我开始工作后，你就会逐渐明白一切的。”

“那么，我又该怎么称呼你呢？”

“在取得合法身份之前，你可以暂时叫我‘JA—11’吧。事实上从某种意义上说，也许我真能算得上是一个‘出土文物’呢……先生，我恳求你暂时为我的出现保密，否则，很可能我们什么问题都难以得出正确的答案……”

一切都需要证据

这个“JA—11”很快就有了一个“合法身份”。

尽管很不情愿，但王新教授现在不得不单独与这个自称“同类”的天外来客打交道了。用

生物电场消磁的方法轻而易举就抹去了所有人大脑中的记忆，那么谁知道他还会施出什么厉害的“法术”呢？王新可不愿意某天早晨被人发现不明不白地死在某个沙丘下面……再说，现在他的伙伴们中有谁能相信他的话呢？看来除了与他合作之外，别无选择。

运送一批用于专门研究“JA—10”的先进科研设备的直升飞机，上午飞抵沙漠中的考古队营地。王新教授瞅准了这个机会，将这位不速之客带到了现场并加入了装卸设备的行列。在一片忙乱中，谁也弄不清楚这位陌生人到底是飞机上的工作人员还是营地本身的考古队员，因此谁也没对他的出现感到意外。直升飞机升空离去后，王新又马上将他带到一号车上，介绍给了考古队负责人赵龙奇教授。

“这是吴杰民先生，新来的古文物鉴定专家，也是我的朋友。他刚乘直升飞机赶到。”

吴杰民倒确有其人，他是王新的同学和朋友。发现那个奇特的金属圆筒JA—10后，王新曾致电邀请他参加考古队并获得批准。因吴杰民正在欧洲讲学，一时还不能成行，王新便暂且让这位天外来客先冒名顶替上再说。考古队都是由各国科学家组成的，彼此并不很熟悉，谁也无心去探究谁的来历，因此有空子可钻。

“好，欢迎你，吴先生。马上开始工作吧。”

下午，直升飞机又载来了一位高能物理学家、一位电磁专家和一位材料力学专家。加上王新教授和他的这位朋友“吴杰民”，五个人当即组成了一个专题小组，专门研究那个奇特的“JA—10”号出土物。这时候王新教授注意到了一个小细节：“吴杰民”先生拒绝与包括他在内的任何人握手，而且小心翼翼地避免跟谁靠得过近，始终保持着一一定的距离。这是为什么？

一切都需要证明！回到现在由他俩共用的三号车上，王新有意识地向他靠近，并且想瞅机会触摸一下这个自称是“同类”的人，是否有跟自己一样的肌肤、肉体。但“9A—11”似乎早已觉察到了他的内心活动，灵巧地闪开了，并且彬彬有礼地说：

“王先生，请不要靠近我，行吗？”

“可你得告诉我，这是为什么？”

“因为那样的话，你有可能对已确认的事实重新产生怀疑和动摇，从而影响我们刚建立

起来的信任与合作关系，最终阻碍我们共同把一切都搞清楚。”

“哦，这么说，你并不是全知全能？”

“吴杰民”发出一丝苦笑：“我要是能做到那样的话，我就不会来打扰你们了！”

对奇异圆筒“JA—10”的研究很快有了进展。突破性的观点，就是由这位“吴杰民”先生首先提出来的。他指出：制造 JA—10 的确实是一种特殊合金，它的成份含有几种目前地球上从未有过、但在门捷列夫元素周期表上预见到会有重的金属元素，亦即“镭后元素”。新来的高能物理学家奥托先生和材料力学专家胡静女士用带来的尖端仪器进行了光谱分析和一系列现场实验，果然证明了“吴杰民”的观点。

既然当今地球上连制造这个玩艺儿的元素都没有被发现，那么 JA—10 显然来自地球以外的太空了。根据这个逻辑，科学家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了飞碟、外太空人。

“下一步将要证明，它是你的飞碟扔下来的，是吧，我的朋友？”趁其他人都不在场，王新教授悄悄问“吴杰民”。

“不，不是。”他摇头否认道，“你忘了，我正是为了‘JA—10’才光临地球的呀。正是由于‘JA—10’的引导，我才找到你们这里来的……那天，它发出一种光，记得吗？”

“啊，我明白了！”王新恍然大悟地叫道，

“JA—10 是一个通讯信息发射器！”

这一点也很快被新来的日籍电磁专家井原先生证实了。“JA—10”由于构造特殊，能够持续发出一种电磁信号；它载有大量信息，本又是一个超级储能装置，并形成特殊的电磁场。

如此高超的技术，显然出自某种远比地球人类更为高级的智慧生物——研究小组内所有科学家一致得出了这个结论。

“不，不对！”

没想到，那位“吴杰民”先生神情激动、态度坚决地提出了反驳。“作为科学家，地球人类的杰出代表，先生们，你们为什么要固执地认为外星球生物就一定会比我们地球人高明呢？”他居然有些忿忿然了。

“那么吴先生，您说说现在世界上有哪家工厂能制造这种通讯发射设备？”奥扎先生嘲

讽地问。

“现在当然不能，”这位特殊人物激动地转向他的反对者，“那么过去呢，比如两百万年之前？”

过去？科学家们面面相觑。现代高科技都无法办到的事，遑论“过去”？这简直是个常识性逻辑问题嘛。大家友善地哄笑起来，只有王新一声不吭。不太喜欢说话的井原先生这时也忍不住插话了：“两百万年前地球上根本没有人，只有猿类呢，它们连最简单的石器也不会制造……”

“吴杰民”沉默了一下，忽然笑了。王新注意到，他退后了几步，离他们更远了些，然后道：

“是的，那时候古猿的一支缓慢地进化、发展成了现代人类。然而，有没有另外一支由于某种得天独厚的原因而得到迅猛发展，进化成比现代人智慧得多的人类呢？我认为这是肯定的！”

王新教授突然明白了点儿什么，虽然朦朦胧胧的。他下意识地捂住嘴巴，才没冲口而出喊出什么来。

研究室里又陷入一片静谧。毕竟都是些杰出的科学家，即使不相信但也能容忍某些异想天开的“异端邪说”。美国专家奥托先生率先打破了沉默：

“吴先生，我非常欣赏你的想象力——我们毕竟在这里发现了一些极不寻常的东西。同时，我个人也非常愿意成为改写人类……不，地球发展史的参与者。但是，一切都必须用事实来加以证明。吴先生，你能么？”

这位“吴先生”还没来得及开口，王新教授便再也按捺不住，替他朗声答道：

“我想我们能。一定能！”

短短几天内，考古队的各项研究连续获得重大进展：古人类学家杰西·库柏先生根据新的研究小组获得的成果，终于找到了那具古代男尸历时千年而没有干枯、腐烂的原因——正是“JA—10”持续发出的某种特殊电磁波形成的强大磁场作用，才使他死后两千多年仍栩栩如生。但他的身份还是一个谜。

对“JA—10”本身的研究更有了惊人的发现：它内部储存的大量信息有可能转换成光电

信号，再变成可视图像在荧屏上放映出来！我们将看到什么？这个发现鼓舞着奥托先生领导的专题研究小组，他们废寝忘食地着手改进仪器、设备，发誓一定要亲眼看到“JA—10”肚里到底藏了些什么秘密……

“吴杰民”先生自然也全力以赴地投入到研究之中。人们惊异地发现，这位有些与众不同的先生并非只会提出一些独到的见解，他在具体的技术操作上，也完全是个高手！事实上，小组的实际指导者和负责人不知不觉已由他取代了奥托先生。

至于那位情绪爱激动的年轻人今村久保先生，近来一直在狂热地研究他的“新发现”——那个由飞碟底部火焰烧结成的玻璃体。他本来自作聪明地认为那是古代“精绝国”的某个冶炼工场，但最近不知怎么突然改变了看法。他急匆匆地跑去找到了王新教授，悄悄把他拉到一边，激动地低声道：

“王教授，我终于发现你是正确的——古代人的陶器窑或者青铜冶炼工场的加热技术，无论如何也达不到足以使沙子烧结成玻璃的高温……只有唯一的可能，那就是有一艘外太空人的飞碟，降落到过这里！”

冒名者突然失踪

在王新的提倡下，研究重点转到了“JA—10”储存的可视信息上了。这项工作现在正式在“吴杰民”的领导下进行。他那不同凡响的思维方式和准确、迅捷解决种种技术难题的高超手段，早已使大家叹服，但与此同时人们的疑虑也与日俱增。考古总队负责人赵龙奇教授对王新说：“我简直怀疑，你的这位朋友仅仅是文物鉴定专家？”

很快，一套破译“JA—10”的秘密的图像显示系统装配出来了，只差一台普通的显像荧屏了。一封急电发往乌鲁木齐的大本营后，直升飞机迅速将一台带数控电脑的工业用彩色电视机运到了这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腹地。

叫王新教授又惊又喜又怕的是，那位真正的吴杰民博士，竟然出人意外地同机到达！

要阻止他已经来不及了。当吴博士向赵龙奇教授作了自我介绍后，王新瞥见赵龙奇象被

电击似的愣了一下。随即他非常老练地镇定了下来，若无其事地与吴杰民握手寒暄。直到将他安顿了下来之后，赵龙奇才将王新拉到一边，望望左右无人，便厉声问道：

“你怎么解释这件事？”

事到如今，王新知道再也隐瞒不下去了。他无限惆怅地说：

“有人冒名顶替了我的朋友。”

“谁？”

“一个乘飞碟降临的外星来客！”

赵龙奇惊讶万分地瞪大了双眼。

“走，到我的车上去。”王新不想再白费口舌。

三号车上，那个假“吴杰民”没有在。但王新轻而易举地从他的狭小住室内，找到了那件笨重的白色宇航服。赵龙奇此时已完全不能保持他的老练和镇静了，诧异得一句话也说不出。

过了很久，赵龙奇才重新恢复了常态。他对王新说：“这事我们确实还得暂时保密……”

“我担心保不住啊，”王新忧心忡忡地说，“说不定就连我俩此时的谈话，也在被人监听呢……”

仿佛要印证他的话似的，“咣当”一声，车窗外突然发出一声响，吓得两位教授毛骨悚然。他俩立即跳下车四处搜寻，果然见一条黑影迅速向苍茫暮色中遁去。是谁呢？

与赵龙奇分手之后，王新教授马上去十一号车上找到了正在收拾东西的吴杰民博士。吴博士是个性格开朗、喜欢绕舌的“唠叨鬼”，没等王新开口，他劈头就滔滔不绝起来：“你知道吗，我这次到欧洲讲学，并不是讲什么考古发现，而是被请去讲咱们的国粹——易经、八卦和阴阳五行的……我用超级电脑研究易经研究了五年，得出一些异乎寻常的理论，把一批欧洲科学家都给震慑住了啦。有人甚至说可以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别说了！”王新终于忍不住再次打断了他，“老吴，有人在冒名顶替你？”

“什么？谁敢冒名顶替我？”吴杰民一听就炸了，甩开王新的手，“谁，他是谁？我马上跟他对质！”

对质？王新突然眼睛一亮。拉起怒气冲冲

的吴博士就走。

然而他绝没想到，他们二人找遍了整个营地，查访了每一辆宿营车，后勤供应车，都没有发现“JA—11”——那个假“吴杰民”的踪影。

当天晚上，王新教授回到工作车上，又发现JA—10丢失了，他心中焦急，知道这又是天外来客干的，一直无法入睡，处于迷迷糊糊的状态中。午夜三点钟光景，他被突如其来的一声惨叫惊醒……

叫声是从五号车上发出的。古人类学家杰西·库柏先生住在那里。

霰弹射穿的秘密

杰西·库柏，五十三岁，华盛顿自然博物馆研究员，国际知名学者，作为古人类学家，足迹遍及五大洲，但参加联合考察队到中国工作，他还是第一次。这位先生性格孤僻，不苟言笑，喜欢独自钻研一个专题，甚至连助手都不要。考古队其他人都是两三个合住一个宿营车的，但库柏先生却坚持要独自占用一个车厢。鉴于他的声望和古怪的个性，总负责人赵龙奇便满足了他的这个要求。

不过自从那具两千年前的古尸被发掘出来后，库柏先生便自愿将古尸搬上了车，腾出A室保存它，自己搬到了原先作为工作间的B室住下，被今村久保讥为“情愿跟死人睡在一起，也不喜欢多跟活人打交道”。不过，一个与各种稀奇古怪的标本打了几十年交道的老夫子，你还能指望他没有怪癖么？

的确，每天除了定时去生活车吃饭、傍晚独自一人去某个沙丘边散散步，库柏先生几乎足不出户，两耳不闻窗外事，只潜心研究那具死亡长达20个世纪却仍栩栩如生的男尸。

他拟定了第一个研究专题，那个埋在古尸旁的金属圆筒“JA—10”发出的奇特电磁波和力场，到底是如何作用于古尸的细胞从而使它保持生前的状态？要弄清这个问题必须进行医学解剖，然而这是大本营严令禁止的。但是库柏先生仍抵挡不住巨大好奇心的诱惑，决定违反禁令偷偷干……

就这样，在真吴杰民博士到达营地，假“吴杰民”失踪的这天下午，他将自己关在工作车

里，开始解剖“JA—9”。当他那把锋利的柳叶刀在古尸上轻轻划破一道口子时，他突然听到一声微弱的呻吟：“呵，好痛！”

库柏吃了一惊，他四周张望了一下，没有发现任何人影。当他再次举起解剖刀时，又传来一声：“别……别这样！”。库柏定睛一看，那具古尸睁开了湿漉漉的沉重眼皮，无神的眼珠死死瞪着他。

库柏吓得魂飞魄散，木头似的呆望着。然后，他发出一声极度惊恐的惨叫，抱头拚命窜出车厢……

王新教授急如火燎地第一个赶到，接着几乎全队的人都匆匆奔来了。他们围成一个半圆圈，注视着这粹然“复活”的JA—9。

赵龙奇教授俯身听了听，听到JA—9微弱的心跳，轻声问道：“你是谁？”

JA—9再次睁开眼睛，嘴唇翕动着：“奇普星……”还没说完这句话，他又叹口气，便昏迷了。

紧接着，外面有人发狂地敲打起车窗来，同时他们听到了焦急万分的喊叫声：“赵教授！快去十号车，又出事了！”

当失踪了近二十个小时的假“吴杰民”——那个自称编号为JA—11的天外来客回到十号车厢里时，他手中正拿着JA—10，埋伏在车里的今村久保先生，端起猎枪向他步步逼近，咬牙切齿道：“为什么盗走JA—10？”

赵龙奇教授率领众人急急赶到，他们两人还在紧张对峙着。真吴杰民一把抓住假吴杰民，厉声问道：“你说清楚为什么冒名顶替我？”

“王教授，是该真相大白的时候了。你来告诉今村先生，告诉大家我到底是谁吧。”

“他是一个外星人。”王教授说罢，如释重负。

除了早知内情的赵教授外，所有人都惊呆了。今村久保手中的猎枪无力地垂了下来，他恐惧万分地瞪大了双眼，叫道：

“不，不，你不是……”

假“吴杰民”从一台仪器桌下，默默地拖出了那件沉重的宇航服，噤的放在桌上。

“还需证据吗？好吧，”他不知为什么忽然沉重地叹了口气，然后毅然抬起头来，“今村先生，现在请你向我开枪，你们就不会再怀疑

了。”

说着，他站到了远离仪器、设备的车厢角落里。王新教授下意识地猛扑上去，挡在他身前，迎着枪口高喊道：“不，不！别开枪……不能打死他！不能用这种方式证明……”

“没关系。”外星人诚恳地说。

被连续的混乱和一个个哑迷弄得已快失去理智的今村久保，一把推开了王新教授，几乎与此同时，他手中的双筒猎枪轰然作响。

在场的每个人都亲眼看见，一束极细小的钢珠霰弹成扇形飞速射入那位奇人的肚腹和胸膛。工作服上顿时出现密密麻麻冒烟的小洞，但他果然安然无恙！霰弹穿透他的身体后，他换了个位置，于是人们看到了他背后的车厢木板被击穿，还有些钢珠霰弹嵌在了木板里。

“现在该相信我是‘外星人’了吧，诸位？”他弄熄了身上的青烟，苦笑了一下，“唯一要纠正的概念是：我实际上应该称做‘在奇普星上定居’的地球人……”

众科学家仍然迷惑不解。奥托先生想起JA—9的话，便脱口而出：“什么是奇普星？”

“一个非常遥远的星球。你们也知道，所谓JA—9也是一个奇普星人。两千年前，他乘坐飞碟来到地球，不幸又染上了‘疱疹’，他找到了以前的发射场地，用JA—10的电磁力场将自己保护起来，等待营救……”

“这就是你到地球来的目的？”

“对。”

“奇普星人又是怎么回事？”

“奇普星人是现代地球人的表兄弟，还是让我从头说起吧。地球上现代人类的远祖，是生活在一千多万年的南方古猿，这是你们现代教科书上的常识。很正确，然而它却又很不全面。因为南方古猿事实上还有另外一支，完全被你们忽略了。这其实是一支最优秀的种属，在体力、智能上都比发展成现代人类的那一支优秀得多，至少早三百万年进入真正的人类阶段，并且高速发展成高度现代化的文明社会。”

室内一片神秘的静谧，听到如此荒诞怪异、离经叛道的高论，科学家们一个个面面相觑，目瞪口呆。但他们谁也不会否认，他们已有了浓厚的兴趣。

“这么说，你是他们那些‘史前超人’的后裔啰？”今村久保忍不住发问。

“请暂时别岔开正题。跟今天的文明社会一样，‘史前超人族’当时也遍布五大洲，他们最强烈、最一致的愿望，就是征服太空，遨游宇宙，占领别的星系、星球。”

“等等，我问一个问题，”井原先生冷静地打断了他的滔滔不绝，“在场的都是考古学家，为什么我们从来没有发现过这个‘史前超人族’的任何遗迹呢？”

“灭绝了，彻底灭绝了！就在他们的事业发展到顶点，也就是在距今约一百万年前的时候，一场全球性的灾难毁灭了他们所有的一切……”

“不对！”一直默默不作声的王新教授，听到这里再也按捺不住，猛然大声打断了他的话，“他们留下了证据！就是我们今天发掘到的，那个‘JA—10’，对不对？”

“哈哈，王教授，您真比别人聪明……还是让我们接着谈吧。当时的‘史前超人族’雄心勃勃地一心要想成为太阳系、银河系乃至整个宇宙的主人，完全忽略了对地球的保护与爱惜。因此，你们今天所遇到的工业污染环境、生态平衡被破坏等问题，其实早在一百万年前的地球上就发生了，而且更严重得多。”

说到这里，外星来客将手中的JA—10与电子显示器材接通，继续说道：“你们看吧，这就是大自然对我们的报复！”

屏幕上出现了一幅幅令人怵目惊心的画面：满目疮痍的大地、狂烈的沙暴、污染的河流海洋、倾颓的城市，特别是那种“疱疹”患者的痛苦，更使人惨不忍睹！他们的肌肉一块块脱落、骨骼一节节断裂……

天外来客长叹一声：“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史前超人族’终于作出痛苦决定——放弃地球，向别的星球移民。……”

“哦，我明白了，塔克拉玛干沙漠就是你们当年的火箭发射场？”今村久保问道。

“是的。”

“JA—10就是留下的信息储存器？”

“对，那个奇普星人就是回来取它的，可是却病倒了。”

“那你为什么没有实体呢？”王新教授认为

现在应该是一切都水落石出的时候了。

“我是由‘反粒子’结构组成的。”

一直保持沉默的吴杰民博士，忽然开口了：“也就是‘阴性物质’吧？”

“对，现在请真正的吴博士谈吧，他的话更有说服力。”

吴杰民对自己热衷的话题，侃侃而谈起来：

“事实上，宇宙间的一切，最终不过是由两种东西构成——阳性物质和阴性物质，所谓‘阴阳相生相克’是也，阴、阳在一定的条件下是可以转化的。当物质以超光速运动时，就成为‘反物质’，也就是‘阴性物质’，它只存在于多维空间中，在传统的三维空间里，就像这位天外来客，会无形、无质、无量！也就成了‘隐身人’。”

“这能够证明吗？”王新教授又冒出一句“口头禅”。

“我这次重返地球，不就是证据吗？”天外来客微微一笑。

“哦！”王新惊叹了一声，大家也如梦初醒。

“可是你重返地球，不是要抢走我们的JA—9和JA—10吗？”库柏有些忿忿然了。

“决不给你！”今村久保叫道。

天外来客尴尬地摇了摇头。

“还是给他吧。”一直沉默的赵龙奇教授发表自己的意见，“我们是考古学家，而他们是一对大活人呵！”

“JA—9可以带走，但JA—10必须留下！”王新教授实在舍不得放弃对JA—10的研究。

“朋友们，JA—10除了你们已知的神奇作用外，还有一样更特殊的功能。”天外来客诚恳地说，“它是把我和奇普星人带走的必需装备。”

“为什么呢？”

“利用它强大的力场，把‘反粒子’和‘正粒子’湮灭成新物质，回到奇普星后，再分开成单独的个体。”

众科学家更是呆若木鸡，但也无法阻止了。

“好吧。”赵龙奇终于拍板定案。

“谢谢，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你们的！”天外来客两眼含着热泪，向科学家们深深鞠了一躬，然后拿起JA—10和宇航服径直向五号车走去。

片刻之后，外面营地上就响起了人们惊讶而兴奋地高喊：

“快看，一只飞碟！飞碟来了！”

科学家们全都翘首张望。

果然，一只来自外太空的碟形飞行器，已飞临营地上空，照例盘旋几圈后，徐徐降落在营地外的沙丘上，情形与二十多天它第一次光临时完全一样。每个人都感到了强烈的闪光，感到了某种无形的电磁压力被穿过自己的脑际，就在这一瞬，所有当时看到过它的人，记忆力全部突然恢复了……啊，它早已来过一次！

这时，从五号车上走下来一个身穿宇航服的“太空人”，从头盔里望去，他有着奇普星人的脸庞，但他的声音，却是假“吴杰民”的：“再见了，朋友们！”

科学家们张口结舌，惊异地注视着这个似乎是神话中的“怪物”，这个“反粒子”和“正粒子”湮灭而生成的人走上飞碟。

飞碟恋恋不舍地盘旋了三个圈，然后飞快地消失在金灿灿的阳光之中……

图 赵庆笙

征 订 启 示

本刊明年仍自办发行，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欲批销和订阅的可直接汇款到四川成都人民南路四段十一号《科学文艺》飞机场社发行组(邮编 610041)。明年仍为双月刊，每册定价 1/60 元，全年 9.60 元。挂号

每本另加 0.30 元。

另外，本刊将发行少量 1990 年合订本，第本定价 10.00 元，需挂号另加 0.30 元。

机 械



一、总部血案

不知是未来何年何时……

美国底特律市。鳞次栉比的建筑群，陪衬着一幢银色摩天大楼直冲云霄。这就是名闻遐迩的 OCP 公司总部。

顶楼会议室。二十余名董事和部门经理正襟危坐，倾听公司总裁纳尔逊阐释发展计划。

“诸位朋友，”纳尔逊捋捋花白头发，精神矍铄地说：“本公司多年的夙愿——修建三角城计划——已获市政当局批准。这一大规模的旧城改造计划，将给我们带来巨大的财富！”

随着总裁的手指，众人目光齐刷刷地扫向摆在一侧的三角城模型。模型洁白无瑕，超现代的楼群设计新颖别致，线条明快。立体公路宛如白色飘带，蜿蜒缠绕于建筑之间，展示出一个梦幻般的神奇世界。会议室顿时响起一片掌声。

“但是，”纳尔逊总裁顿了顿，“我们面临着一个可怕的毒瘤，那就是底特律猖獗的刑事犯罪活动。在两百万建筑工人开进之前，我们必须彻底消除这个隐患，否则旧城改造计划将寸步难行。为此，我们接管了本城警察局。”总裁把头一偏，示意坐在身边的副总裁理查德·琼斯汇报。

琼斯年约五十，鹰鼻鹞眼，神情高深难测，他走到电视墙边，按下电钮，荧光屏上显示出公司在航天、医药、能源、教育等事业上无偿投

资的种种业绩。他不无骄傲地说：“我认为，要维持治安，需要一支能昼夜执勤，不吃不喝，火力强大、可以根据条件反射，正确使用多种武器的警察队伍。为此，我荣幸地向诸位介绍——”琼斯走到会议室门边，猛地拉开门，“新型的执法机器人 AB209。”

随着话音，一个钢铁怪物突兀而现。它身子状如巨蟹，两条粗腿用液压传动装置作关节，联接一对粗脚。两支胳膊象螃蟹的夹子，各装备四支自动机枪。当它调节胳膊高度时，犹如一只猛扑而下的秃鹰。机器人迈开大步，走进会议室，朝众人虎视眈眈。

“我敢断言，这个具有自控智能的 AB209，将是新一代最抢手的军事产品。”

这时，坐在会议桌边的摩根，脸上流露出一不屑一顾的神情。他向身旁的凯米，递去一个会意的眼色，他们两人正在研制另一种新型玩意儿，与琼斯的这堆笨重钢铁较量，然后取而代之。

这一切，自然未能躲过琼斯的目光，他嘴角阴冷地一笑，他决定当着众人的面，让自己的对手吃个哑巴亏，尤其是凯米，除掉他，就等于斩断了摩根的股肱。

“AB209 已输入维护治安功能程序，”琼斯走到凯米跟前，说：“你愿意模拟拒捕罪犯吗？”

凯米未加思索便点头答应。他接过琼斯的手枪，对准机器人。

刹那间，AB209 象发疯似地全身扭动起

来。“放下武器，给你 10 秒钟！”它威慑地下令道。

凯米有些慌张地瞅一眼琼斯。琼斯不阴不阳地说：“我劝你还是照它的话做。”

凯米丢下枪，然而 AB209 并未罢休：“9、8、7”倒数声咄咄逼人。

“快叫它停住！”凯米惊慌失措。

“6、5、4……”声音充满杀机。

凯米一把拉住琼斯，琼斯一掌将其推开。会议室乱成一团，人们纷纷钻进会议桌下躲避。

“3、2……”凯米朝三角城模型奔去。

“哒哒哒……”AB209 猛烈射击，飞蝗般的子弹，将凯米打得血肉模糊，瘫倒在模型上。

总裁拍案而起：“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琼斯装出一付痛苦的表情：“这完全是一次意外事故，我很难过。”

总裁拂袖而去。摩根拦住他，“必须用我们的 CD 计划，来代替这个 AB209。”同伴的惨死，给摩根带来了彻底打垮琼斯的机会。

“你到我办公室来。”总裁对摩根说。

琼斯两眼愤火，恨不得生吞了摩根。

二、莫菲殉难

莫菲推开警察局办公大厅的门，怔住了：男罪犯在里面大吼大叫，女流氓对警察搔首弄姿，警长里德抓住两个纠缠不休的混蛋，将其推出门外。这乱烘烘的场面，说明这儿的治安形势是何等的严峻。

莫菲三十余岁，身材颀长，面容英俊。淡黄头发，蓝眼有神。他是有名的神枪手，一位好警员，底特律素有犯罪之都的恶名，警察在镇压活动中伤亡累累，不得不请求支援。于是莫菲便成了第一批奉调的幸运儿。

“欢迎你到地狱来。”警长不无幽默地说，接过莫菲的档案和调令。

就在这时，大厅又发出一阵喧嚣。一个带铐罪犯，连连击倒两名警察。忽然间，一个矮个警察分开众人，站到身壮如牛的罪犯面前，闪电般一记直拳，紧迫一记勾拳，再飞身一脚，把罪犯打趴在地。莫菲暗暗称赞。

“路易丝，快来认识你的新搭档。”警长说。

那警察摘下头盔，竟抖落出如瀑的金发，笑吟吟走到莫菲面前，大方地伸出手。

“路易丝。”

“我叫莫菲。好漂亮。”莫菲不知是在称赞姑娘的容颜，还是惊叹她的身手。路易丝嫣然一笑。

阳光灿烂，蓝天如洗。莫菲坐在阳台上稍事休息，一边回味这几天的经历。底特律的犯罪团伙组织严密，装备精良。尤其以克莱温斯·鲍蒂克为首的黑社会集团，更是残暴凶狠。这个集团不久前杀害了追捕他们的 33 名警察。莫菲觉得，鲍蒂克在受一只魔力无边的黑手保护，否则怎能逍遥法外？

莫菲掏出手枪，手指伸入扳机护圈，手腕一甩，枪在手上转三圈停下，枪口依然朝向前方。

路易丝端着两杯饮料，从大厅走出。她打趣地说：“好花哨的动作。”

莫菲不好意思：“我儿子最欣赏的绝活。儿子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摆平罪犯。警察的枪都应玩得这么好。”

路易丝调皮地吐出口胶糖，一个胶泡炸开。

“各小组注意。有个团伙抢劫了银行，正向南逃窜。罪犯乘坐白色集装箱车。”

路易丝和莫菲的警车箭也似地跃出。

集装箱车疾驰。车内，鲍蒂克等六名罪犯欢呼雀跃，手舞一叠叠抢来的钞票。

驾车的匪徒哈克从反光镜看见后面有警车鸣笛追赶。连忙喊道：“我们被盯上了。”

鲍蒂克宽额方脸，颧骨凸出。架一副金丝眼镜，他征叫道：“杀死他们！”

车内哗啦啦一片子弹上膛声。

莫菲要过路易丝的手枪，拉下头盔防护罩。

匪徒们蹬开后车门，子弹泼水般打出。然而机敏的路易丝，已将车超速到卡车侧边。莫菲探身出窗，双枪齐发，直射司机台。

哈克大叫：“他们在这儿！”

路易丝减速，警车落在卡车后。阵阵枪弹袭来，仅在防弹挡风玻璃上印出个个白点。莫菲连连击发，一匪徒中弹。鲍蒂克大叫：“把他扔下去。”

匪徒的身体从空中落下，刚好把警车玻璃砸个大窟窿。视线被挡，路易丝只好刹车。匪徒们趁机摆脱追踪。

凭着敏锐的观察，莫菲和路易丝终于在废弃的化工厂内的一个隐蔽角落，找到了匪徒们丢下的汽车。他们断定工厂是匪徒们的一个巢穴，便向总部报告。

“增援队伍二十分钟后赶到。”警长答复道。

莫菲和路易丝兵分两路，举枪摸了进去。事实证明，这是一个致命错误。

匪徒迪克在机器旁小解，路易丝摸到他身后，大喝：“举起手来！”

迪克作投降状，慢慢转身。这个流氓头戴鸭舌帽，架一副墨镜。“怎么，不让老子把裤子拉上来？”

羞怯使路易丝分了神，狡猾的罪犯趁机挥手打掉路易丝的手枪，一脚把她踢下楼。

另一个车间。鲍蒂克和一个匪徒得意洋洋庆幸逃脱了追捕。莫菲蓦地闪出，举枪喝令匪徒投降。一个匪徒抓枪顽抗，莫菲一枪将他送上西天。鲍蒂克只好乖乖举手。莫菲用枪逼住他的后脑，打算给他上铐。

“哗啦”一声枪栓声。莫菲回首，只见哈克举枪对准他。“小子，这儿我们作主。”随着话音，四、五名匪徒围上来。

“哈哈，”鲍蒂克摇头晃脑，“你好胆大，竟敢孤军深入。”他一枪托将莫菲砸倒。

迪克把枪扛在肩上，晃悠着走上来。“他的搭挡被我解决了。好漂亮的姑娘。”

莫菲心中掠过一阵绝望。

哈克用枪对准躺在地上的莫菲：“还跟我们作对？”

莫菲大骂：“总有一天会收拾你们的！”

哈克恼羞成怒。一声枪响，莫菲的手掌被打得粉碎。莫菲痛得大叫，捂着残掌，挣扎起来，摇摇晃晃。

匪徒们乱枪齐发，子弹击穿防弹衣，莫菲倒下。

鲍蒂克走上前。莫菲跟前出现的最后情景是：黑洞洞的枪口对准头，轰然巨响，金星四

溅，一切坠入黑暗。

踉跄奔来的路易丝恰好看见这一幕，五内俱焚，双手捂脸。

增援的直升飞机引擎声大作……

三、CD 计划

“加压……”一个声音说。

“启动……”又一个声音说。

剧烈的震动。撕心裂肺的疼痛：匪徒们乱枪齐发，依次掠过一张张狂笑的脸庞。

好痛呀。莫菲渐渐有些意识。

“启动！”

又一阵撕心裂肺的疼痛，五脏六腑好像被掏空……儿子迎面奔来，又远远退去……

脑子一片空白。

头好疼：鲍蒂克凑上来，迎头一枪。

脑子成了虚空：妻子飘然而至，又飘然而去……

似梦幻又是现实，象清醒又迷糊……

“接上了？”

“缝合完毕。胳膊怎么办？”

“为了计划，为了他的新生，我们必须接上机械臂。”有人这样说。

一股电流注入神经。

“循环正常。加上电子网络。”

眼前的景物开始清晰。莫菲看到一群男女，在他眼前晃动。“好了，他的电子扫描系统正常，图像清楚，分辨力绝对无误。”这是个女人的声音。

“他记录了我们的谈话。”

“全都洗去。”

莫菲看见这群人都在一个绿色的网络中。

“好的，它具有，极强的目标跟踪和寻的能力。”

“你的基本指令是什么？”一个男人凑上。

“遏制犯罪，服务公众。”莫菲不由自主地问答。

“好极了，伙计们，我郑重宣布：一个超级警察——机械战警诞生了！”

哗哗哗的掌声……

当 OCP 公司的摩根带领一批科研人员把

机械战警送到警察局的时候，办公大厅轰动了。殉职警察莫菲未死的那部分脑神经，与超级人工智能电脑相联，使他获得了超乎常人的思维能力。基因缝合本使他的生命，在电子的、机械的等一系列高技术设备中得以延续和保持。这是一个划时代的生物工程奇迹。新兴的机械战警比普通人更魁伟；钢铁身躯状如甲冑在身的现代武士，黑色头盔保护颅腔内的电子仪器免遭破坏。机械四肢运动自如，力拔千钧。他的步履略显呆板，訇然声响，踩出一派正气。机械战警的右小腿外侧为藏枪暗盒，指令一发，暗盒门闪开，机械手取出。大号特制自动手枪，手指套进扳机护圈，腕关节一转，手枪转三圈，枪口直指前方。

在一片喝彩声中，惟有一人暗自惊心：这不是死去的莫菲玩枪的绝活吗？难道他……？路易丝心中升起一团疑云。

OCP 公司的 CD 计划大功告成。

四、牛刀小试

底特律之夜。华灯初上百异彩纷呈，流金泄银，疑似星汉倒挂。

机械战警驾车出巡。

一家超级商场。一个身穿黄色风衣的络腮胡子男子推门而入，神色诡秘地走近柜台。

商场主为一对老年夫妇。老头儿迎上去：

“先生要什么？”

“我要你们的钱，快！”中年男子从风衣中飏地取出冲锋枪，对准商场主。

老头儿吓得浑身筛糠。老妇人不动声色地按动了隐藏的报警按钮。

机械战警收到了报警讯号，驱车直赴商场。他推开门，罪犯闻声回首。

“放下武器！”机械战警威严地命令道。

劫匪开枪，子弹雨点般打在机械战警的钢铁身躯上，又弹向四周。机械战警走近劫匪，伸出机械臂，捏住冲锋枪管朝下一掰，枪管被扭弯。罪犯惊魂未定，已被机械战警抓起，凌空扔向一根立柱，顿时碰得脑浆迸裂。

机械战警侧身，向商场主说：“谢谢合作。”

一条僻静小巷。“救命啊——！”一个女人的呼救声划破夜空。两个流氓从后面扑上，搂住女人。一个流氓抽出刀，在狂笑中割断姑娘的头发。

“放开她！”一个威严的声音响起。

流氓回头张望。

机械战警高大的身影步步逼近，脚步声在阒寂清冷小巷回荡。

一匪徒忽然抱起姑娘，刀尖抵住她的喉咙：“别过来，不然我杀了她！”

姑娘挣扎，两腿悬空，机械战警举起手枪。子弹不偏不倚从姑娘两腿间穿过，击中背后匪徒的裆部。那家伙狂叫倒地，同伙跪地求饶。

姑娘奔上来，拥抱救命恩人，当她的嘴唇触及到冰凉的面颊时，始知这是一个机械人。

“姑娘，回家补补裙子。”机械战警说。

警车喧嚣、红灯闪烁。市政大厅外军警林立，各种火器一字排开。气氛极度紧张。

一位现场采访的电视记者，用连珠炮似的语调，急速报导新闻：“各位听众，前市政官员米勒闯入市政大厅，将市长等人扣为人质，制造了本市今晚的特大新闻。据悉，米勒已杀掉一名人质，市长的生命危在旦夕……”

在这紧急关头，机械战警悄然而至。他以他特有的略显机械的有力步伐，踏上台阶，直闯龙潭虎穴。

米勒紧贴窗边的墙壁，朝下大喊，“我要求给我工作，我要一间大办公室，还要一辆高级轿车。”

警长里德回答，“可以，只要你放开市长！”

歇斯底里的米勒忽然抓起市长，推到窗前：“如果你们要花招，我就——”

话音未落，一双钢铁手臂穿墙而出，箍住了米勒的脖子，把米勒扔出了窗外。电视摄影机拍到的是米勒头颅着地的惨相。

楼下围观者欢声雷动。

机械战警牛刀小试，底特律黑社会闻风丧胆。成功使摩根荣登 OCP 公司副总经理宝座，他与琼斯的矛盾，也激化到水火不容的地步。



五、复仇之剑

机械战警在警察局有一间专用“休息室”。特制的坐椅联接监测室的各种仪器。他正在接受例行检查。

脑电图波纹开始呈不规则状。机械战警不安地扭动身躯，仿佛十分痛苦。

波纹紊乱。他脑海中出现梦幻图像：

匪徒们乱枪齐发，莫菲倒地。

鲍蒂克的手枪抵近莫菲额头。枪声响起——

机械战警大吼一声，站立起来，推门出去。

工作人员发现情况不妙，赶出来阻拦。机械战警甩开他们，径直走向大门。

原来，他那残存的脑神经中对往事的记忆复苏，使他摆脱了程序控制。他无法忍受杀害了莫菲、搞得莫菲妻离子散的鲍蒂克之流仍然逍遥法外。机械战警将高擎复仇之剑，斩杀罪孽的元凶。

走廊上，路易丝和一名警察押罪犯与机械

战警擦身而过，发现他情形有异。

路易丝拦住机械战警：“我叫，路易丝，你叫什么名字？”

“要我帮忙吗？”机械战警冷漠地问。

“你真的不认识我？”路易丝十分伤心。

“对不起，我要走了。”机械战警摆脱路易丝。

当摩根闻讯赶来时，机械战警已驾车出发。

罪犯哈克骑着摩托车风驰电掣地来到一家加油站。这个酩酊大醉的罪犯，用冲锋枪敲敲收款处玻窗，喝令里面的加油工把钱全部交出来。

“把油给我灌满，嘿嘿——”哈克得意万分。

待油加满后，这个罪犯忽生邪念，打算杀掉加油工。

千钧一发之际，机械战警赶到。“放下武器跟我走！”

哈克一望，魂飞魄散。眼前这个钢铁胚子

的声音、神态，活似莫菲转世。“我认识你，你死了，死了！” 哈克扣动扳机。

当然不会再伤战警一根毫毛，他步步逼近。

子弹击断输油管，汽油喷涌而出。哈克翻身上车，将嘴里烟头扔向汽油。“轰”地一声，大火乍起，烈焰翻卷。哈克驾车逃跑。

机械战警赫然走出烈焰，掏枪射击。子弹击中哈克的摩托车，哈克回首还击，却不料撞上路边一辆汽车，他高高飞起，又重重摔下。

机械战警抓起他：“你是谁？你的同伙在哪里？”

哈克气绝身亡。

六、图穷匕见

周末之夜。摩根的寓所。会客室沙发上，摩根召来两个妓女厮混。他们吸食白面，飘飘欲仙。琼斯的失败和自己的步步高升，使他忘乎其形。

门铃骤响。摩根挣脱妓女的拥抱，打开门，一支冰凉的手枪顶住了他胸口。鲍蒂克闪身进屋，喝令妓女出去。

当屋里只剩下两人时，摩根大发雷霆：“你是谁？告诉你，这儿不是你为所欲为的地方！”

鲍蒂克冷笑，将枪管套上消音筒。一发子弹击中摩根的大腿，摩根倒在沙发上，痛得直抽冷气。

又是三枪打来，摩根的两腿各中两弹。鲍蒂克取出一盘磁带，放入摩根房中的电脑内，屏幕上出现琼斯的脸。

“你好啊，年轻人，”屏幕上的琼斯说，“我想，眼下你正跪在地上，乞求我饶你的命。”

此时，摩根始明白鲍蒂克是琼斯派来的杀手。

“你小子平时狂妄自大，居然骑到我的头上拉屎撒尿，伤了我的自尊心，也毁了我的前程。”

鲍蒂克摸出一枚定时炸弹，拉开保险，放在桌上，旋即走出门去。

一声巨响，摩根被炸得粉身碎骨。

地下毒品生产工厂，犹如一座军营。车间

里，机器旁，行车天桥上，到处可见手持武器的歹徒，严密监视着工人将海洛因封进注射药瓶的玻管中。

一张桌边，鲍蒂克正与一个穿红衬衫的老年毒枭谈买卖。

鲍蒂克的一名随从把一皮箱钞票倒在桌上。毒枭将一叠钞票在手上掂掂，说：“这点钱只够杀两个警察。老实说，我对你们不放心，你们的人在外面惹事生非。”

“知道，知道，”鲍蒂克冷笑着，手指伸进毒枭的葡萄酒杯，蘸了蘸，然后放进嘴里吮吸，“我打心眼里就不想和你打交道，我控制了销售网，可以把你们毒品厂搞垮。”

毒枭顿时火冒三丈：“弟兄们，把这个家伙给我干掉！”

匪徒们纷纷持枪，对准鲍蒂克。然而鲍蒂克的随从却把枪口抵住了毒枭的脑袋。双方剑拔弩张，互不相让，眼见一场内讧就要发生。突然，毒品厂的铁门轰然倒下，一个伟岸的身影，赫然矗立在匪徒们的面前——机械战警侦察到了鲍蒂克在这里，前来逮捕他。

匪徒们调转枪口，朝机械战警猛烈射击。机械战警一枪一个，数十名匪徒顷刻间饮弹身亡。鲍蒂克见势不妙，想趁机逃跑。机械战警一把抓起鲍蒂克，扔向一扇玻璃门。玻璃粉碎，鲍蒂克被摔得半死。机械战警捏住鲍蒂克的喉管，准备让这个作恶多端的匪首上西天。这时，鲍蒂克才吐出真情，“我是替 OCP 公司的副总裁琼斯工作的。他接管了警察局，没有他的命令，你无权杀死我。”

这句话犹如晴天霹雳，机械战警忽地住手。指示他行动的智能电脑回到“逮捕”程序。他只好将鲍蒂克押回警察局。

警长里德正和打算罢工的警察会谈，一见鲍蒂克被押到，十分吃惊：“喂，这家伙是什么罪名？”

“谋害警察。”机械战警说完，头也不回地走了。

只有一个人知道机械战警此刻的想法。路易丝悄悄尾随机械战警。

OCP 总部琼斯宽敞的办公室。他放下电话听筒，从口袋里取出一个电子控制器，按下程

序4的按钮。刚才，鲍蒂克从警察局打来电话，告诉了他两人之间的关系，已为机械战警掌握。他知道，他与机械战警的摊牌势在必行。

门自动闪开，机械战警大步跨进。“琼斯你被捕了！”

“什么指控？”琼斯皮笑肉不笑。

“操纵犯罪集团，谋害警察。”战警凛然道。

琼斯站起来，摊开双手，“来呀。”

战警刚跨一步，突然浑身痉挛，手脚抽搐。琼斯哈哈大笑：“警官，这四号指令，是我对你的心理程序所做的一点小贡献。一旦你打算逮捕本公司的高级官员，你的全部程序就自动关闭。”

视物昏花。图形异变。战警万分痛苦。

“我必须处死摩根，因为他是我的敌人。至于你，不过是一个产品，我怎能让本公司的产品，来跟我找麻烦？”琼斯说着，按动了另一个控制器。AB209忽地从隐藏的角落，走进办公室。“现在是我替摩根纠正错误的时候了。”

机械战警挣扎起来。AB209的手臂朝向战警。机口吐出长长的火舌，然而战警朝后一纵，撞碎门框，避过枪弹。AB209射出两枚火箭，在猛烈的爆炸声中，战警已逃到防火楼梯间，循梯而下。AB209追杀至此，一下失去了先前的厉害：它那双鸡爪足，不能走下台阶。它蹒跚试试，竟一骨碌滚下楼梯，瘫倒在转弯平台上喳喳乱叫。

战警走下楼来，却不料陷入琼斯的第二个圈套。琼斯调来大批警察，一齐朝战警开火。战警，在地上翻滚着，作为机器，他的程序已处于混乱，但作为人的那部分意识，眼下却分外清醒：不能还击，不能……他们都是我的弟兄。

一辆警车嘎然而止。一个女警察跳下车，将战警推进车内。开车的是路易丝。

七、拼死相救

琼斯下令释放鲍蒂克。这个恶贯满盈的匪首，不可一世地走进琼斯的办公室。两个卑鄙的家伙又达成一桩肮脏的交易：用重型武器摧毁机械战警，以便在即将实施的三角城新建计划中操纵黑社会团伙大捞一把。

酝酿已久的警员大罢工，终于不可遏制地

发生了。底特律市陷入了混乱的深渊。犯罪团伙抢劫、杀人、放火……恐怖象瘟疫一样四处蔓延泛滥。

战警在路易丝的帮助下，潜入匪徒们据为老巢的那座废弃化工厂。经过几小时的自我调制，他终于恢复了特有的作战能力。他似乎悟到了自己这出悲剧的根本原因：当法律被金钱和权力购买之后，这个世界也就再无公理可言。谁要是敢于站出来维护正义，谁就会丢掉自己的血肉之躯，变成一个钢铁制品。琼斯控制下的OCP公司只要产品，不要人性。

鲍蒂克率领众匪，终于侦察到了机械战警的藏身处。他们杀气腾腾地赶来了。

“机器家伙在哪里？”鲍蒂克大声挑衅。

战警从平台上扔下一块废铁，匪徒迪克开了一炮，炸起一团烈火。机械战警举枪连发，迪克哀叫一声，倒地身亡。

就这样，化工厂内展开一场斗智斗勇的追杀战。

机械战警闪进一条巷道，匪徒科克斯窥见，驾起卡车开足马力，准备撞倒战警。战警闻声，朝旁边一闪。汽车猛冲而过，刚好撞破一个巨大的硫酸贮罐。在腾腾烟气中，硫酸如浪头般涌出，浸泡在酸液中的匪徒刹时皮开肉绽，不成人形。

鲍蒂克一见势头不妙，开起汽车就逃。路易丝驾着警车迎头撞去。鲍蒂克急忙调头，朝另一个出路疾奔。路易丝紧追不舍。匪徒科克斯横拦路中，企图让鲍蒂克带他出去，结果被鲍蒂克辗得粉身碎骨。鲍蒂克的汽车失控，翻入一个积满红色锈水的大水坑。

路易丝赶到，跳下汽车。谁知狡猾的匪首并未受伤，他从车门边朝路易丝连连射击，路易丝胸脯中弹，滚进水坑。

“住手！”一声断喝，吓得鲍蒂克一激凌。

机械战警踏水而至。“这一次我再也不逮捕你了，我要以正义的名义处死你！”他平端手枪步步逼近。

然而另一名漏网匪徒，这时却躲进了一个巨型吊车控制室。凌空的抓斗刚好位于战警的头顶，里面盛满钢胚铁块。他猛地推下操纵杆，钢铁垃圾落下，将战警砸倒。

躺在水中的路易丝恢复了知觉。她一步步

爬过去，架好了鲍蒂克丢下的机炮，朝控制室的那个匪徒，送上致命的一炮。烈火硝烟将那个匪徒化为齑粉。路易丝也停止了呼吸。

鲍蒂克面对困入钢铁废料的机械战警，捡起一根铁棒猛击，被战警用手臂挡开。鲍蒂克瞅准战警胸前的一个窟窿，将铁棒用劲插入，试图把他钉死。就在这个当口，战警的手背蓦地弹出一把利刃，挥臂之间，鲍蒂克的喉管被切开。这个罪恶滔天的匪首终于得到应有的下场。

机械战警推开压在身上的废铁块，踉跄扑向躺在水坑中的同伴，悲怆呼唤：“路易丝——！”

这一声呼喊响遏行云，凝聚了几多悲愤、几多依恋……

八、“我是莫菲”

OCP 公司总部会议室。琼斯俨然以最高负责人的那种神态在发言：“警察们这次罢工对我们非常有利。我将立即在全城布满 AB209。事实证明，这个最新产品的订货供不应求……”

总裁和其他与会董事无可奈何地注视他。

楼下。莫菲驾车赶到。一个 AB209 走出来挡道：“立即走开，否则我开枪啦。”

莫菲架好机炮，一声巨响，AB209 的残躯冒出缕缕青烟，变成一块废钢铁。

莫菲昂首走进大楼。

“我们将以最大勇气和力量接受每一次挑战……”琼斯心满意足地欣赏众人的掌声。

莫菲忽然推开门，訇然走进会议室：“我要逮捕理查德·琼斯！”

众人大惊，琼斯说：“我们的程序不允许你逮捕公司高级成员。”

总裁问：“你有何证据？”

莫菲走到电视墙，输入他在琼斯办公室录下的那段对话：“我必须处死摩根，因为他是我的敌人……现在我替摩根纠正错误的时候了。”

琼斯神色大变，他呼地拔出手枪，一把抓起总裁：“你敢动，我就杀死他！给我直升飞机！”

莫菲在寻找下手的机会。

总裁大叫：“琼斯，你被开除了！”

“谢谢！”莫菲的程序跳入“处死”。一声枪响，琼斯暴露在外肩头中弹。总裁趁机跳开。莫菲连发四枪，琼斯被子弹的冲力推向落地大窗。

“啊——！”在惨叫声中，琼斯从摩天大楼坠入死亡的深渊。

莫菲的手指套进手枪扳机护圈。枪在手上转动三圈，然后装进枪盒。

总裁镇静下来，理好领带：“枪法很准啊，你叫什么名字？”

莫菲凝眸，脑际中灵光一闪，心驰神往，幕幕往事展现：“我叫莫菲。”

他坦然一笑，转身离去……

第三届中国科幻小说银河奖征文启事

为迎接 1991 年在成都召开的世界科幻年会 (WSF)，进一步繁荣中国科幻小说创作，本刊决定从明年一期起举办“第三届中国科幻小说银河奖”征文。

1. 欢迎各界人士，包括港台同胞、海外侨胞创作的各种风格的，富有中国特色的科幻小说，字数一般不超过一万五千字，也欢迎适合连载的中长篇科幻小说。

2. 征文时间从 1990 年 11 月 15 日至 1991 年 5 月 15 日，评奖结果于 1990 年 5 月 20 日——世界科幻年会开幕式上公布，并由 WSF 主席颁奖。

3. 从已发和未发的作品中选出一等奖 (800 元) 1 篇；二等奖 (500 元) 2 篇；三等奖 (300 元) 5 篇。

4. 将特邀部分获奖作者参加 1991 年世界科幻年会。



外星人修理 UFO

何志本绘画

(四川南充丝三厂)



叶牧天 绘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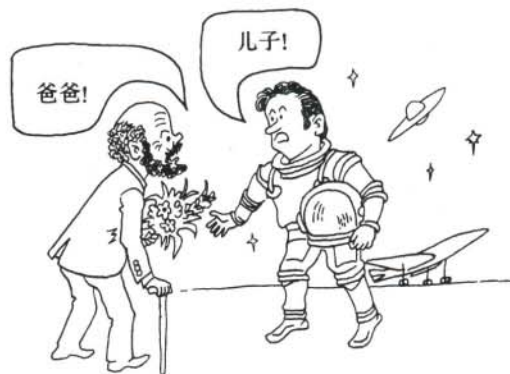
(四川成都市木偶剧团)

爱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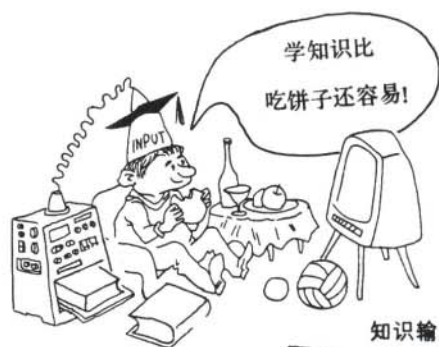
向际纯 绘画

(四川·成都)

是生物工程的产物？是外星的生命？她飞翔在广阔的空间。给那些在开满野花的大草原上追逐春天气息的情人以护卫，给那些森林中倾听风声、鸟声的情人以护卫，给那些充满幻想、憧憬未来的情人以护卫，从她的使命看，她像是“爱神”。



乘超光速飞船归来的父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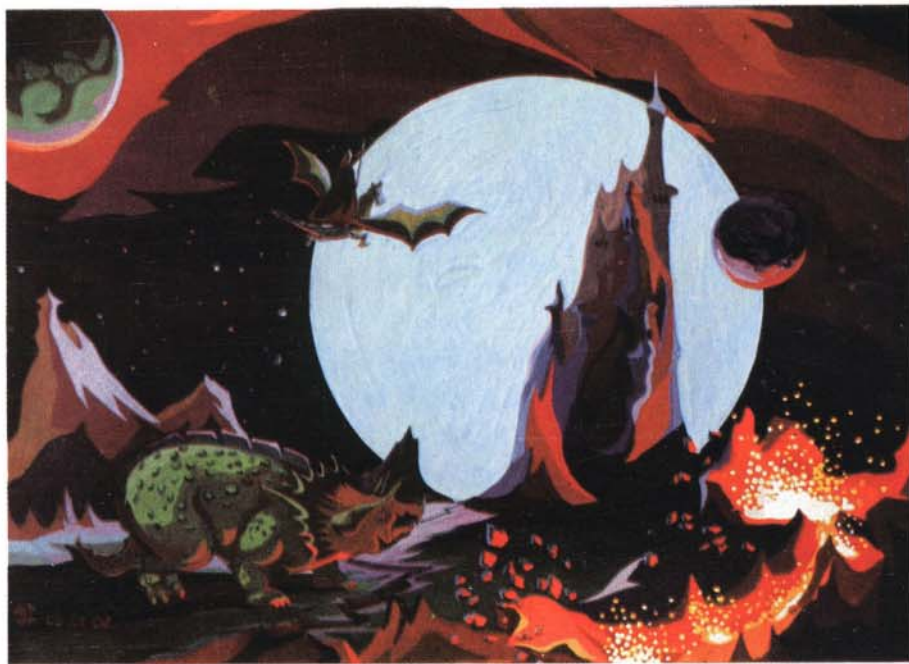
知识输入器



语言直译机



海水转换器



火星上的龙 余霖辉 绘画

(北京，崇文区北京二〇一美术职业中学)

封面美术：

上图：跨越时空的牧场 [日] 矶野宏夫

如果时空真能转换，
放牧恐龙将成为可能。

下图：空间拜访者 [日] 寺田敬
头脑高度发达，四肢退化的外星人来拜访地球。
他们的智慧无与伦比，
因为，他们掌握了穿行宇宙的技术。

定价：1.60元

发 行：《科学文艺》杂志社
邮 政 编 码：610041
编 辑 出 版：四川省成都市人民南路四段十一号
主 办 单 位：四川省科学技术协会

广 告 许 可 证：川蓉工商广字177号
国 内 统 一 刊 号：CN51-1360
印 刷：成都七三四工厂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